

水石缘           〔清〕 李春荣 著

《水石缘》，清李春荣撰。李春荣，字芳普。李春荣自幼诵读诸子百家。二十岁左右，应童子试，取博士弟子员，后因“异籍被攻”，于是“愤不顾家，负轻囊，只身远出”（《水石缘?自叙》），游历了齐、鲁、燕、赵、吴、楚等地，“后薄官滇南，以吏为隐”。

此书成书，适值李春荣“薄官滇南”之时，据此书“自叙”所署“乾隆甲午”，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水石缘》最早的版本当为乾隆三十九年的经纶堂刻本，此后又有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序刻本等传世。

《水石缘》一书以朗砖和尚为线索，写水、石两家的姻缘。作者针对文坛上存在的“写才子佳人之欢会，多流于淫荡之私，有伤风人之雅”的创作现象，力图反其道而行之，于是援笔以写儿女之情。基于这样的创作主旨，所以此书虽是写私情，但不流于淫媾，“传义气直可贯诸金石”。书中朗砖和尚及石生与盈盈等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刻画得极为鲜明。水、石两家相距千里之遥，石生与盈盈又是萍水相逢，但经过一段曲折的际遇，作者写尽了他们的悲欢离合，两人终成眷属。

此书在写作上颇具匠心。全书三十段，一线相串，主次分明。段与段之间又相互回应，每段起结，又各有新意，不落小说窠臼。正如何昌森在此书的“序”中所云：“盖合而观之，自第一段起至三十段止，如一串牟尼珠。分而观之，每段俱有意趣，又如琼瑶堆案也！”所论颇为肯綮。书中穿插的诗歌辞赋俊逸清新，脍炙人口！文章笔法神化莫测，独擅千古之奇，可谓“其人奇，其事奇，其遇奇，其笔更奇！”

## 序

从来小说家言，要皆文人学士心有所触，意有所指，借端发挥，以写其磊落光明之概。其事不奇，其人不奇，其遇不奇，不足以传。即事奇人奇遇奇矣，而无幽隽典丽之笔以叙其事，则与盲人所唱七字经无异，又何能供赏鉴？是小说虽小道，其旨意深蕴，原可羽翼贤卷圣经，用笔行文要当，合诸腐迂育左，何可以小说目之哉！

《水石缘》者，芳普李先生作也。先生天怀洒落，贯穿百家，少精制义，不遇，遂幕游燕赵吴楚间，诸侯争倒屣。后薄官滇南，以吏为隐。笥中携有《水石缘》一书，盖亦心有所触，意有所指而然也！予独爱其写私情而不流于淫媾，传义气直可贯诸金石，等富大于浮云，甘林泉以笑傲。中以朗砖作一簿针线，其红罗堕怀，蜡丸诗句，明明将后事点出，继此则逐段分应，非胸有成竹不能臻此。犹喜每段起结，不落小说圈套。盖合而观之，自第一段起至三十段止，如一串牟尼珠。分而观之，每段俱有意趣，又如琼瑶堆案也！其诗歌词

赋俊逸清新，趣语笑谈风流大雅，而新婚一段写得畅快分明，实系未经人道，岂诸小说所能窥其万一哉？

夫著书立说，所以发舒学问也！作赋吟诗，所以陶养性情也！今以陶情养性之诗词托诸才子佳人之吟咏，凭空结撰，兴会淋漓，既足以赏雅，复可以动俗。其人奇，其事奇，其遇奇，其笔更奇。愿速付之梓人以公之同好，岂仅破幽窗之岑寂，而消小年之长日也哉！是为序。

甲午浴佛后一日桐山砚弟何昌森拜撰

自叙

夫文人穷愁著书，谓其可以信今而传后也。若传奇，岂所论哉？顾事不必可信，而文则有可传，庄生寓言尚矣！他若宋玉窥邻、无稗记会以及游仙无题之作或隐或见，只缘情绮靡，不自以为可传也，而今犹竞相讽咏焉。下及元人百种，录旧翻新，叹深伙颐，谁谓传之必可信哉？又谁谓不信之可不传哉？

忆自六龄出就外傅，师授四子书，点头默记，了然于心而不出诸口。至十岁不茹葷，长者谓予曰：“汝堕地后每夜悲啼，三年方止。非老僧转世弃西方之极乐，厌尘世之溷浊不至此。”予笑而应之，不敢以其言为妄。弱冠，应童子试，取博士弟子员。乃以异籍被攻，愤不顾家，负轻囊，只身远出，历齐鲁，抵保阳。弃举子业，究习幕学，文章笔墨之事已渺渺如河汉矣！嗣是客金台，游荆楚，居豫章。三十年来，当事不以庸俗相待，咸以气义相孚！平生一无嗜好，惟喜亲卷轴，即稗官野史，吴俞欠越曲，胥纵观览。因见其中写才子佳人之欢会，多流于淫荡之私，有伤风人之雅，思力为反之。又念及人生遭际悉由天命，毫莫能强，当悲歌慷慨之场，思文采风流之裔，悬拟赏心乐事，美景良辰，谅在造化，当不我忌。因以爰书之笔绘儿女之情，虽无文藻可观，或有意趣可晒，亦庶使悲欢离合各得其平而不鸣耳！

书成，秘之行笥，惟恐贻笑大方。适以薄官滇南，寅好覩见，强付之梓。予固不自信也，奚问奇之传不传哉？顾世界三千，因缘十二，偶然人事悉属天缘，凡遇之同不同皆可作如是观。故叙颠末，以白同人，颜其额曰“水石缘”云。

时乾隆甲午桂月书于熙和轩 稽山棣园李春荣自述

后叙

余幼习儒，未逢明师诱掖指引，误入迷途，日事诵读，不知程式，虚费辛勤。迨自觉转机，已失迟暮，屡试未售。遂弃之远游，学申韩之术，糊口四方。回忆昔时功苦，废置难安，因思唐人不发作小说以舒怀。历观古来传奇不外乎佳人才子，总以吟诗为谋，牵引苟合，渐致淫荡荒乱，大坏品行，殊伤风化。余力为反之，只考诗论诗，绝无挑诱之情。《西厢》为词曲之祖，深惜红娘

不识字。兹令采苹知书，以补缺陷。文章笔法惟推《左氏》，神化莫测，独擅千古之奇。今妄拟其微旨，提纲立局，首尾呼应，埋伏影射，笼络穿插，吞吐缕渡，代字琢句，无中生有，丽辞散行，诗词歌赋，作文之法缜密无遗，最易启童蒙之性灵，发幼学之智巧，幸勿徒以鄙语俚言阅之解颐，为爽心快目已也。故尔又序。

甲寅堵叟芳普再笔。

## 目 录

- 第一段 驂凤翥仙侶臨凡 詣龍湫神僧飛錫  
第二段 逢密友慷慨談心 論人情詼諧嘲世  
第三段 松月波携酒玩芳菲 石蓮峰賞花遇梅柳  
第四段 柳絲悲寄長歌 石生情感二妓  
第五段 空齋夜作有情痴 平康重訪多娇面  
第六段 遣書帶密探梅柳 出簡帖義激松云  
第七段 賞端陽江上同游 吊靈均舟中聯句  
第八段 義士捐金贖二美 佳人作畫寄情郎  
第九段 石生訪舊續前歡 二女矢心酬厚德  
第十段 神僧密贈蜡丸詩 契友相商入秦事  
第十一段 訂宵征二女同歌 泛春波扁舟獨駕  
第十二段 天風吹送入花源 佛子扳留住綉嶺  
第十三段 石蓮峰巧拾錦溪駕 水盈盈偷睹仙郎面  
第十四段 聞琴聲隔院覩佳人 和題紅投箋考詩賦  
第十五段 妙婢燈前雙遣候 纤蛾月底乍相逢  
第十六段 蓮峰金谷試冰心 盈盈芸窗論詩話  
第十七段 竊詩畫石岫披懷 會巫陽采苹送雨  
第十八段 石母得書驚問卜 松濤訪友遠辭家  
第十九段 深閨臨別訂鴛盟 孤棹逢秋辭錦水  
第二十段 山總戎絕親馳偽札 水散人拷婢得真情  
第二十一段 投合浦云影探親 困雙娥富家發難  
第二十二段 柳絲設計賺狂且 梅萼避仇入庾嶺  
第二十三段 遇舟人松濤入錦水 瞞蝶使水氏寄花箋  
第二十四段 出桃源散人歸合浦 泊江塹梅萼會盈盈  
第二十五段 戰西秦函關退木客 開東閣幕府贅松濤  
第二十六段 紅錦辭牽宦室 明珠飛入龍湫  
第二十七段 賺仙郎暗香吐梅萼 逢魔女欲海漲漣漪

第二十八段 文鸳侣欢谐七夕巧 绿衣郎柳折一枝新

第二十九段 辞丹诏不涉宦海 隐桃源共作散仙

第三十段 老僧返锡白前因 水石团圆快万古

第一段 驂凤翥仙侣临凡 诣龙湫神僧飞锡

荆楚溪山之胜，甲于天下。自昔人文毓秀，史不绝书，而灵异之祥，龙多尤为神女。如：襄王携巫峡之云，交甫获湘皋之佩，嶷山奕奕，泪竹痕鲜；湘水洋洋，凌波袜瘦，息夫人留桃花之洞，王明妃标青史之名。此骚人墨士恒见咏于诗歌，月侣凤俦每寄情于篇什也！

余尝浮洞庭，醉黄鹤，历云梦，过清宫，探赤壁之奇，踞衡峰之顶。四望层峦翠微，缥缈中有一峰，岗峦低蹴，气象郁葱，名曰绣岭。

岭之上有寺曰雨花。俯瞰平原，滔滔汨汨回绕于其下者濯锦溪，溪上有村曰赛桃源。居人得水之情，多跨溪为庐，烟火虽不甚广，而疏篱短径，茅舍竹楼，颇极潇洒。绣岭素居榛莽，有神僧飞锡至此，伐山通径，结茅其上。僧名朗砖。因声得教，喻色为空。半偈点开金藏说法，能令天雨花一口吸尽西江，到岸不须杯渡水。从指头上直悟彻三空、四谛、五蕴、六如；向定慧中都游遍雪窦、云门、宝洲、金界。觑着论风的、论幡的，生才乞擦似隔靴搔痒，徒坏指尖；笑那掩关的、面壁的，死懵腾如担石上天，空劳肩膊。将两手分开，慧剑由他枕着，女儿便一脚踢倒净瓶，不愁输却山子，真是珠擎莲叶，颗颗皆圆；月在柳梢，丝丝不挂。

朗砖甫至绣岭，孤锁一龕，蒲团清磬而已。迨后游僧归附日众，大建丛林，一时暮鼓晨钟，遂与山风竞响。其徒拈花令居人将桃核裹泥抛置山上，不数年悉成佳卉。每当春至，则青缠佛头，红搂山腰，烂若锦绣，香风阵阵，落花如雨，因名其寺曰雨花，而山为绣岭云。居人慕桃源之胜，亦各沿溪绕屋争植夭桃。花蕊一舒，上下交映，繁红零乱，溪流如染。因名其水曰濯锦，而村为赛桃源云。

内有水涵虚者，别号散人，世居粤之合浦。为人汪洋浩瀚，有古叔度风。因时浊淖，携室清氏来隐于此。性嗜佛，与朗砖善。髦而无子，仅生一女，取名盈盈。（盈盈）降生之夕，朗砖方在禅趺跌入定，见有童子驂鸾、仙娥跨凤并翔空际。须臾，驂鸾者东去，跨凤者降于水家中，有红罗一幅堕于朗砖怀内，上书云：

碎汝半块砖，投入千寻碧。

缔我凤鸾交，早飞龙湫锡。

览毕惊悟，深以为异。

次日闻散人得生一女，且惊且喜，来与散人作贺。散人独坐草堂，正在纳



闷，见朗砖来，延入坐定。朗砖曰：“闻你夜来得了一颗爱珠，特来贺喜！”散人曰：“是谁说来？你错听了，还有半颗不全哩！”朗砖曰：“我知道了。儿子儿女总是一样，你不要愁闷。”散人曰：“年逾半百，生了个赔钱货，怎教我不闷？”朗砖曰：“自古好女儿反胜过美男子。你不闻木兰女披绣铠往边庭，黄崇嘏换乌纱入翰苑，那都不是挽髻儿穿裙子的么！”散人曰：“便依你说，古来有几个？”朗砖曰：“虽是不多，又道‘生男勿喜，生女勿悲’，怎么连这话也就忘了？且去抱来我看看。”散人将盈盈抱出中堂，朗砖抚之曰：“你们好走得快，把一个难题目送与我做，不知要费我多少气力呢！”散人笑曰：“捣什么鬼？”朗砖曰：“这是我心坎里哑谜，不要你管。有句话嘱咐你，此女非同凡女爱，须好生抚养他，日后自有天生佳配，切莫要寻错对头！”散人以为寻常言语，不甚关心。朗砖辞别回寺，亦不留意。

迨后盈盈长至十六岁，生得便体轻清，惠中秀外，藏娇锁恨，眉将汉月同弯；髯凤堆鸦，鬓与湘云共扫；朱唇红欲滴，齿比瓠犀；檀口气偏和，香清鸡舌。分擎汉苑，漫夸飞燕身轻；一捻楚宫，不羨小蛮腰细。采莲舟里西子低眉，板桂月中素娥避席。真个冰肌玉骨，一清无可拟丰神。若论蕙性兰心，二酉犹能探秘笈。魏夫人之书，管夫人之画，谢道蕴之诗，班婕妤之赋，蔡文姬之琴，无技不能，有能必绝，生平所喜，诗词为最。所居园亭池馆，题咏已遍，尝填《满江红》词一阙，以写赛桃源云：

叠嶂层峦，锁着这孤村偌大。潇洒处，清溪几曲，疏林带。花鸟全无尘俗相，人家咫尺烟霞内。算幽深，何地得如斯？桃源赛。茅屋浅，山房隘；丛竹护，长松盖。听泉鸣空谷，琴横天籁。谁窃元都千树艳，偿将红粉三春债？怕等闲流出赚渔郎，愁难卖。

身旁二婢，一名采苹，一名采绿。采绿年尚幼。采苹小盈盈二岁，丽而知书，盈盈雅爱重之。分虽主婢，情同姊妹，每得佳句，辄令歌以自赏。时散人欲为盈盈相攸，盈盈闻之愁动颜色，偶见庭际落红，私语采苹曰：“女儿身如花片，飘泊随风，幸则飞缀绣帘，不幸则抛堕尘土。青皇难问，含叹如何！”采苹曰：“这件事命好的捡得来，缘慳的推不掉。闻说有个老人家朝着月亮捡书，那些不搭对的想都是他眼昏捡错了。”盈盈失笑。

一日，郎砖闻盈盈工于翰墨，持帖索书。盈盈为书“云外赏”三字。朗砖悬诸普爱轩中，又复丐写绣岭图。隐以花村，围以锦水，幽深清旷，驾辘川而上之。散人持画入寺，朗砖展看，啧啧称美。散人偶然谈及向平之事，因曰：“这山庄内都是些耕烟锄雨之徒，那讨快婿？昨日与寒荆商酌，欲图归计，却又彷徨不定。”郎砖无语，暗自失惊。及散人去，朗砖矍然曰：“非他提起，几乎忘了一件公案，如今正该是他来的时候了。吾当到彼招致此人，就中

略露玄机，指引他一条觉路。”即将盈盈所画绣岭图藏入空囊。

次日，迎散人入寺，集众僧禅堂话别。散人向问：“师欲何往？”朗砖曰：“做和尚的人如孤云出岫，随风舒卷，有什么定向！”众僧有挽锡者，有愿从者。朗砖曰：“你们须各检点自己工夫。老僧不久自图返锡。”因命拈花暂统监院，临行密语之曰：“明年某月日，龙湫有一石生迷棹到此。你须留住，休忘吾言！”言毕，率一小沙弥担囊携钵，飘然而去。

## 第二段 逢密友慷慨谈心 论人情诙谐嘲世

中州望族首称石氏，得姓以来，分支遍于宇宙。其在荆山者多抱负。战国时见知于卞氏，荐诸楚王。王令展其蕴，大奇之。封卞氏为陵阳侯。襄阳米君善其族，罗置幕下。有难致者辄赍金聘之，呼曰翁丈。爱敬无倦容，或抱笏端拜，如对宸扆。人皆以颠目之，米君由是得名。他若将军误认仙子叱成，或授子房之书；或被吕公之指；或淋漓翰墨，易姓陶泓；或岷岷峙中流，共推砥柱。出处不同，用世亦异，纷纷藉藉，未易更仆数也。

有石岫者，字莲峰。居邻雁岩，学本鸿儒。气宇峥嵘，襟怀磊落；多情多感，恍宋玉之重逢；能酒能诗，俨青莲之再出。荷花输脸色，休猜做南国佳人；玉尺拟丰标，生想杀东邻处子。不幸庭摧椿树，且喜堂茂萱花。虽然芹采泮宫，尚乏丝牵绣幕。伯舅山外山爱之如拱璧，有女翠微，姿态颇媚，屡欲纳生为婿。生坚拒之。山公终不忍置。

生幼与松涛、云影二子同砚。因相友善，遂结金兰。涛字月波，性奇峭，英姿挺拔，有力如虎，饮酒过一石，自号渴虹。影字笼碧，为人轻清淡荡，飘飘有仙致，尤工书，落纸如烟云。妻和氏，小字碧娘，贤而多姿。内父和光为黔中司李，常以书招云。云以道远不应。

三子往来甚密，朝花夕月，无日不同游，亦无日不同醉。酣畅时披风抹月，感慨处按剑悲歌。一日，云、石二子过涛家闲坐叙话。生曰：“余三人鸡窗萤案，风雨连床，居恒磨砺，自信颇坚，异日鹏程万里，未知谁着先鞭。”云曰：“我视功名十分飘忽，即期不负所学。他日得志，须早寻一红尘不到之处作山中宰相。宁为人所思，勿为世所用。”松曰：“大丈夫得志则为栋为梁，不得志则寻邱问壑。功名成否，直须听诸自然。”向生曰：“你忘了一件要紧事！”生曰：“何事？”松曰：“论你年纪，若是个女娇娃，也是破瓜时候了。这裙带儿底下的事情为何竟不提？”生曰：“这些时到门的不是执柯，便是作伐，我听得好不惹厌，又轮到你了！”云曰：“闻君渭阳意欲馆甥，你固辞，却是何意？”生曰：“家表姊颇有姿容，予不揣要寻个天下无、月中有的人来作对！那合卺怀中酒断不与寻常脂粉共饮。”松涛抚掌笑云：“这等说要嫁是嫁不成了。”生笑曰：“配非其人，宁甘待字。”松曰：“我看你

几时寻得到手。”生曰：“不要你替我愁，宇宙之大，岂无全人？只怕寻见了还不止一个。”云曰：“你不要妄想，一个两个在那里？”生曰：“虽未逢其人，却不可不作此想。”又谓之曰：“你方才说要寻个红尘不到处。我平昔意想中有境界非俗非仙，其间水秀山明，花奇草异。似曾经历之所，每一想着便觉神怡。不知却是何故？”云曰：“这或是梦幻所致。”生曰：“非也。”松曰：“或是你襟怀超旷，有此奇想。”生云：“亦非也。情景历历，惜不能绘。”松谓云曰：“莲峰雅度，尔我实不能及。”生曰：“又胡说了，我是不好奉承的。”松曰：“我松月波可是肯奉承人的？笼碧，你说说看。”

云曰：“月波说得不错。但文人气象本是潇洒，怎奈今人戴了一顶儒冠！装模作样，敛手缩脚，倒弄得不死不活。苏子瞻嘲乡里人与妓筵，真是此辈小影。”松曰：“这还不过是那拘儒样子！更有一等伪谦恭假道学，口内说着仁义道德，心中藏着刀剑水火。如世所称‘蜜尖刀’、‘笑面虎’、‘绵里针’诸美号。阴贼险狠，甚于鬼蜮。即密如相知，亲若手足，无事不以智术相御，多少无知之子误落陷阱！也有计穷势迫，明知被赚，隐忍就欺。总之一堕术中，便如打窗的虫，吞钩的鱼，罗网的鸟，再跳也跳不出，要飞也飞不去。此辈却揉着肚皮暗称得意。如此等人不知阴司里阎罗老子可也另设一重机械酆都待他否？”云曰：“有，有，待我说个笑话。阎罗巡查地府，见一狱中鬼囚都光赤着身子，哀嚎叫冷，即问判官这是犯何罪孽的，判官说：‘这些人在阳间惯用奸巧骗人，充假老实；又惯趋炎附势，故受此罪。’阎罗叹曰：‘若只如此，又不暴弃绫罗，为何使他赤身受冻？’叫鬼卒带到殿前，各给皮裘一件。众囚皆喜跃叩谢。各人夺了一件披在身上，被鬼卒推倒在地下，打个滚爬起来都变成牛羊猪狗，哀哀叫苦：‘只道大王是好意，原来是假慈悲骗我们的。’阎罗拍案大骂：‘你这群孽畜在阳间骗了人一世，我处你这一遭，尔就叫苦了！’这岂不是款待此辈的么？”三人大笑。

生曰：“我们既深恶这两样人，须做个风流洒落的书生，莫堕那宽袍大袖的迂儒；须做抽肝擢胆的真士，莫学那蝇言挹貌的鄙夫。宁使吾辈笑人，莫使人来笑我。”松曰：“畅快！畅快！”复呼酒，与云、石尽欢。

### 第三段 松月波携酒玩芳菲 石莲峰赏花遇梅柳

朗砖自离绣岭，竟望龙湫而进。一路云山飘渺，烟水苍茫，小鸟呼林，青猿啸树，叹曰：“数十年水色山光，依旧是本来面目。老僧秋霜满鬓，十分惭愧溪山也。”既至其地，即认定石生。遂觅一所茅庵住下，喜曰：“明珠在握，老僧不负此行，我欲完我因中幻，他更有他幻里因。这一回傀儡登场，待老僧提清线索，搬演他一本佳人才子的风月奇传。知音者不要道异夸新，充耳者也不要眼瞅口唾。大众观场不须性急，只刹那顷，锣鼓便敲将来也。”时值春



季，一日，石生晓起过云影家。云问：“今日为何起得这等早？”生曰：“不识何故，昨晚一夜不曾合眼，等不得天亮起来，没情没趣，到你这里来走走。”方言时，松涛亦至。云曰：“好心齐，我又不请你吃早酒。”松曰：“今日的请帖不劳你发，有个现成东道了。”生问：“谁是主人？”松曰：“昨闻郊外召我园万花齐放，动了游兴，特来相邀。小奚挈榼等在门外，莲峰好凑趣，不约而同。”云曰：“他说晚上睡不着，想是有些心事，此东倒也恰当。”松曰：“这后生伤春了，我替你解闷。”言毕，便教出门。云曰：“大清早空着肚子游春，我不吃空心酒，等收拾早饭吃了去。”松曰：“好婆文！早饭有处吃，包不饿坏你。”

三人携手同行。将及里许，进一条小巷，弯环屈曲，生曰：“这所在从不曾走过。”望见临了一家，朱扉外绕着绿水，粉墙头罩着红杏，庭内一架秋千彩索随风飘荡。行到门外，松、云忽立住，生问：“这是谁家？”云曰：“这是青楼论痴院，里面有两上姊妹：一名柳丝，一名梅萼。姿容妙丽，兼有才情。追欢选胜，少不得他二人。进去招他们同走。”说犹未了，这院内有个小厮，名唤扶芳，开门出来，见了松、云是来过认得的，便叫：“松相公们，怎么不请进里面去？”松问：“梅姑娘合柳姑娘都起来梳头没有？”扶芳云：“到这时候，绝早起来妆扮，两个同出门去了。”松曰：“胡说，黑早往哪里去？”扶芳云：“我敢骗相公？铁哥儿管着房门哩！”云曰：“不依我，掉下早饭了。”鶺儿听见，也出来说：“相公怎么都站在门外说话？他姊妹两个委实才出去耍子去了，早来一步，敢还看得见。”看见石生，定着眼，嘴里轻轻念道：“好个俏模样儿！”松指云曰：“都是你打房门旋，耽搁工夫误了事。”云曰：“走罢，好扫兴！”松曰：“莲峰出兵不利，头一次就劫了个空营。”生曰：“兵法捣虚，云胡不利？”

既到园中，见亭台错落，花木参差。虚楼下回抱虚廊，曲径傍周遭曲槛。芳池碧沼，行来却借小桥通。锦幃翠屏，到处齐将香坞绕。和风吹片片，扶不起架上茶；晴日照融融，开遍了栏边芍药。千岁桃，三眠柳，傍绿偎红；君子竹，美人蕉，交枝接叶。风流草，帝凌霄，提木笔书天；富贵花，王含笑，踏金钱匝地。杜鹃放而倩女魂销，海棠开而玉环梦醒。莺声燕剪，自在清歌；蝶乱蜂狂，天然妙舞。似季伦之梓泽，较胜芳菲；类摩诘之辋川，更饶浓艳。方在玩赏，忽有一蝶彩衣翩跹舞入花林。生持扇逐之。转入花屏后，见一女子在池边照影，手整云鬓，即便立住。

其女抬头看见石生带着笑脸，便与生拱拱手。生暗忖：必是院中所访之人，回到花亭上，向松云：“你方才要劫营，这园中有个烟花将埋伏在乱香深处，快去擒来！”松曰：“待我去看。”趋入后边，见是柳丝，喜曰：“躲得好



，却被俊眼瞧破。”柳曰：“刚见一小后生是那个？”松曰：“就是我时常说的三盟弟。”柳云：“哦，这就是石三郎么？”松云：“如何？”柳丝点点头。”松问：“怎么只有你一个在这里？梅丫头呢？”柳曰：“轻嘴！”松曰：“重了怕压坏他。他在那里？”柳曰：“起来得早了些，到这里和他斗了一回草，在夜合花下靠着太湖石打盹哩！”

松涛悄悄走到跟前，见梅萼淡妆雅态，倦倚湖山，绰是媚人。轻轻闪在背后，取一草心，掉过手向粉鼻内微微一旋，梅萼猛地一个喷嚏，柳丝拍手大笑。梅云：“我怎么竟睡着了？不叫我声，到来调弄人！”柳云：“倒是我调弄你，让我赌咒，调弄你做你家孙儿。”松涛跃出来扑柳丝。梅惊云：“是几时来的？悄没声吓我一跳。”松云：“家里闲着被窝，躲在这里睡觉，要我们寻不着。”柳云：“他们说的石三郎今日也在前面。”梅云：“我正要物色物色他。”松曰：“今日邀他来看花，有个薄东摆在亭子上，屈你二人坐坐。”梅云：“菖蒲花难得开的，怎好叨扰？”二人转到亭上，松向生云：“你教擒一个，我擒了一对来了。”云曰：“方才到你家撒了个空网，好不没趣，谁知你们先在这里等了！”指生向梅、柳云：“这就是盟弟石莲峰。”梅觑生云：“月车郎不期而遇，没有带得果儿来，怎好？”石生初傍温柔，不禁二妓低鬟偷觑，反觉羞涩无语。松曰：“莲峰放老气些，抬起头来，索性让他们看个饱。”生曰：“花魁在前，自觉形秽。”二女含笑。

酒过数巡，云曰：“座中冷落，等我行一令。”松曰：“且慢，先让我行个流星赶月，大家吃几杯，再让你来！”生曰：“阻他的令，先罚一杯。”松曰：“该罚。”即举大杯自斟，云夺住曰：“好便宜，我倒恕你，就依你行。”遂将酒斟齐，连饮数巡，杯到梅萼，梅云：“这个急三枪来不得了。”松涛催起板来，梅云：“让过这一杯罢。”松曰：“不能。”梅立起，持酒向生云：“石相公借一杯。”生方欲接，松涛隔住云：“莲峰不害羞，谁敢借？”柳云：“不过一杯酒，受人挟制，就干了罢，要醉也用醉，说不得。”云曰：“还是你爽快。”梅萼一饮而尽云：“松相公好狠。”柳云：“你这样重他，他背地里叫得你好听哩。”梅曰：“由他呼牛也得，呼马也得。”松曰：“不错！一般都是被人骑。”云曰：“马背不如牛背稳。”梅曰：“云相公，你也看他的样。”生曰：“笼碧好起令了。”云曰：“我的令要古诗一句，内带筵上一物，又要合着园中时景，行遍了搜令饮酒。”松曰：“就来，只是要认定一物，然后念出诗来。不许诗兼二物，也不许诗异物同。”生曰：“这个自然。”松曰：“还有句话，不论诗词歌曲。”云曰：“这却不能。”柳曰：“让他些罢。”松曰：“还是你宽。起令的先来，要顺行，第一是莲峰，我收令。”梅曰：“石相公底下是我。”云曰：“莲峰快哉！”松大笑。

柳曰：“开口惯教人捉错。”梅曰：“我是无心的。”松顾柳曰：“你倒在我的上面。”云、石亦大笑。

梅曰：“不要搅场，又阻住令了。”云曰：“我先认了鸡。”松曰：“诗来。”云曰：“杏花唼喋青头鸡。”松曰：“先错起，这偏是只白母鸡，怎么说他青头！罚了一杯，我替你说个‘翠羽花冠碧树鸡’。”生曰：“我认的酒，‘红白低枝拂酒杯。’”松曰：“石相公底下的来。”梅曰：“到我了，怎么处？筵上有的寻不着诗，诗上有的又合不着景！”柳曰：“我教你认了鱼，这鱼很肥。”梅曰：“我就认了鱼，‘桃花流水鳜鱼肥’。”松、云齐向柳曰：“多嘴！该罚不该罚？”柳曰：“罚则不甘，要我吃就吃一杯罢了。”饮毕曰：“我认了燕窝，‘燕蹴飞花落舞筵’。”松曰：“好吃的都抢去了，这一味猪舌没人睬他。其名不雅驯，斯文难言之。我偏认了他。”柳曰：“诗来。”松曰：“没有诗，《战国策》一句‘舌在足矣’！”合座大笑。柳曰：“这舌是什么舌？”梅曰：“还是你口里的，还是这盘内的？”松曰：“倒是你的长舌。”向云、石曰：“我不过少个‘猪’字。”指柳云：“他方才那窝儿也藏在底下。”柳曰：“你单找着我。”云曰：“若罚酒，就便宜了他。只要他说过，我们且吃个冷落杯。”松曰：“这一句不作数，方才的‘翠羽花冠碧树鸡’难道也算不得？”柳曰：“不许诗异物同是谁说来？”生笑曰：“真真为法自毙。”松曰：“不要忙，待我看看，鸡鸣了，鸭还睡着，换他句《西厢》，‘嫩绿池塘藏睡鸭’。”梅曰：“这一句倒换得好。”松向二女曰：“令完了，把衣带放松些！让他这青头鸡好搜。”柳曰：“你也该说够了。”云曰：“我诗中暗藏一种名花，一样颜色，梅姊的有名无色，柳姊的无色无名。”指松云：“你的有色无花，莲峰花名不见，颜色又重。”大家照令饮酒，松曰：“你这‘青’字是单咏鸡头的，与杏花无涉，这鸡头便让你唼喋了，也该喝一杯。”众各饮毕，起行花下。

生顾二女曰：“人面与花容竞媚，使人应接不暇。”梅曰：“此花艳，惊郎醉目也。”柳丝折取玉楼子一枝，笑向石生索咏，生转让松、云，松曰：“不要推人，辜了他来意。”遂令小溪展笺，石生迅笔书成一律：

半若琼瑶半若矾，古今人见辨分难。

三春香散风情好，五夜光浮月色寒。

玉树无尘诚可爱，雪英有影最堪看。

几回独倚阑干外，疑是枝头带佩珊。

诗成，二女相对色喜。持酒斟杯进生曰：“诗凌元白，字压钟王，夙慕锦心绣口，果然名下不虚。”生接杯曰：“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不要见笑。”云曰：“昔日李供奉沉香亭醉后赋诗，帝使太真捧砚，为千古文人艳羨。

今日召我园石莲峰得句，徼幸二美捧觞，可续前人佳话。”松曰：“局面虽像，只可惜这诗是吃了李太白的尾子骨做的，有些屁气。”众皆大笑。生曰：“阍奴晓得什么？快替我脱靴！”谐谑半晌，复将酒肴移近花下，席地而坐，追欢竟日。忽暮云冉冉，细雨空濛，遂一同携手出园。

#### 第四段 柳丝悲寄长歌 石生情感二妓

众既出园，松涛令小溪先回，三子带余醺复入论痴院。二女引入一小阁内。生见碧槛红窗，绣帘罗幌，正中太湖石春台，两旁湘妃竹交椅，上面挂一幅吴绫裱的米家山水，左右衬一幅金花笺蕉叶对联，书云：

直把春偿酒，都将命乞花。

生顾云曰：“这是你的字？”云曰：“呈丑，呈丑。”又见香几上画屏闲整，铜炉内煮一缕青螺甲，胆瓶中浸一枝剪春罗，旁有一座花梨架。内列楸枰、册页、管弦、檀板诸物。生就坐。鶯儿出云：“从早直玩到这时候才来，相公们是那里遇见他姊妹？”松曰：“他们会躲，我们也会寻，怕遇他不着？早上便宜了你家一餐早饭，如今来补数了。”鶯儿指生问云：“这位相公贵姓？从没有来过。”梅曰：“是石相公。”鶯儿想一想云：“莫不是山老爷的亲么？石相公贵客光顾，不曾备得什么东西相待，怎好？”云曰：“另的一点不要，口干了，快些取茶来！”鶯儿连声说：“有，有，我去叫妮子们送来。”不一时，出茶啜毕，梅、柳高燃红烛，复令小鬟行酒。

松曰：“今日想有个酒鬼寻替身了。”柳曰：“酒鬼若寻着你，渴虹还想出世？”松曰：“如此花浓酒酩，那得不死！”云影将瓶花移近梅萼曰：“眼前一三字联，谁能解？谁能对？”松曰：“可是‘花对花’么？”云曰：“然。”生曰：“我们今日岂不是‘酒寻酒’？”众皆服其敏捷。生向二女云：“日间赏名花，对倾国，未及一聆清音。且喜红烛迎人，管弦在侧，二卿何吝阳春一曲，以尽赏心！”松曰：“莲峰识趣，倒像惯走陈留。一善四弦，一工横笛，请各奏所长。”柳曰：“恐巴歌污耳，貽笑知音。”梅曰：“石相公见爱，便丑也不敢不陈。”于是，梅横玉笛，柳抱檀才曹以歌曰：

天丝一缕枝头袅，百舌撩人啼不了。  
遣愁尽道莫愁家，谁识莫愁愁更悄。  
琵琶切切笛凄清，不奏繁声与慢声。  
几阙新裁幽恨曲，欲诉还悲调不成。  
双鬟家在春风里，翠眉玉靥羞红紫。  
犹忆当年发髻肩，名园妒杀闲桃李。  
十三呵粉试新妆，十四穿针绣凤凰。  
曾经捉句敲风月，曾经抱瑟辨宫商。



敛鬢梳鬢年十六，娇憨犹绕爷娘足。  
学解连环笑脸生，深闺谁惯双蛾蹙。  
一朝零落碾香尘，一朝飘泊逐春萍。  
红楼无限伤心事，青眼谁为盼睐人？  
章台姊妹多天冶，争持红豆抛鸳瓦。  
妾独含悲对夕阳，无言悄立帘栊下。  
有时对镜倍伤神，退尽铅华影自亲。  
我昔多情怜小小，人谁有意叫真真。  
有时夜听参差品，冷月寒烟不成寝。  
销尽屏前兰麝香，羞看帐里珊瑚枕。  
有时拂拭枯桐枝，欲弹不弹意迟迟。  
高山流水宛然在，赏音何处觅钟期？  
百忧千虑心如捣，怨雨愁云天亦老。  
白圭忍使青蝇玷，隋珠暗掷蜣螂抱。  
奈何奈何天实为，鹤可煮兮琴可炊。  
君不见王嫱与蔡琰，黄尘千里嫁胡儿。  
寄将十八拍中泪，洒遍青青冢上蕓。  
又不见梓泽梁，天宝杨，双双佳丽夺齐姜。  
马嵬夜半胭脂血，还与楼前色共殷。  
红颜命薄方难就，秋叶春冰尔何厚。  
妾今谱作短歌行，能令泪湿英雄袖。  
当筵且莫歌呜呜，移宫换商来欢呼。  
金刀催动檀木奴，愁城百雉醉后屠。  
杯深莫虑春宵促，犹喜相逢鬢皆绿。

歌声怨乱，满座唏嘘。石生合着眼如痴如醉，昏昏不语。云曰：“要快活，听你歌儿朝着我们诉苦，你看一个活泼泼的被你弄得不动弹了！”松推生云：“莲峰不要装假死！”生复与二子大呼索战，梅、柳殷勤陪劝。觥筹交错，直饮至夜分，松、云欲别，生已沉沉醉倒。二子遂留生而去。松语柳曰：“今日他中酒了，你莫要不辞小官。”柳推松出阁云：“还你个坐怀不乱。”

二子既出，柳丝向生耳畔低叫云：“三相公！三相公！”石生不闻。二女将生扶入罗帏，覆以锦被。石生鼾鼾睡去。梅曰：“这生温润如玉，深可人意。”柳曰：“不但人物风流，更是才华出众。”梅曰：“世间女子若嫁得这样儿郎，也不枉一生。”柳曰：“日后若得托身如彼，情愿和你共事一人。”梅

曰：“且莫要作此痴想！”柳曰：“今晚不要闲过他，你陪他罢！”梅曰：“他醉了，小伙子也未必惯经。”柳曰：“总是夜长难睡，且和你下局棋儿，等他醒来，将旧时笔作请政请政，与他话个通宵如何？”梅曰：“正有此意。”遂取棋枰对弈。

局犹未终，忽闻帐中喘嗽。二女悄至床前，轻轻钩起帐子。石生矇眈内闻得麝香扑鼻，惊开倦眼，方知睡在梅、柳床上。见二女在旁，即问松、云二子，柳曰：“去多时了。”石生起坐帐中，梅曰：“好睡也。”生曰：“好醉也。”柳曰：“待我去取茶来。”遂抽身出外。梅萼坐在身旁，持生手曰：“三相公今年贵庚？”生曰：“十八了。”梅曰：“原来还是我大一年。”生曰：“柳姊十几了？”梅曰：“他与三相公同年。”又问：“曾有大娘么？”石生摇摇头。梅曰：“每常在家晚上谁做伴儿？”生曰：“自己在书房里睡。”一面说着，打个哈欠，抬起手伸伸腰。梅萼轻舒玉臂，趁势抱住石生，低语云：“怎的这样倦？陪你再躺躺罢。”石生神性飞越，止不住目乱心迷，将口捂住香腮轻问：“柳家姊不进来么？”梅曰：“他不来。”石生痴迷半晌，忽想松、云与二女既是旧识，平时必为所溺，遂捺定春心，低头良久不语。梅又低问云：“你心儿里怎样？”生曰：“今晚醉极了，蒙贤姊姊错爱，愿以异日。”梅抚生背云：“你敢是要走？起来身上冷了，我〔走〕开去，让你盖着被再睡睡。”生曰：“不冷，也不要睡了，口喝得很。”

梅见石生无意，站起身，轻喘一声。柳丝持茶入房，生接饮云：“茶冷了。”柳云：“比三相公的心是热些。”生曰：“子不知方寸如灼，正要借他一浇。”饮完，柳丝接杯向生笑云：“这论痴院又不招贤良方正，为何来的都是道学先生？”生曰：“我不忍以烟花视卿，卿何甘以狂且待我？”梅曰：“青楼薄命，何幸垂怜！”生曰：“适听长歌，哀音悱恻，如清夜猿啼，雨中残角，能使有情者一齐下泪。”二女曰：“不嫌污目，残稿正欲求教。”生曰：“珠玉在前，恐无目者不能赏。”梅曰：“日间已曾窥豹一斑。”生曰：“那不过醉后狂书，”柳曰：“妙处正在此！”

遂收拾残棋，各出己作。石生下床来细细评赏，多半是萦愁惹恨，触景伤心之句。生慨然曰：“丽情藻思，均不愧女中博士！何过抛堕风尘，使这一派杜鹃声都向笔尖啼出？”梅、柳长吁无语。生曰：“二姊以道韞之才，兼寿阳貌，张郎相得益彰，浩然寻之不得。陶彭泽尚窃芳名，林处士犹珍素质。晓风残月，何处不宜？茅舍竹篱，何方不可？奈何移向这章台翠馆中，忍教惊风骤雨剥落摧残？”二女曰：“自流落以来，脸儿上卖笑，心儿里含悲。只思跳出火坑，寻个清凉地面。想是孽债未完，没一人来引手。”生问其家，柳曰：“妾家渭城。”梅曰：“妾家瘦岭。”复询其入楼之自，二女曰：“昔日根

由每一念及，寸心如割，非不可言，实不忍道。”生曰：“自古花街姊妹只图眼下芳年丽色，车填马砌，名压平康。待香销黛减，欲寻个好好收场，百不得一。二姊具此慧心，胡甘自弃？若不趁此时早寻究竟，一旦尘侵歌扇，云散舞衣，人只爱你柳摇金缕梅如玉，谁可怜你梅子酸心柳皱眉！就如我们今日往园中玩赏，也不过慕他艳丽，若到得莺老花残，鸟啼春去，则园扉可阖矣。还有人提壶契榼，向空枝饮酒赋诗么？”二女凄然泪落，曰：“娓娓名言，奚啻晨钟三撞？我姊妹从今以后誓不复作楼中人了。”生曰：“且慢，且慢！须知痼疾非盍药可除。”梅曰：“得遇神砭，宁不立起？”生曰：“譬如匣中镜被尘封垢渍，虽不怕到头来没有磨不出的光，却没有一举手便推得净的垢。”柳曰：“不是这样说。譬如天心月被雾掩云遮，只愁没一阵吹将来的风，那怕有一时扫不开的障。”生曰：“言虽妙，未必由衷。”二女曰：“我二人久怀此志，实非伪言。只是这铁网重重，不能得脱。”

生沉吟良久，曰：“你二人果能自惜其身，我当代为画策。”梅、柳闻言，双双跪向生前曰：“三相公，你若不辞援手，我姊妹死且不朽。”生扶二女起云：“只要你们把定此心，我断不悔今夜之语。”二女甚喜。梅曰：“数载尘埋，今日也有见天时节。”柳曰：“向来只慕才名，以未获一见为怅，不意初覲芝眉，即被大德！”生曰：“相彼投兔，尚欲先之，矧目击丽人沦没，何忍漠视？只怪二友平时并不提起，今日却恨相见之晚！”

三人话正缠绵，早是晓鸡乱唱。生携二女出步中庭，见花露阴阴，参横月落。梅曰：“每夜只恨更长，今晚偏觉其短。”生曰：“好处留人月易斜。”抚梅肩云：“只是神女有情，楚襄无梦，能不为贤卿窃笑！”二女曰：“君之情可称高出一世，自今以后，还望时来扳话。”生云：“既蒙雅爱，愿接清谈。”天将晓，生即辞去。

#### 第五段 空斋夜作有情痴 平康重访多娇面

石生回家，走到书房门首，有一童儿名唤书带在房中歇宿。生见房门虚掩，推门进去，书带醒了。生云：“怎么门都不问？”书带起云：“是问的。”生云“蠢才！问的我怎生进来了？”因问：“太太昨日可曾问我？”书带云：“相公不回来吃饭，太太叫我寻到云相公家，他家里人说都去游花园去了。天晚了，太太又叫我到那里去请，说还没有回来。”生曰：“太太可说什么？”书带云：“没有则声。”

早饭后，石生鼾眠一觉醒来，默默自想：“虽然昨晚锁定春心，却被他引开了情窦。”自此之后，终朝闷坐空斋，一会思梅，一会思柳，眼下心前便有一段无聊光景。一日，抱闷过松家。云影正与松涛坐谈，见生来，松曰：“我只道你醉还未醒，正要来替你解醒，你也来了！”云曰：“好乐也！”生曰



：“游同乐亦同，何独我哉！”云曰：“我们的乐不过是对酒当歌，谁似你钻在人家被窝里去了。”生笑曰：“我的事倒也无形无迹，那乞花偿酒的对联好不眩目，正所谓拿贼见赃。你们背地里倾壘倒瓮，反要怪人恋酒，岂非怀恶而讨不义？”云曰：“我两人因闻他姊妹有些才学，不比寻常声妓。虽常过访，却并没甚勾当。恐你年少，易为所溺，故不敢道及。谁料一朝泄漏，那章台花柳倒被你后来的先折了！”生曰：“兄解怜才，偏我好色。况你这话也可信不可信，各人只好自家明白。”松曰：“我辈当以此为戒，使外人闻之，看我辈为何如人！”生曰：“蒙兄引入天台，我正要醉尽花柳，且慢来阻我的逸兴。”松顾云曰：“你看他才到那人家走了一回，口角便老气了多少。”生笑曰：“怪道吾兄平日能言，原来从这条路上炼出来的。”

三子谐谑多时。石生不提起梅、柳辞楼之事，回家天色已晚，才点起灯来，便似在他家座上；才靠着枕头，便似在他家帐中，略闭闭眼，那一片弹丝品竹之声便呜呜的从耳根响起。又想着醉眠初醒，被梅萼来挑引的光景，愈觉神魂撩乱。书带请吃晚饭，生云：“不要吃了。”书带云：“炊起茶来罢！”生云：“你且去吃了饭来，把门带上了去。”

石生斜靠在床上。不多时，生母推〔门〕进房间云：“为什么不吃饭？”生忙起身答云：“才吃了来。”生母坐下又问：“身子清爽的么？”生云：“清爽的。”生母将灯捺一捺云：“你看这桌子上，也不叫他收拾收拾，把些书横三竖四堆得像什么？”又问生云：“你在那里吃的饭？”生答云：“在月波家里。”母云：“说说话就该早些回来，只管扰他们也不便。”

少顷，书带来请太太吃饭。母起身出房，云：“把茶炉炊起来。”书带即忙扇茶。石生独对孤檠，默坐良久，取本书翻前揭后看了一回，撇在案头。又静悄悄坐了半晌，茶炉已沸。书带倒了茶。生令“将火钳在香炉内少些，留几块在茶炉里，你睡罢！语毕取茶吃了，在房中走来走去，搔头摸耳，连声慨叹。书带清着眼站在家旁。生云：“教你去睡痴痴呆呆还站在这里！”书带睡了。石生又取香锹将炉灰平一平，添上块香，又吃了杯茶，取笔在桌上闲涂乱抹。忽又撇下，靠在桌边呆呆静想。复起身出庭下，独步逾时，进房来走到床前，意欲就寝，却又回到书案边，站立半晌，复坐下，靠着椅子昏昏睡去。直到楼鼓将终，书带起来小解，生忽惊醒，见一点昏灯半明不灭，慨然长叹。书带云：“大相公怎还不睡？只怕天快亮了。”生甫和衣就枕。

次日午后，生语书带云：“你锁上书房门，随我到一所在去。”书带将门锁了，随生至论痴院。生进门，见柳丝在轩前煎药。柳见生，忙立起身，将衣上扑扑灰，接云：“石相公来了。”生问：“这药那个吃的？”柳云：“梅姊姊身上有些不自在。”即引生入卧处，呼曰：“有位心上医来了。”

梅萼睡在床上，看见石生，这俏身躯早轻松了一半，即下床云：“别来梦魂颠倒，今日甚风儿吹得君来？”生携手曰：“我亦盼不得一见，奈无便可假，今日潜来相访，不意玉容消瘦至此。”三人坐下，生又问：“是什么贵恙？”梅曰：“是那晚别后，不茶不饭，身上寒一阵热一阵，直到如今也说不出病根来。”柳曰：“石相公这几日在家做什么？”生曰：“连日空斋抱闷，无计可除，特来消遣。松、云二友别来可曾到此？”柳丝摇首。梅见书带站在房门外，问云：“这哥儿可是随石相公来的？”生答云：“是。”梅云：“进里面来站站。”书带走进房，站在石生身旁，梅问曰：“叫什么名字？”生曰：“叫做书带。”扶芳到门外向书带招招手，书带走出来。扶芳云：“你不要站在里面，我和你门口玩去。”

二女复道前事云：“石相公前夜之言，姊妹铭心镂骨。自古为人彻，万万不要把前言置之高阁。”生云：“姊姊虽然一时动念，这舞裙歌扇未必真能抛舍。”梅云：“君言差矣！天下宁有乐汤火厌清凉，坐囹圄不思释放之人？”柳曰：“立志已斩钉截铁，不必疑我们依依不定。”梅出一简付生云：“区区微志，尽寄此中。”生展看，乃律诗二首，梅诗云：

雪里亭亭占早芳，翻光落素衬宫妆。  
自甘冷艳浮溪月，谁把冰魂聘海棠？  
粉面已消千片雪，檀心犹锁旧时香。  
从今领取诗人意，高揭孤标出野塘。

柳诗云：

拂马藏鸦事可悲，愁烟困雨绿丝丝。  
风流自昔同张绪，痴绝今谁似恺之！  
眠起羞看眉减黛，悟来怎忍絮沾泥。  
寄言陌上寻春客，莫向章台折旧枝。

看毕袖诗，喜云：“尔意既真，我疑亦剖，真不枉前宵之会。”二女曰：“旦夕如坐针毡，须速为图之！勿使久沉苦海。”生曰：“且自宽心，吾当与松、云二友共图。”二女甚喜。

生曰：“只是二友平昔往来，眷恋必深。若闻此举，恐未必乐空冀北之群，所请或不应允，将如之何？”柳曰：“二君虽称识面，并不关情，我前晚说都是道学先生，你岂不明白？”生笑云：“我却不信。难道还有第二个石莲峰？”梅曰：“柳妹所言不错。况此辈不过酒人剑客，意气豪爽，此事倒也不甚关心。”柳曰：“且观二君颇有义侠之风，若与相商，事必得济。”生见二女之言与松、云暗合，方信实无此事。

鶺鴒从后面出来，听见房里有客，张见生云：“原来是石相公。”生见鶺

儿，略抬抬身，鶯儿忙云：“相公请坐！我去叫送茶来姊夫吃。”生听叫“姊夫”，禁不住一时面红。随有一小鬟捧茶进房云：“姊夫请茶！”柳叱曰：“放下，去罢！谁是你家姊夫？是那一个的姊夫？老也姊夫，小也姊夫，叫得这样热闹。”生戏曰：“怎么定要说那一个，难道两个的就做不起？我要做便做楼外的姊夫，不做这院里的姊夫。”二女齐曰：“石相公果能提拔我二人，情愿同抱衾裯。”石生含笑无语。

梅萼取茶欲饮，却放下云：“我的药该好了。”柳云：“哎哟！忘怀了。”连忙走出轩前看时，“暖”了一声，持药罐进云：“你看，焙得干干的，好上磨了。”梅笑云：“倒坏了罢！这一会同石相公讲讲话，身上觉得好些。”少顷，书带请云：“大相公回去罢，怕太太问。”石生起别，梅云：“去便不来，来便去，再坐坐何妨？”生云：“恐怕家母查问，改日再来。”柳云：“你还是个私诨子。”三人大笑。

生别二女出门，书带途中问云：“这是谁家？方才那两个是什么人？”生云：“这里叫做‘论痴院’。我们进去时在那里煎药的是柳姑娘，那一个是梅姑娘。你到家里不要多嘴，太太若问，只说在云相公家里说话。”书带云：“小的晓得了。”

#### 第六段 遣书带密探梅柳 出简帖义激松云

石生既得梅、柳之诗，喜其立志果坚。暗思二友不识肯乐成此事否？惜哉名姝，遭此玷污！向以佳人难得，宁甘虚度青春。今一见之，皆成碎璧，却向何处再寻得个全春梅柳来？又想他二人果若离了青楼，这嫩绿寒香又不知委于何地？因自恨曰：“使昔日花前不见，也免得牵情，醉后不留，也无因惹恨。这天掉下来的愁魔今日如何排遣得去？”

过了几日，呼书带云：“我前日带你去的所在可认得么？”书带云：“认得。”生喜云：“使你到那里走一回。”生将话吩咐一遍，问云：“记得了么？”书带云：“记得了。”生云：“到那里不要多话，快些就回来。”书带应诺。出门外走了一半路，转过几个弯来，觉有些路生。立住脚想一想，又向前走，望见院门，欢天喜地跑到门前。扶芳看见，报知二女云：“书带来了。”梅云：“叫他进来。”

书带走进房中，柳问云：“书带哥，三相公为何不来？”书带云：“那个三相公？”柳云：“你跟的是那个？”书带云：“是大相公，没有三相公。”梅顾柳曰：“他不晓得。”书带云：“大相公差我来望望梅姑娘和柳姑娘。”梅云：“大相公使你来，想有什么话说。”书带云：“相公说，梅姑娘的病好了没有？前日说的话是时刻在心的，包不误事，叫姑娘们不要性急。”柳丝到房门口看一看，向书带云：“你话说得轻些！我问你，你可曾听见相公和松



相公、云相公商量什么？”书带回云：“没有听见相公说。这几日不曾会见他两个，等会见商量端正了，就来通信。”

二女甚悦。柳丝取茶与书带吃了，问云：“书带哥，大相公家里有多少人？”书带云：“只有太太和相公两位。”柳云：“你们下面呢？”书带云：“下面也只有三个人。”柳云：“那三个？”书带云：“厨下有个老婶子，还有个小丫头，是太太房里的。”梅云：“我还问你，可知你相公曾定下亲没有？”书带摇头云：“没有。时常有人来做媒，太太问相公，相公只是不要。我家舅老爷要把姑娘许他，也只是咬口不肯。前日太太还骂大相公，这家不要，那家不要，你做了和尚罢！”梅云：“想是舅老爷家的姑娘人丑，大相公不要他。”书带云：“人倒很齐整，与梅姑娘一般的模样。”柳云：“你看他说话倒乖。”书带云：“大相公叫我就回去，说姑娘们有什么话对我说，相公等回信。”梅云：“你对相公说，我病好了。那商量的事求相公上紧些，就是这两句话。”书带答应，走出房门。柳丝叫扶芳送书带到门口。书带回到家中，生见问云：“你回来了，梅姑娘可好了么？”书带云：“好了。”生云：“我吩咐你的话不说错么？”书带云：“没有说错。他们说商量的事求相公上紧些。”

言未了，松、云偕至。生曰：“来得正好！正要来相请。”云曰：“这几日怎不出来走走？”生曰：“连日懒得出门。”松曰：“你脸上甚是清减。”生含叹无语，既而曰：“近有一件事要请教二兄。”松曰：“何事？”生曰：“有两女子失足堕水，二客过而不援。一人继至，二女呼救，其人力绵不胜，欲呼前人相助。二兄料他肯来助力否？”云曰：“断无见溺不救，求助不应之理。”松曰：“这话有来历。笼碧慧心人怎听他指驴说马！”云曰：“我明白了，只是二女呼救之情我不肯信，你且说个详细。”石生遂将梅、柳之事一一说出。松曰：“莲峰，你不要错认了题目！这是他姊妹见你多情，要弄你个不伶不俐，将这话来甜哄，你怎便认起真来？”云曰：“你看自古烟花队里有几个琴操一句话就能点悟？”生曰：“依我看来，毕竟世无苏学士，故无琴操。”松曰：“我道你脸上清减，原来着了这两个魔鬼。”生笑云：“我疑是不肯助力的，果不出吾所料。”云曰：“非也。此必无之事，何敢轻信？”生将梅、柳筒帖之诗付二子曰：“这是他姊妹亲笔，二兄请看。”松、云看毕曰：“言虽如此，究不可信。”生曰：“何不可信？二兄既解怜才，何忍见他姊妹永堕泥涂？况他二人既有是心，岂还不肯引手？”松曰：“果若他姊妹有这念头，此仁人义士共所乐闻，我辈宁肯见义不为？只恐一时动念，终有变卦，且迟缓几时，看他动静如何，再作道理。”生喜曰：“这却有理。”云曰：“莲峰真有心人也！谁料你一夜春风便吹醒了二人尘梦。”生曰：“你们若

不暗地藏钩，只怕这个梦还醒得早些。”二子起别云：“且不要夸张，他二人的脚还踹在两头船上哩！”

#### 第七段 赏端阳江上同游 吊灵均舟中联句

自后石生时时过访梅、柳，二女频提前事，生复再三安慰。值天中节，云影买舟招二子为江上游，石生无聊，欲不去，云故拉之。舟行未远，忽阁内有人倾盆，湿舟子衣，舟子喧嚷。松涛推篷看云：“这是那话儿家后窗？”即令停舟，呼云：“泼水的是那一个？”柳丝闻声，知是松涛，凭窗应云：“是我，你们到那里去？”松曰：“今日重午，载酒向江干吊屈大夫，快叫你伴儿来和我们同去。”柳问：“篷里面什么人？”松曰：“召我园赏花旧侣。”柳丝转入招梅。梅云：“我懒去，自家去罢！”柳曰：“还是同去，不要冷落了石三郎。”梅遂同行。生谓松曰：“我辈当以此为戒，怎么又着这两个魔鬼？”松笑云：“正复不能尔尔。”

二女入船。云见梅，惊曰：“你为何瘦得与莲峰一个样子？”松曰：“最喜是他两个越瘦越齐整。”梅曰：“别来一病几死，幸留残喘，又得相陪。”松持其臂云：“今日可曾系长命缕么？”梅曰：“恨不速委，还盼他长命怎的！”松曰：“你正要‘高揭孤标出野塘’，怎说‘速委’？”云向柳曰：“好个‘悟来怎忍絮沾泥’！”二女曰：“诸君既悉鄙薄之意，姊妹残躯全求提拔。”云曰：“你二人既不甘堕洪崖，船儿到岸也还不晚，只张帆进橹，我们自不辞一臂之力。”松曰：“只是春日赏花回来，那两只夜行船不知那一只被石将军先点了一篙儿。”生曰：“徼幸了弓强弩劲，做了个一箭落双雕。”二女含赧。

众人一路欢饮，早闻得金鼓喧阗，遂舍舟登岸。三子携手向前，二女同立一处，见江面上彩帜飘扬，浪花飞舞。中流开画楫，舟负黄龙；夹岸绕云鬟，钗攒艾虎。锦标夺处，欣闻天汉槎回；红扇摇时，影乱江光火灿。玩赏移时，有一妇人打扮得花攒锦簇，甚是痴肥。随着四五个丫鬟行来，站在梅、柳旁边。二女让了几步，妇人看见二女，暗称好两个面庞，又想这打扮不像是寻常人家，不住的定睛熟视。柳丝曰：“你看那妇人只管看我们。”梅曰：“好个大肚子！”柳曰：“一肚风骚。”二人含笑。

生见横塘上游女如云，周遭细看，不是脂浓粉厚，便是肉胜腰肥。回顾二女，益私心扼腕。江边年少纷纷皆以目射二女。梅心不耐，见生回顾，将头点点。石生走近梅边，梅云：“站得腿酸了，下船去罢！”柳曰：“再去看看去。”梅曰：“不过是这样，只管看什么！”柳指龙舟曰：“你看那黄龙同乌龙斗上来了，看他是那一个夺彩。”时两舟竞进，不相先后，忽一般从后来，划楫若飞。梅曰：“看后来这小青龙划得勇猛，倒要被他们抢上去。”正言时后艇已

追及前舟，从中流分开水势，左拿右攫，突出二舟之前。两岸拍掌喧笑，喝采如雷。梅曰：“果然被后来的夺了彩。”

偶一卖像生花的从二女前走过，柳曰：“好花！可惜没有带得钱来。”生曰：“你爱便买，钱自有。”即叫住担子，每人拣了一枝并蒂兰插在头上。柳丝将担子上悖不倒取了一个向生云：“买了他的。”梅笑曰：“真真孩子气。”柳曰：“带到船上去当酒令。”即藏入袖中。

三人买毕，遂呼松、云一同下船，却被一官艘鼓吹近岸。隶从列两旁呵叱，民船便不敢近。松曰：“昔袁中郎鄙乌纱之横，皂隶之俗，诚不可耐！”柳曰：“不要说人，我们船上的官儿也不少。”松曰：“谁是官儿？”柳云：“坐稳了听我说，你好酒，授你个曲部尚书。”指云曰：“善书的岂不是中书么？”松向生曰：“你要醉尽花柳，我点你做探花郎。”云指二女云：“你二人是校书了。”梅曰：“我还有个升降，中书进则为墨曹，出则守管城。曲部可进封酿王，削则出知酒泉郡。”云曰：“你二人呢？”梅曰：“梅可进于吉士，柳当乔迁上林。黜则梅出岑溪，柳知柳州。”松曰：“我这探花奈何？”梅曰：“姑待诏翰林可也。”松拍案云：“政自卿出矣。”柳丝云：“取酒来，我要行令了。”将袖中〔悖〕不倒取出，松夺看云：“恭喜你，养下孩子了！”生曰：“我替他取名，端午节生的，叫做小孟尝君。”云曰：“叫他认认老子看。”松曰：“门下三千客，只怕要认也认不清。”众皆大笑。柳曰：“我劝你口孽少造些。”遂旋着悖不倒饮了一回，生指悖不倒云：“适将此翁构得小词一阕。”二女曰：“请写出来。”生取笔书云：

头轻脚重，满面春风由撮弄。

绕座交欢，世态惟翁熟且圆。

鲜衣粲粲，到处趋陪眠不惯。

可笑空疏，不耐推敲一薄夫。——右调《减字木兰花》

二女云：“描写曲尽，妙语解颐。”云曰：“颇似石醋醋骂座。”松曰：“座无其人，但骂不妨。”生曰：“吾兄可谓知言。”

云曰：“今日江边吊古，何可无诗以纪之？大家来联吟一首。”松曰：“吾当续貂。”云曰：“让你起韵。”松曰：“我便起韵，古语道得好：‘簸簸扬扬，糠秕在前’。”二女欲辞不与，三子强之，得诗二十四韵，诗曰：

日月等轻帆，流光类速橹。松

春风逐逝波，入夏又重五。云

冉冉菖蒲绿，灼灼榴花吐。石

佳节若为酬，瑶樽浮碧醕。梅

千觞飞小艇，喧笑应前浦。柳  
练影织龙鳞，江声走鼙鼓。柳  
出浪若奔云，争风如纵弩。梅  
夺得锦标欢，谁忆沉渊苦。石  
云曰：“这一联转入吊古，缜密无痕，妙手！妙手！”松曰：“看你的接  
法。”

穷哉三闾忠，蔽也怀王蛊。云  
蝉翼轻千钧，黄钟逊瓦缶。松  
谗言既已深，孤忠那可补。  
择木岂自昧，怀此故邦土。  
君心不可回，松惓惓终自抚。云  
嗟彼楚些吟，曰于江之浒。  
举世憎独醒，石口酹悲渔父。  
怀沙哀郢曲，天问离骚谱。梅  
浩浩湘流长，渺渺幽魂俯。  
侧闻沉米事，蛟馋与龙怒。柳

松曰：“笔快如风，更见清晰。”抚其背云：“柳丝儿奈何！”石生笑目  
松涛。松曰：“你不要吃醋。”云催梅曰：“快来！”梅曰：“又该我了。”

灵均自有灵，角黍奠千古。  
我来吊江干，梅 盈耳歌声堵。  
痛饮擘蛮笺，清声夺开府。石  
吟毫蘸怒波，墨浪翻秋雨。  
诗成欲扣舷，云 夕霞醉芳杜。  
良会亦何常，胜游应纪取。松

诗成，松涛朗吟一遍，喜曰：“淋漓畅情，各浮一大白。”云谓梅、柳曰：  
：“二卿具此慧才，真使骚人俯首。”二女曰：““诀儿掺在李杜集中，徒供  
喷饭。”言未毕，舟子报云：“到拨水的所在了。”柳丝藏了悖不倒，与梅萼  
起岸，遂别三子而去。舟子开船。云曰：“柳家好个袅娜身子！”松曰：“一  
以态胜，一以姿胜。若论才情，却难分伯仲。”生曰：“日前所商，二兄务必  
留心。”松、云唯诺。及到岸，各别去。

第八段 义士捐金赎二美 佳人作画寄情郎

石生自与二女识面，松、云之外无一知者。不料端阳江上之游被母舅山公  
看破。时公移节关中，将欲起身，同邑诸缙绅邀请泛蒲，是日江边鼓吹近岸者  
即其船。公在窗内窥见生与二女并立横塘，又见嬉笑登舟，十分疑惑。即密令



家人访问，始知其为二妓，心甚不悦。

次日来别生母，生复不在，遂与其母言之，且为其女翠微申订婚姻。生母含糊不应。及生归，其母痛詈之，且曰：“瑚琏琬琰，为世所珍，瓦块砂砾，为人所弃，你为何入了这个迷魂阵？须猛自惊省。”石生直惊得汗流浹背。生母又将山家母舅所言婚事说了一遍，生俯首无言。转到书房，呼书带云：“我问你，我前日那样吩咐你，叫你不要在太太面前多嘴，你又说了什么？”书带云：“我没有说什么。”生曰：“我到梅姑娘家去，不是你说是那个说的？”书带云：“我倒不说，是舅老爷早上来朝太太说的。”生曰：“胡说！舅老爷怎么知道？”书带云：“说是昨日看龙舟的所在，舅老爷在船里瞧见大相公和梅姑娘们站在一处说话来。”石生半晌无语。

后值山公就道，生送之。公曰：“丈夫身犹女子，须当贞洁自爱，勿使可惜。”生羞愧局踖。公曰：“吾本欲携汝同行，因秋闱将近，汝须谢绝尘嚣，励志经史。榜后我即作书招你，你务必来。”石生唯唯。自后其母责令更移书房，闭户谢客，督课甚严。石生足不出户，无奈作书密寄二友，嘱其为二女周全，勿使抱怨。

后松、云访二女，二女恳切哀求。松、云遂各出己囊，赎二女出平康。另赁一室，使二女同屋居住。邻有一老媪，寡而独居，人皆呼为冬青阿姥，二女喜其清洁，招与同住。梅、柳颇工画，学女红之余，挥洒尺幅。央阿姥持卖，人争售之，饔飧之费，赖此以给。

一日，阿姥持画出卖，途中遇一富豪名叫荆棘，见画喜云：“是什么人画的？”阿姥告知其详。富豪甚喜，将画买了。次日竟来探访。梅问：“是什么人？”阿姥曰：“是昨日路上买画的。”二女辞不出见。富豪竟进房来。二女惊惶莫措。荆棘曰：“我且在里面坐坐，好讲讲话。”阿姥亦正无计，忽闻户外呼云：“为何大开着门没一个人？”梅闻声曰：“阿姥，请松相公进来。”松涛进房问曰：“这是那个？”其人认得松涛，拱手云：“松兄来了，幸会幸会！”松涛全不瞅睬，问云：“你是什么人，在此胡闹？”荆云：“咫尺同里，兄岂不认识？不过偶来探望，彼此一般，兄台不要发话！”松涛怒骂云：“我不认得你这狗才！”挥拳欲击，二女劝住。棘忙出门云：“怎么有这样野人，我且让你。”言毕，含愤而去。自此之后，人皆知二女有松、云倚蔽，无人敢履其地。

石生自从闭户下帷，倏忽两月。一日，悄对书带云：“使你去院里走一回，将话吩咐与他。”书带答应，来到论痴院，看见鶺鴒，便叫：“妈妈，梅姑娘呢？”鶺鴒见了书带，带着恼云：“还要来梅姑娘李姑娘，都是你家相公镇日来捣鬼，把我两棵钱树子弄出去了，还要到这里来叫魂！”书带听见，声也

不则，跑出门来，遇见扶芳，问云：“你家梅姑娘、柳姑娘到哪里去了？”持芳云：“是老松和老云两个替他们赎了身，出院去了。”书带云：“如今在那里？”扶芳云：“离这里没多远，两个一搭里住着。”书带回家，将鸩儿与抚芳的话说与石生。石生大喜，即回身包了个包儿对书带云：“你还到院里去走一回。”书带云：“才受了他骂，还去怎的？”生云：“你去站在他家门口，等扶芳出来将这包儿递与他，说是我送他的，央他引你到梅姑娘那里去看看。”书带接包。生曰：“若寻见他们，说相公知道两位姑娘出了院，十分欢喜，差我来望望。他们若问我，你说考期近了，相公到场后才好出门。”

书带走到院门口，恰好扶芳擎着酒壶往里走，看见书带问云：“你又来做什么？”书带将钱包递与扶芳云：“这是我家大相公送你的，要你领领我到梅姑娘那里去，不要使妈妈知道。”扶芳将包捏一捏，递与书带云：“你还拿着，待我把酒送进去了，出来和你同去。”少顷出来，收了包儿，二人同走。行不上里余，领到门前。扶芳云：“这里头就是，自家进去，我家里有客，要回去了。”说一声回身就走。

书带走进门来，见了阿姥，即立住脚。阿姥问云：“你是那里来的？”书带云：“我是来看梅姑娘的。”二女里边听见，问云：“阿姥，是那一个？”阿姥云：“我不认得他。”书带听见梅、柳声音，走到房中。二女喜云：“书带哥，你怎么寻得到这里？”书带云：“有人领我来的。”柳丝取手巾与书带擦了汗。书带将石生吩咐之言说了一遍。柳云：“大相公为何脚影也不见？难道竟不出门了？”书带云：“如今就要去赴考，只等场后才好出来。”梅云：“是谁在你太太面前学嘴的，把相公禁在家里？”书带云：“是我舅老爷说的。”二女云：“这又奇了！山老爷怎么知道？”书带云：“是端午那一日看龙舟，舅老爷在江头看见大相公替梅姑娘说话，第二日就来告诉太太。太太把大相公狠狠的骂了一顿，只少打。”梅问：“太太怎生骂他？”书带云：“我不好说，连松相公、云相公、两位姑娘都骂在里头。”柳云：“你说无妨。”书带云：“太太说，‘我只道你茶不思，饭不想，昏头搭脑是什么缘故，原来竟搭了两个下流！走花街，穿柳巷，干这样没廉耻的事！我要望你登天，你倒越爬到地底下去了！一个人若是好嫖好赌，还有脸面站在人面前？人家正经来替你说亲，嫌长嫌短，原来被这些狐狸精淫妇迷住了！若不早些开交，我看你这贱骨头还要被他们拆散哩！’”梅云：“那里说起，真真有口难分，屈死了这个假老实！”阿姥曰：“这小哥儿倒学得好听。”书带云：“柳姑娘，你明日不要朝大相公说我在这里多话。”柳云：“我不说，你放心。阿姥去拿茶与他吃。”

书带云：“我回去了，姑娘们可有什么话？”梅云：“说不了的话，却不

好要你去说。”柳云：“明日阿姥借着卖画的因头，到那里去望你家相公。”书带云：“去不得，如今书房移在后边，紧贴着太太的房。我们说话还是轻轻的，再没人敢进去。”梅起身云：“险些忘了。”取出一幅小画付书带云：“这幅条子是送你相公的，正好烦你带去。”柳云：“怕沾了汗。”取方新帕子包好，付书带云：“你藏好了，不要被太太看见，场后千万请相公来看看我们，说我们望着他。”书带应诺而回。

#### 第九段 石生访旧续前欢 二女矢志酬厚德

书带回到门前，将画藏在衣底下走进书房。生问云：“怎么去这半日？可曾寻见他们？”书带将画付与石生云：“寻见了，是扶芳引我去的。”生接画云：“两个姑娘可都在一处？”书带云：“在一处。柳姑娘问大相公怎么躲在家里不出来，我说要等进了场才出门。”生云：“梅姑娘说什么来？”书带云：“梅姑娘说有的是话，不好对我说，只教相公场后千万到他家去走走。这幅画是两个姑娘教带来送相公的。”生展看，乃远雁入塞云图，知其为寄怀之笔，随即卷好。书带云：“他家有个老婆子，他们都叫他阿姥，不晓得是什么人。柳姑娘要教他扮了卖画的进来看相公。”生骇曰：“这个如何使得？”书带云：“我说书房移在后头，进不来的，回了他了。”生云：“这倒亏你。”石生既得二女赎身之信，满心欢喜。至晚展画看，即题诗云：

一从携手醉芳丛，几度登楼笑晚风。  
双鸟脱笼飞槛外，孤鸿失侣叫云中。  
卿凭彩笔描深怨，我剔银灯写素衷。  
明月芦花何处宿，相思惟有梦相通。

秋场即毕，石生文战不利，回家且惭且愤。母曰：“功名迟早皆由分定，只要你励志潜修，何虑飞腾无日！”生怀郁郁，终日感叹无言。其母无奈，复令书带延松、云二子来相慰勉。生见二友偕至，顿开眉锁。三人共罄阔怀。抵暮甫别。

次日，石生来访松涛。闲叙片时，松涛言及二女辞楼一节。生曰：“二兄高义，千载罕觐。”松曰：“他二人时时念及贤弟，可去望望他们。”生曰：“中怀正渴，正欲一见。”松即引生至二女家。阿姥在门首看见，驰报二女曰：“松相公同一个少年来了，不要就是你们说的石三郎？”言未毕，生与松涛已到面前。二女忽见生来，喜的似一轮明月从空堕入不怀中，三尺金鳞破浪跃来网里，双双拜谢出楼之德。石生连忙扶住。松曰：“这一拜你该受的。”生曰：“说那里话，志立自二姊，义成于二兄，不才何与之有？”松曰：“非也！帆能运舟，使帆者在风；药能疗疾，用药者在医；酒能合欢，酿酒者在曲蘖。我与笼碧，帆耳，药耳，酒耳！吾弟之德，风也，医也，曲蘖也。



”生曰：“兄言过当，令人惶悚！”梅曰：“三君之德皆不可忘，何容轩轻！”松涛坐久，呼茶不得，索酒又无，笑曰：“你姊妹真真穷到一个锥也无了！”时松涛断弦未续。柳应曰：“强似你家无立锥之地。”皆大笑。

二女曰：“姊妹自离涅海，如白骨再肉。感君之德，心可得铭，口不可得而言，不知今世里怎生图报？”生曰：“自端阳别后，寝食在念。迨闻二卿已出平康，方寸中才觉稍慰。”生见二女眉月慵描，鬓云乱挽；荆钗缟袂非复旧时艳冶；又见室内香埃扑帐，蛛网萦帘，心甚惆怅。因曰：“你二人昔为道旁之花，今作风中之絮，如此载载无倚，何以自给？”二女曰：“闲来写幅丹青卖。”生曰：“前蒙惠我妙染，神溢毫端，意在言表，卷而秘之帐中。但如此苦度晨昏究非长策，毕竟作何处置？”二女低头含叹。

柳见阿姥在侧，乃呼：“阿姥，去取茶来。”阿姥回身。生执二女之手曰：“有甚衷肠，何妨略吐？”梅曰：“妾辈自知命薄，幸脱樊笼，此后余年皆君再造。每念如君世不常有，倘再适非人，何异出污泥而坐涂炭！宁甘抱此微志，凄寂终身，不复再生他念！”石生愀然，闭目摇首曰：“二姊妹才出歧路，不要又差了念头！”柳曰：“不差，还有一条路儿：一串牟尼，半肩鹤氅，做个莲花座下人，也庶几不负知己。”生听二女言辞如出一口，想起当日论痴院鶉儿来叫“姊夫”，三人戏谑，二女有同抱衾裯之语，心知其意。半晌，低头自忖，复摇首曰：“我误二姊，还是二姊自误？迢迢岁月，非旦夕比，不如及早各寻归着，完了一生心事。”梅叹曰：“石三郎，世间不少茶贩子，我二人断不肯到浔阳江上拨琵琶，讨白司马堕泪！”石生默然。

少顷，阿姥持茶出。松涛先时躲一刻，今至见茶，指向生曰：“此云芽雪乳，藏待嘉宾，不意疏慵又得陪饮。”生含笑。松问阿姥曰：“这茶是你煮的么？”阿姥曰：“是我煮的。”松曰：“樵青虽老，风味犹存。”阿姥曰：“闻知相公是个酒仙，怎知茶味？”松曰：“古有茶癖，不喜饮而喜看。我之于茶，颇有是病。”生笑曰：“谚云：‘看饭饿死。’看茶的岂不要渴死？”松戏生曰：“眼面前有的是饭，你看了饿也不饿？”阿姥笑云：“这位相公倒会说笑话。”生指阿姥云：“此姬老而有致，是你二人天生伴当。”梅曰：“赖他相倚，稍破岑寂。”

松见二女脸带愁容，默默无语，暗自怀疑，及别出门，执手叩其故，生不答。松诘之，生挥手曰：“但去莫复问！”

#### 第十段 神僧密赠蜡丸诗 契友相商入秦事

朗砖自离绣岭寄迹茅庵，倏近一载。时将岁暮，石生与松涛、云影同向庵前经过，朗砖出门呼生云：“石生慢走！”松云：“那个叫你？”三人回顾，见一僧童颜鹤发，以手招生。生与二子同至庵前，郎砖向生曰：“老僧等酸



了两腿，快凑还我这块砖儿！”生曰：“大师之言何谓？”朗砖曰：“我的话就是你的话。”生曰：“我却不解。大师从何处来？”朗砖曰：“与君一处发迹，你却先我十八年。”生惊曰：“奇也！大师敢从何处识面来？”朗砖曰：“你虽不认得老僧，老僧却认得你。你那掉下来的红罗还是老僧收着哩！”石生懵然不知何说。松拉云手曰：“听他说鬼话，我们走罢！”松、云先行。

石生还立着不动。朗砖目送二子，复向生曰：“你明早独来，老僧还有物相赠。”生应诺，赶上二子云：“这和尚好古怪！”松曰：“什么古怪！游方僧道惯把鬼话感人，睬他怎的！”生曰：“他怎么晓得我的姓，又晓得我的年庚？”云曰：“这当真也奇。”生曰：“他还教我明日早去，有什么东西送我？”松曰：“和尚的东西不是好得的，你不要受他愚弄。”

石生回家自思：“此僧必有来历。庵前之话必非无因。”次早到庵相访，沙弥入报，朗砖大喜。生见问曰：“昨闻大师之言，终夜不寐。鄙性愚蒙，欲求明言其故。”朗砖曰：“老僧走数千里，特来相访，宁敢以不根之语见欺！但天下事喜的是微云罩月，欲露还藏；忌的是着地倾盆，一泼便尽。”因向囊中取出蜡丸要颗付生曰：“今只将一丸相赠，君之前程尽包藏此内。取回细看，弗使人知，须密带身旁，当机则发。”石生接丸。朗砖复取画付生曰：“这一幅小画也是赠君之物。”生接画展看，喜曰：“美哉溪山！是何地面？”朗砖曰：“你且收了，老僧还有一言奉告。昨日观君二友虽抱经济之才，实具山林之相。异日君当招彼同作画图中人，老僧不久与君相会个中。”生曰：“天壤甚宽，知在何处？”朗砖曰：“卯大的寰区，那愁他没定处？”生曰：“大师何不明指一去路？”朗砖曰：“君不用寻消问息，引路的人已在眼前了。”言毕大笑曰：“老僧此来可谓不负所托矣！”

石生惊异良久，持丸与画别僧回家。甫入门，书带云：“舅老爷那里有书到了。”石生知为招己之书。其母开函甚喜。石生见书无语，转入书房，将朗砖所赠之物放在一旁，闷闷不乐，暗想二女前日之言，十分委决不下。又料此行势必难免，慨然曰：“安得慧剑割我柔肠？”连日昏昏，不能自支，一夜挑灯寂坐，忽想起庵中所得之物，取画细玩，竟与平昔意想中境界纤毫不差，深自诧异。因曰：“他说我的前程包藏丸内，我竟忘了开看。”遂取丸分开，内藏一条纸，有诗数行，其首句云：“莫恋残香与剩绿”，愕然曰：“鬼耶？仙耶？何神奇至此！”览其通篇云：

莫恋残香与剩绿，一枝春锁桃源曲。

江上休惊帆误张，溪头快睹鸳同浴。

未奏函关凯似雷，先监合浦人如玉。

东去求凰入五羊，南枝预报花生烛。  
漫道珠还珠复飞，新欢合处仍乡国。  
待得青青汁染衣，春深还尔三眠足。  
梦醒同寻洞口花，逃名共入神仙篆。

看毕笑曰：“不解不解，刚这首句被他道破。看第六句，想是我的婚姻落在合浦。我此番入秦，却与合浦绝不相涉。‘南枝’，梅也。‘三眠’，柳也。既教我莫恋残香剩绿，为何又下此二语？第五句说凯奏函关，难道今番到彼遇甚争战之事？”又想：“既说求凰五羊，怎又说合欢乡国？这诗与所赠之画又毫无交涉。那日庵前他教我凑还他的砖儿，又说我有何红罗掉下是他收着，这诗中更无一字关照，这和尚好糊突谜也！”

次日辨明而起，持诗复到庵中，一衲子曰：“那位师父去久了。相公可姓石么？”生曰：“是。”衲子曰：“他临去对我说，不日有一位石相公来访，有个帖儿留在此间。”取出付生，上书云：

未入函关，先游濯锦；欲见朗砖，三登绣岭。

生看毕曰：“我前日忘了问他，原来他叫做朗砖。”

石生因朗砖已去，持帖回家，疑团不破，遂将郎砖言词一一记录，和蜡丸诗句叠作一处，带在身旁秘而不露。又看帖中末句，知所赠之画必绣岭图矣，因招二友过斋问曰：“二兄素称博闻广见，曾知宇内有山名绣岭否？”二子曰：“不知。”生又问曰：“宇内有水名濯锦否？”二子曰：“不闻。”松、云曰：“何所见，突然问此？”生曰：“我不好奇，偏有奇遇。向与二兄言吾平日意想中有一异境，欲绘不能，前日遇见那游僧赠我一图，细玩不差毫厘。昔虑言之不详，今得此图，特邀二兄共赏。”将画展于几上，二子披图，喜曰：“幽深屈曲，令人神往，诚绝艺也！”生曰：“倘逢此境，二兄能共作画中人否？”云曰：“碌碌尘寰，乌能有此！”生述朗砖所言二子之语，二子亦各惊异。观指图曰：“这是何地？”生笑曰：“昔在我意中，今在这图上。”松曰：“岂不问个明白？”生出所留帖付二子云：“我也曾问他，但他说的话俱不可解，临行留此一帖，始知其名并所遗之画必是绣岭图了。”

二子看毕，松曰：“松其首句，你将入雍陕之行。”生曰：“日前家母舅有书来招，却被他先几道破。”松曰：“当真有些奇怪，可惜去了。”生曰：“今日一则招二兄来赏画图，二则正欲相商入秦之事。”二子云：“山公既有字来，自宜往就，何待相商？”生曰：“二兄为游子谋则诚善矣，其如老母何？”云曰：“君母即吾母，菽水之事我辈何辞？”松曰：“吾辈非翻云覆雨者比，贤弟不须挂怀。”生曰：“自愧资生无策，有累知己，奈何？”云曰：“我三人平昔论交原不徒以酒食相逐，今日之事分所当然，怎说个累字？只

是你赋性善愁，若离了故园，那客怀旅思更觉难堪，须要洋洋洒洒，摆脱这病根才好！”生曰：“二兄之言铭刻肺腑，但我心中去留不定。”云曰：“有何不定？与其困守蓬蒿，孰若早图建立。”生叹曰：“此行如穷鸟依人，有何建立？”松看生笑曰：“你不要叹气，我近日善观气色。你今番到彼，必遂于飞之愿。”云曰：“我倒忘了山公来招之意毕竟为此。”生笑曰：“若必以此相强，我当学鲁仲连蹈东海矣！”少顷，生复指画图曰：“我欲将此图倩梅、柳姊妹临成两幅，与二兄各藏其一，愿异日共领山林之趣。”二子甚喜。

后石生持画过梅、柳家。二女展看，喜曰：“昔人观辋川图可以疗疾，今观此图可使病不复生。”问从何处得来，生与言之。二女亦各称异，遂临成四幅。松、云各取一幅，二女亦各以一幅自藏。石生欲将入秦之事与二女说知，惟恐其含愁悲痛，隐忍不言。后松涛为二女言之，梅、柳恍然如有所失。

#### 第十一段 订宵征二女同歌 泛春波扁舟独驾

次年春，日色渐丽，河冻初解，生母促生就道，谓生曰：“本不忍教你远离膝下，看家中光景日就萧条，若不趁此机会寻一条活路，坐在家中抱着个书本，几时得有出头日子？只是你单身伴，使我放心不下。”石生慰安再四，将束装之前一日，来与松、云话别。遂同二子过辞梅、柳。二女含泪呜咽。云曰：“石君别在顷刻，有甚衷肠宜细说了。”二女俯首无言。松曰：“秦中异景最多，当日老子骑着青牛过关，关前敲了个桩儿，相传叫做青牛老树，说至今尚在。又闻得陈图南在西岳炼气，怎生向石壁上扑了个掌印，名华岳仙掌。我想石性是坚的，怎会软了？你去看看固有这两件事么！”阿姥在旁曰：“这正是心坚石也穿。”松又曰：“书上说一丸泥西封函谷关，莲峰身子虽是瘦小，我还愁你钻不进去！”三人大笑，连二女含着泪也笑起来。云曰：“月波不要扯宽皮了。”向二女曰：“你们若没有什么话，请从此别。石君安能陪你们堕泪？”立起欲行，二女暗指烛奴示生，生会其意，遂同二子别去。

至晚，（石生）携了云雁图重过二女家。柳曰：“这是什么画？”生曰：“是二姊所赠云雁图。”梅曰：“持来何意？”生曰：“已有拙句在上。今欲携带出门，更乞佳章，随时展玩，藉慰旅怀。”柳曰：“石三郎，你好狠心，不该早对我姊妹说一声儿？”生曰：“正恐你二人不乐，故不敢言。”梅曰：“与其久恋，不若长思。郎君心帆已挂，我姊妹意马空驰了。但问君此行是为蜗角？是为蝇头？”生曰：“非也。我生平名利两不关心，所恨良缘未遂，虚度青春。今入秦之举遍访佳人，不知缘分如何，遇合有期否？”梅叹曰：“石郎愁无善配，只是眼前人抛掷太易耳！”生曰：“贤姊妹见责，我复何言！你二人茫无畔岸，使我实难委决！”柳谓生曰：“鄙薄之志前已剖沥君前。我姊妹自入青楼，相爱相怜，胜于骨肉，夙有共事一人之约！自与君初见

，便怀委托之心，况今身蒙厚德，宁甘再事他人？君若不羞卑贱，使姊妹得侍巾栉，实为毕生大幸。脱或不然，终其身如此而已，还寻什么畔岸！”生曰：“二姊果若见爱，烦为宁耐，俟我觅偶回来，屈你二人同歌参昴，但不知有此痴福否？”二女闻言，良久不应。生曰：“你们不必怀疑，中心藏之，匪朝伊夕。所虑二姊不能为我留耳！”二女曰：“石郎言果由衷，余姊妹以死共誓。”生曰：“话别临歧，宁敢以伪言相谑？”二女一时悲喜交集。

石生展画索诗，二女先览石生之作。梅曰：“此正泪迸肠绝之时，还写得出来？”生曰：“入眼关心，全在乎此。”梅乃拈笔题曰：

月窗风户几登楼，画舫金樽复共游。  
未识乐为忧所伏，宁知离自合中求。  
郎情漫似秋云薄，雁字还凭彩笔投。  
自恨离群飞不去，凄凄片影落沙洲。

题毕，将笔递与柳丝。柳接笔曰：“向闻人笑话提了笔写不出字来叫做‘摇木苦竹’，谁知提了笔写离别诗才真是‘摇木苦竹’！虽然怕苦，不敢不摇。”题曰：

发发行旌不可留，霏霏别泪苦难收。  
路和云雁同千里，人与琴书共一舟。  
漫写绿波南浦恨，已饶红烛夜窗愁。  
骊歌共促鸡声动，鹧夹鸟休催斜月流。

生曰：“用意凄惋，只恐客中见之愈觉难堪。”

三人话正缠绵，忽听有人敲门。生曰：“这必是书带了。”阿姥启户，果是书带，提灯进房，曰：“太太等着相公说话，教我来请回去。”生云：“太太问你怎么说？”书带云：“我说在松相公家吃酒。”石生持画起别，二女送出门来，皓魄当空，街衢寂寂，三人携手同行。梅曰：“石郎此行，归鞭几时可整？”生曰：“心绪纵横，归期尚难预定。然堂有垂白，亦不敢久羁。相见不远，二卿切勿过悲。”行可数十步，方才分袂。石生回家，见其母在房中收拾行李，将画藏好，母复以路上登临，客中寒暑叮嘱一番，方才就寝。

次日别母登程，松、云偕至，送到横塘，早已置酒江亭。生复以老母相托，次及梅、柳。云曰：“他二人自出院来反觉如痴如醉，又不闻有从良消息，不知是何缘故？”石生微露夜来之约。松拍掌曰：“我久已疑你们演哑关目，今日才唱出声来。”云笑曰：“鳧雁未歌，小星先赋，前所未闻，不知后来的尊阍可是解衣推食否？”松曰：“非吾弟不足以当二美，情史上又添了一段佳话。”

酒酣，生曰：“本欲留诗以别，奈心烦意乱，不能成句。”松曰：“我们



亦欲题赠，又恐落渭城常套。”云曰：“你看残阳古渡，绿水扁舟，生写出一片离情，又何必再听叠唱！言毕，石生挥手而别。

### 第十二段 天风吹送入桃源 佛子扳留住绣岭

生既载道，孤蓬独客，离情惨淡，暗思游僧诗句道：“这茫茫宇宙，教我从何处入路？”辞家半月，屡为江风所妒，舟不能进。一日，泊于江岸，起步衡皋，戏折芦管，于沙上写“茫茫出塞，漠漠铺汀”之句。舟子曰：“石相公喜欢写字，我有件东西劳你写一写。”生曰：“何物？”舟子曰：“前月载一客人，忘下了一柄白纸扇子，还是新新的，不曾有字。只是我船上没有笔砚。”生上船云：“笔砚我有，你取出来。”舟子取扇云：“这上面只要几句粗浅些的话。”生曰：“这个容易。”因戏书其上云：

一日舟行两日留，蓬窗独客倍生愁。

马当千载夸神力，可恨吾家有石尤。

扇方写完，忽见顺风微作，舟子喜曰：“这扇子写着了。”遂扬帆而进。行不上半日，却又连朝停阻，石生十分抱闷。

一日，舟抵金坛，至晚独泊矶边。舟子云：“前日的慢还慢得有绳墨，都是那扇子写得蹭蹬，什么一日行两日留，如今像蚂蚁儿的爬了。”生曰：“那扇上讨着一夜大风哩！”舟子云：“我巴不得一夜吹到了，大家快活。”舟子听见石生在舱内长吁短叹，乃曰：“石相公不要是这等焦心，我有套本色《解三醒》唱把你听听。”生喜曰：“这却甚妙。”舟子唱云：

**【解三醒】**喜桂楫兰桡并进，看牙樯锦缆纵横。黄龙青雀飞相趁，歌击汰复扬舟令。对一轮日落江湖白，见几度潮来天地青。春风正，片帆悬，瞬息千程。

**【前腔】**看两两三三舴艋，载芳醪问字元亭。笑渔舟误递桃源信，寻不出武陵春明。放着渡迷宝筏谁来问津？从来破浪长风，有几个乘寒江静，最喜是月明空载，野渡无人。

**【前腔】**载吴姬采莲歌应，载祖逖击楫声沉。堪笑杀汉阳江上连环阵，须不比游赤壁晚风清。且学个成连口撇俞牙去，忍见他少伯仍携西子行。还乘兴，一溪寒玉，夜掉山阴。

**【尾腔】**时平且喜戈船静，贝母休将估客惊。抵多少画舫中流箫鼓鸣。

生曰：“有此妙音，又有此妙曲，为何连日竟不则声？”舟子曰：“不瞒你说，我的唱是有传授的。当初我也曾串过戏，上过台，可恨这身子笨，喉咙细，唱旦不好，唱净又不好，架势不济，胆子又小。一出场就像不会坐船的，头都晕了，眼都昏了，两只脚都浮起来立不定了。全不像如今捏着稿篙子站在船头上东撑西点的这样活泼。”生为发笑。未几，舟子睡去。

石生寝不安枕，远听江城已咚咚催着二鼓，愁思困顿，甫合眼，恍若有人呼曰：“石生，纳闷也，你想着马当风特来吹你上滕王阁？”生忽惊醒，闻橹后水声搏激，惊呼舟子曰：“转风了，快起解缆。”舟子在睡梦惊起，喜曰：“等不得这一阵风儿，连夜走他的娘！”解了缆，朦胧内不辨东西，将帆张满，随风而进。只听得江声汹涌，岸水呼号，孤艇犹如纵弩，舟子大叫曰：“好快活！这风才算得风，看光景，一夜要吹到了。”俄而，惊涛拍天，星月尽晦。舟子股栗，紧紧伏在舵旁，闭着眼不敢开，风声愈烈，两耳如雷震。

石生一夜鼾眠，悄悄不觉。直待晨光欲透，忽尔波平浪息，舟子梭眼四顾，惊得面如土色，连呼曰：“怎了？怎了？竟把只船吹到山窟里来了！”石生听说，惊起推篷，见奇峰秀嶂四面围绕，觉眼界豁然一新，问曰：“这是那里？”舟子呆睁着眼道：“我知道是那里！”生正看时，忽想起蜡丸诗内有“江帆误张”之句，乃曰：“进得来何愁出不去！你且不要着忙，索性将船刺上前去，看他里面是何境界！”

舟子依言，复行数里，见水面有桃花浮出，生即命迎花而进。峰回路转，晓日渐起，忽照耀一山花明如火。生正惊喜，又闻得山顶松林内隐隐钟声数响，舟子喜曰：“这里头是有寺院的，不怕他了。”生令泊近山边，早有一僧人挥麈向前曰：“龙湫的石先生来也。”生惊顾不能应。舟子曰：“你这师父怎么认得他？”僧曰：“贫僧候久了。”舟子曰：“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昨晚从金坛起身，到这里有多少路了？”僧曰：“金坛是吴地，我这里是绣岭，乃永州南界，相去不下千里。”二人相对失色。僧曰：“先生不必惊慌，且上涯来，随贫衲到小山有话。”

生与舟子登岸，见桃林夹道，中一小径，行至山顶，有梵一座。榜曰：“雨花寺。”石生私喜已登绣岭，遂入方丈，问僧曰：“既到宝山，即烦引见朗砖和尚。”僧曰：“家师去游未返，先生何以知名？”生曰：“曾于敝乡得遇尊师，请问上人法号？”僧曰：“贫衲拈花。家师去岁出山，临行嘱贫衲于某日某时江边待驾。且喜先生果然应期而来。”生大惊，遂细述朗砖相会言语。拈花曰：“家师先见若神，无言不应，虽骤闻难解，当机自无不合。”生曰：“吾本欲往西奏，今不知从何入路。”拈花曰：“此去由荆襄到彼，不过半月。但家师曾嘱贫衲留住先生，先生且暂住行旌，待家师返锡，去亦未迟。”生思：“此必不是空空一到，且待朗砖回来问个详细。”遂欣然许诺。

拈花即令沙弥下山将行李搬入寺中。舟子曰：“石相公既要住下了，我这船从那条路出去？”拈花曰：“这船须溯湘潭经长沙巡武昌而东，顺流直抵金坛。”舟子曰：“师父好熟路程。本像念经，一时念了许多，那里记得？借重你写个路引带着才好，不要又错到别处去了，家里老婆儿子等饭吃哩！”

拈花笑而许之。留在寺中住了一宿。次早，舟子欲行。拈花曰：“可能再住一日？此地未必能重到。”舟子摇手曰：“够了，够了。这个山拐角里头，鸡儿狗儿都不见面，再来也是个呆子了！”

### 第十三段 石莲峰巧拾锦溪鸳 水盈盈偷睹仙郎面

赛桃源居民闻有人迷路到此，留住寺中，老幼纷纷入寺来看。水散人闻之，亦策杖登山。石生正与拈花同步岗前，见晴峰历历，图画天开。拈花指谓生曰：“南望诸峰互相掩映是九嶷山。上有虞帝陵，下有斑竹岩。翠箬丛篁，苍郁无比。”生问：“那北面一峰巍峨插汉，却是何山？”拈花曰：“那是春陵，春水由此而发。望中有水，若隐若现，乃潇江也。那江中浸着西山一点，即当日柳宗元赏心之处。这最近一岩名曰玉琯。林壑幽深，人迹罕到。”又历指群峰曰：“那是熊罴陵，那是白鹤山，那是紫虚洞，数不尽丹崖翠玉献，景象如何？”石生披襟称赏，俯瞰村落，见茅舍参差，溪流萦带，地极清旷。暗思：“果与画图无异。”拈花曰：“这村名赛桃源，那回绕的名濯锦溪。”生闻言私喜又得一据。

却才默看，拈花忽见散人策杖而来，忙向前迎接。散人一见石生，便问：“这位可就是迷舟到此的么？”拈花曰：“便是。”向生曰：“这是村中水翁，乃家师老友。”遂同入方丈。石生通其姓氏，道其乡里。散人熟视生云：“夙慕贵处名区胜地，果然人物风流。”生曰：“自惭尘俗，误入仙源，未免为桃花所笑。”散人曰：“先生欲将何往？舟从何地误入此中？”生曰：“家母舅总戎雍陕，欲到彼相探，舟泊金坛，不意为飓风一夜漂泊至此。”散人闻言，甚是惊异，拈花即留散人与生共饭。因问：“老翁为何久不登山？”散人曰：“自和尚出门之后，好没意趣。却是何故还不来？”生复言故园曾与朗砖相遇，散人曰：“一杖穿云，遍游海岱，斯诚方外之乐也！”

散人见生语言相貌风雅不群，十分心爱，抵暮回家，清氏问曰：“你看的那里人？”散人曰：“说也奇怪，这人姓石字莲峰，年纪不满二十光景，家本浙东龙湫，要往西秦官署探亲，将船泊在金坛，被一夜怪风漂到这里，真是罕闻之事！”时盈盈在侧，与其母俱各骇异。清氏曰：“他如今留住在这寺中，却是何意？”散人曰：“他说曾在龙湫遇见朗砖和尚，意欲待他回来见了才去。这人相貌清奇，言词恬雅，见了他老眼顿开，坐着竟不想起身了。”盈盈回房。清氏曰：“早上不曾对你说，我昨晚得一梦。梦见我家悬灯挂彩，吹吹打打，迎了个小后生进来，说是替女儿招了女婿，不要就应在这人身上！”散人曰：“若论做女婿，倒也不错。只怕我与你没福，想不到手。”以后，散人屡到寺中来访，归时必为家人称道。

一日，与生共坐禅堂。拈花持一帖向生曰：“今晚欲集众谈经，敢烦先生



代作一偈。”生曰：“这是禅门专学，怎向我渔人来觅樵斧！”散人曰：“此言独非偈乎？”生却之不得。遂面书与之。偈曰：

我欲问参禅客：虎颌铃谁解得？烈焰光中孰敢游？青莲叶上如何立？解脱何云佛即心？离尘怎说空为色？江谁吸？针谁食？谁执炊？谁换骨？悟来几个波罗密，同向竿头进一层，骑牛慎勿将牛觅！

散人曰：“先生毫端有广长舌。”生曰：“聊以塞责，翁勿过赞！”散人令拈花将偈另书一纸，将生稿带回。盈盈看见，私语采苹曰：“这人果然有些才学！”

至晚，拈花自向禅堂说法。石生寂坐无聊，独出山门闲步。戴月依花行下山来，向村墟前后信步儿打个周遭，见桑麻竹树掩映柴扉，寂寂无人，但有花阴犬吠，暗称：“好个清幽地面！”不住的行到溪边，见浅碧鳞鳞，流碎一溪明月。喜曰：“这便是濯锦溪了！向只道难寻难遇，谁知这一曲春流早与我影儿相照！”正欲弯身掬水漱流，忽有一叶随水而来，浮近溪边，拾取看时，却是桃叶上将蕊拈就双鸳，惊喜云：“此必闺红之制，却从何处浮来？”回顾上流，不数武有粉垣一带跨截溪上。行近墙边，闻里面微微笑声，分明是女子声音，知物必从此出。侧耳细听，忽又悄然，遂袖叶回山。

拈花已在岗前相待。见石生曰：“先生踏月，怎不等我同行？”生曰：“你那多心经讲得恁久，我见了这一轮明月，脚心甚痒，那里等得！”回入方丈，见茶火初红，炉烟正馥。僧廊下早睡得鼾声如吼。拈花曰：“我们坐的不如睡的便宜。”生曰：“睡虽便宜，只吃亏了这一天月色。”拈花曰：“何夜无月？”生曰：“即有明夜，非今夜矣！”

既而，各归卧所。石生挑灯出叶，见文鸳一侣，交颈而眠，巧慧绝世。旁刺小字，细看乃诗一联曰：

一缕愁同春漏长，揉花戏作两鸳鸯。

殷勤寄尔随流去，好向人间赚阮郎。

看毕私喜曰：“何物女子，有此才情！”忽又想起蜡丸诗内有“溪头快睹鸳鸯同侣”之句，道：“这和尚果是神异！想我婚姻必然落在此处！但是那诗中‘合浦’‘五羊’之说全没分晓，好颠倒人也！”次晚，瞒过拈花复到墙边，探听良久，寂无人声。明夜复来，亦复如是。自思前夜分明笑语咭咭，我非梦，料彼非鬼。

一日，午睡初起，寻思半晌，乃呼拈花出山门瞻眺，指山下问曰：“望中一带花墙锁着半林翠竹，那是谁家？”拈花曰：“那便是水散人的住宅。”生曰：“原来就是他家！吾意此翁必系清流，望其室庐果然越俗！”拈花曰：“做清流的便有缺陷。”生问他：“有何缺陷？”拈花曰：“此翁家甚富



，却是个蔡中郎，有女无儿，非缺陷耶？”生曰：“他膝下有几个女儿？”拈花曰：“只有一女。论他才学，倒不下文姬。”生曰：“汝何所闻？”拈花曰：“相去咫尺，岂有不知？数年前家师曾索书一额，现悬普爱轩中。”生曰：“莫非就是‘云外赏’三字？”拈花曰：“然也。又闻他身边一婢也通翰墨，却不知真否。”生曰：“知他曾受聘否？”拈花曰：“屡闻水翁与家师道及，不得其人，尚在待字。”石生暗自惊喜，遂不复问，暗想：“必得如此，或可为入门之法。”

次早，即持刺下山来谒。散人闻石生来，倒履欢迎，曰：“野老蜗庐，幸辱文人相顾，蓬荜有辉。”生曰：“咫尺仙居，有迟拜答，幸勿见罪。”清氏闻生来，出屏后窥看，喜曰：“果然雅致！怪不得他夸奖。”散人问生曰：“这几日见先生神情恍惚，敢动了乡思么？”生曰：“侧居萧寺，暮鼓晨钟，甚添羁旅之感。本图一见朗砖和尚，未知他何日才到。欲徙轻装，又苦无一善地。于是方寸甚为不定。”散人曰：“这有何难？先生若欲徙装，敝庐颇号空明，倘蒙不弃，当为君下榻。”生曰：“倾盖相逢，何敢以此相望？”散人曰：“说那里话？只是山肴野蔬，不足以速嘉宾。”即起拉生曰：“荒园向有茅屋数椽，聊可容膝，试同往一观。”遂同入园来。时盈盈方携采萍闲游竹里。采绿气吁吁跑到跟前，低声曰：“姑娘，快些进去躲了，老相公拉了那个人到这里来了！”采苹笑曰：“看他慌的像什么？你倒快些替我躲了，看描了你的样子去！”

道未毕，忽听门外喘嗽。盈盈与采苹悄悄避入湖山背后，从石罅窥看。生入园，见阶临池面，户映花丛，虽一些地面，实活泼泼地头。入斋，见左图右史，古玩纷披。散人曰：“荒斋若可相屈，便当奉迓。”生曰：“翁诚许以假馆，何似纳我凌虚！”散人曰：“先生若肯俯就，仆还有一事相恳。”生曰：“有何见教？”散人曰：“仆家《水经》一书，久矣残缺失次，欲借如椽，光余家乘。”生曰：“只恐雕虫小技，不能胜任。”散人曰：“先生大才，不必过谦！”遂订次日相邀，石生欢然而别。

清氏对散人曰：“果然好个后生！我方才听见你要接他到家里来住？”散人曰：“正是。”清氏曰：“你意思教他在园里住，我道紧对着女儿房门，怕也不便！”散人曰：“隔着一个竹林，又遮着一座山子，怕什么？吩咐采苹，以后小院子门不要开了！”清氏笑曰：“你一心喜这个人，主意拿得这样稳了。”

#### 第十四段 闻琴声隔院觑佳人 和题红投笺考诗赋

次日，石生移至斋中，散人甚喜，谓生曰：“斋头少副对联，即求大笔。”生书一联云：

欲分淡荡归文境，且掬轻清浣俗尘。

又复题其额曰“宛在”。

生自入园，散人时来共话，闲时便将所托《水经》细加校订。欲访玉人消息，竟无影响，因将叶中之句和成一绝，并录于花笺之上，并将所拾之叶緘作一处。诗云：

月印清溪一带长，红墙浮出两鸳鸯。

赚人已入天台路，仙子缘何避阮郎？

一夜月夜，盈盈出步庭下。采苹抱琴侍侧。盈盈坐月下，久之，采苹以琴进。盈盈援之膝上，作泛虚舟操，泠泠然清音出院。石生方凭几默坐，忽闻琴韵启户，听时声从竹外而至，遂行过深篁，转入湖山左侧，见木香一架罩住角门，且喜墙不甚高，倚墙有一石几。生悄然起立几上，从花隙中偷看，见盈盈对月挥弦，一女侍侧。定睛细看，真是色夺花容，光分月艳。盈盈鼓毕，将双手按弦，默默无语。采苹曰：“月色溶溶，花阴寂寂，姊伤春乎？湘女不来，洛山音断，姊怀人乎？无心拂素弦，空抱玲珑玉，姊叹无知音乎？”盈盈笑曰：“我心中偶然抱闷，谁要你之乎者也当哑谜猜！”

采苹收琴曰：“早忘了一桩喜事，正好说与姊姊解闷。今早老相公说，村内人见石生移到我家，纷纷都道招他做了东坦。我前日听见老相公对院君说，曾问过他，尚未牵丝。若使那生得配姊姊，真是描不成绣不出一对儿！”盈盈曰：“自那日园中一见，每对菱花，自觉减色，不意尘寰中有此绝尘之品！”采苹曰：“想来卫王介、潘安不过如此！若做了个女儿，岂不是郑旦重生，王嫱再世！”盈盈曰：“闻他欲往西秦，迷舟之事好不奇怪！”采苹曰：“只怕是与姊姊有缘，路上遇见了氤氲使者。”盈盈将墙外一指。采苹曰：“我们在这里说他，只怕他在睡梦里打喷嚏。”盈盈曰：“独夜孤灯，也未必就能支枕。”采苹曰：“偌大园亭，谁可怜他寂寞？倒不如住在寺里，每晚上的钟儿鼓儿敲得热闹。”盈盈曰：“你道热闹，孤客闻之，声声都入心窝里。”采苹曰：“我若做了男子，一生只在床面前守着老婆，双双对着踝膝儿过日子，凭他掀天揭地的功名富贵，再也哄我不动，怕什么离愁客恨惹得我！”石生听得如痴如醉，软作一垛，失手推动花棚，惊起枝头宿鸟。盈盈心疑有人，遂携采苹入室。

石生回到书房，喜得心痒难挠。“吾意竹外料无佳境，未经一到。谁识仙凡之隔正在此处！原来我未见他，他先见我。”是夜喜不能寐。次早，采绿送茶进房，生问曰：“你头上戴的花幡是谁做的？”采绿曰：“是采苹姊做的。”生曰：“你叫甚名字？”采绿曰：“我叫做采绿。”午后散步入寺。采苹闻生不在，持钓竿入园，到池边投钓垂纶，即得一鱼。石生猝至，见曰：“好香

饵也！”采苹闻言，取鱼抛入池中。生曰：“得其所哉！”采苹掩口而笑，收纶转身欲走。生曰：“正有一事相烦，乞采苹姊少待。”采苹低了头摇一摇，竟自进去。

石生傍晚对采绿曰：“你悄悄对采苹姊说，叫他到山子后来，我有话与他说。”采绿进庭内见采苹，低声招手曰：“你来你来，石相公在那里等你讲话。”采苹曰：“我没有什么话和他讲，你不要跑来跑去，看老相公知道打个半死。”采绿不敢再来。

石生心热如火，次日见采绿问曰：“你昨日晚上可曾对他说了？怎么不来回我的话？”采绿曰：“他不肯出来，叫我不要跑来跑去，怕老相公知道要打。”石生无计，只得检笥中绫帕一方，丝绦一付，佐以小品数色，包做一处付采绿曰：“这是采苹姊前日在园中掉下的，你说我送去还他，莫教别人看见。”采绿持付采苹，采苹曰：“可是石相公教你拿来的？”因拆开看。采绿曰：“他说是你掉下的，送来还你。”采苹曰：“我没有掉下这些东西，送去还他。”一想，呼住曰：“也罢，拿来放在这里，待我自己还他，你不要对姑娘说。”采绿曰：“我不管帐！”

次早，采苹趁散人未起，启户行出角门，望见石生房门已开，故曰：“昨晚这一夜风把花儿洒得满地。”石生闻声，急取诗笺转入棚下。采苹低问曰：“先生三番两次着采绿来呼，有何话说？”生曰：“心慕盈娘女中元白，偶得拙句，欲就正妆台，特求采苹姊转达，万乞允诺！”采苹暗想：“我只道有何话说，原来是卖弄才学。”沉吟曰：“带去不难，只是姊姊胸罗二酉，爱诗若命，放眼如山。酝酿三百篇中，落笔如惊风骤雨。妾每听其评论古今，赏心甚寡。先生还宜自揣，莫使遗笑香闺，挫了吟坛锐气！”生笑曰：“其然？岂其然乎？盈娘佳句，已曾窥豹一斑，但鄙人拙作，必不致闺英唾笑，祈采苹姊万勿见却！”采苹笑而受之。生曰：“若盈娘见诗有何评论，还祈示知！”采苹应诺，行入中庭，忽想：“冒昧接了诗来，万一词涉风勾月引，抵怒闺红，责皆我受，岂不被其侮弄？”因先自展看，一见十分惊异，持归入室。

时盈盈初起，晨妆罢，即往母房。采苹将诗藏好。

待至黄昏，盈盈在灯下翻书。采苹闲闲问曰：“当日御沟题叶，千古称奇。我疑他二人如有所约，不是如何这等凑巧？”盈盈曰：“韩宫人不过一时写怨，信是于佑有缘。”采苹曰：“他二人后来果是一对儿么？”盈盈曰：“‘方知红叶是良媒’，此言何谓？”采苹曰：“姊姊，你道近世可也有这样事么？”盈盈曰：“古今不少良缘，但不能如他两人的奇遇。”采苹含笑，先取诗笺展向盈盈曰：“奇遇现有一桩，姊姊请看。”

盈盈一见即问曰：“这从何来？”采苹曰：“姊姊的从何而去，这便从何

而来。今早偶然启户，被石生听见，持了这筒帖到山子后来，说是他的拙句要我带来请政。我欲回他，他再三央及，谁知这里面有此异事！”盈盈曰：“何异之有？非你泄漏，他却从何知道？”采苹曰：“这事本由天意，姊姊倒要扭作人谋！若还疑到采苹，昔日于韩却是谁为传说？”盈盈曰：“纵使拾叶非虚，怎便知其从此而去？”采苹遂出叶云：“幸喜这良媒现在，花叶虽焦也，亏他一点坚心，珍藏不弃。姊姊认一认是真是假。”盈盈惊讶良久，乃愧悔曰：“事本无心，竟同有意，宁非自招耻笑？怪道你引古证今，诘问不了。”采苹曰：“这生迷舟之异，宛如阮入天台；得叶之奇，更似于经御水。不是采苹恃爱多言，姊姊良缘舍此安适？”盈盈低头无语。

采苹曰：“还有一事告诉姊姊，不要吃恼。”盈盈问是何事，采苹曰：“我道他将诗请政，卖弄才学，说我家姊姊才高眼刻，先生不要自取讪笑。他说蛾眉纯盗虚声，姊姊却未逢敌手，若许分题刻烛，定教俯首降心。”盈盈笑曰：“狂生敢作此大言！”采苹曰：“几时便与他角个输赢，他才晓得闺中人物。”盈盈曰：“这有何难？明日就出个题儿试他一试，如果言副其实，我亦甘心俯首。”采苹甚喜。

次晚，探得散人已睡，盈盈书一笺付采苹曰：“你将这诗题送与石生，是鬼是仙，当场立见，我只在庭前等你。”采苹展看，笑曰：“主司命题辣手，勒限又严，就使陈王也当搁笔。”行到书房门外，摆动帘铃，石生开户见之。采苹曰：“动问先生，题叶之诗从何而得？”生言拾叶之事。采苹曰：“姊姊戏题此叶，只道随流不知所止，谁料巧落先生之手！姊姊不但见诗惊异，且极道佳作清新，遣妾前来，还欲请教。”生喜曰：“生平拈韵颇多，既蒙阿好，明日当缮写进呈。”采苹曰：“姊姊说平日推敲，谁无佳句！先生既自命诗豪，风檐寸晷，必能立扫千言。为此颁题命试，若果能中式，便当收置门墙。”语毕，将题展于几上。生笑曰：“我只道命你来请战期，原来点你来作房考。不才自度世无李杜，不当在弟子之列！”见笺上书云：

闻说才人夸七步，才名未许空驰鹜。

灯下寻题寄草堂，宽限铜垆香一炷。

八律先征花月吟，一篇随试笞箠赋。

果能掷笔了杯茶，降心愿拜斋前路。

生曰：“姊姊才虽高，见识浅。古人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只如所云，何足见难！”采苹曰：“此事非徒借古人为口实，先生既有捷才，何不立挥而就，付妾持去？使闺中女儿也晓得天下才人不可易视！”生曰：“此言甚快！”采苹曰：“待我点起香来。”生曰：“屈卿坐待如何？”采苹就坐。

石生濡毫展纸，随题而赋：



## 花月吟

花围碧槛月当天，月影离离花影妍。

几夜月明花正艳，谁家花放月初圆？  
花间待月呼醺醪，月里寻花弄响泉。  
试问今宵花下月，何人拥月伴花眠？  
花花抹月斗轻盈，月月看花几困醒。  
醉月月偕花共醉，盟花花与月同盟。  
从来问月月无语，几度看花花有情。  
闻道月中花更好，梯云入月采花行。  
夜峭花寒月似霜，露珠和月做花光。  
催花纵击三郎鼓，杓月频倾韩子筐。  
龙女望轮思月减，蛾眉对镜妒花芳。  
玉钱也解花枝好，化蝶飞来月影忙。  
采苹曰：“好个‘露珠和月做花光’！”生曰：“闻卿亦解人，果然不错！”

！”复题云：

月满瑶台花满林，花魂月魄两阴阴。  
看花夜夜月偏皎，戴月行行花渐深。  
月下花羞开并蒂，花间月喜照同心。  
叮咛月与花长好，花慢飘零月漫沉。  
玉人晚约醉花前，画眉初生月共妍。  
郎意故怜花灼灼，妾心终爱月娟娟。  
窥帘月转三更静，解语花开一朵鲜。  
指月顾郎郎已醉，拆花和月拍郎肩。  
月下吹箫花下歌，花酣月媚乐如何？  
金莺翠燕花为宇，玉兔银蟾月作窝。  
引月穿花容窈窕，移花就月影婆娑。  
凭谁寄语花同月，许我眠花醉月么？  
痴儿掩月快鼾眠，嫫母簪花亦自怜。  
题品若为花爱宠，风流谁并月婵娟？  
养花天气晴兼雨，啸月襟怀酒共禅。  
月榭花亭多乐事，吟花弄月且陶然。  
有花无月减花神，有月无花爱月嗔。  
选月选花还选境，留花留月总留春。  
孤吟趁月花为侣，斗室藏花月作邻。

年少莫辜花月夜，花天月地喜相亲。

八律既成，石生搁笔称快。采苹旁坐默视，暗自吐舌，指题向生云：“如今要请教《竹赋》了。”生戏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胸中已有成竹，更易易耳！”

### 竹赋

睹修篁兮葱郁，喜翠条兮玲珑。既深根兮劲节，复圆体兮虚中，质化龙兮披雾，实待凤兮凌风。一披襟兮相对，俨高士兮余同。

若夫睢园万个，渭川千亩，淇澳青迷，兰亭绿剖。霞散彩于黔阳，火分红于鱼口；白惊慈姥之山，黑诧澄川之阜。龙孙并胤以封钱，稚子齐眉而妒母。雄雌晨徙，合欢夜偶，又何羨乎千户之封，而能忘情于此君之安否？

尔乃数竿新植，三径初开，晚风欲动，明月忽来，是宜幽客顾影徘徊。其或返景入林，寒色照水，稍笼烟薄，叶密鸟止，是宜佳人翠袖暮倚；亦有涩勒蛮来，观音紫湿，两岐天亲，沙摩如揖，是宜高僧谈经对立。至若萧萧走响，冉冉垂阴，疏可容夫共奕，密不碍乎开琴。洗俗尘之三斗，发天籁之八音，黄冈之遗韵非远，柯亭之相映独深。思淇竿之翟翟，忆桓弄之愔愔，此其既适于用也，而复流连于文士之赏心。

吾闻之和靖私梅，渊明嬖菊，荆重田真莲，珍茂叔何竹也？爰汎汎兮如林，竟离离兮莫属，岂知遇之维艰，而嗜遗于余所独耶！

生赋毕曰：“笔兴方酣，可惜为题所限。”采苹曰：“挥洒不停，骅骝失骤，真不徒夸大口！”生曰：“喜也！喜也！本房既已取中，何愁不当提衡之意！”

采苹持诗欲行，生止住曰：“炉烟尚早，再略通情话如何？”采苹含笑曰：“先生休得如此。姊姊在庭前等候，莫掩了先生捷笔！”石生送之出户，曰：“此卷定然见录。盈娘笺后说愿拜斋前，拜则不敢，万乞采苹姊劝驾。”采苹笑曰：“且待榜下听捷。”

### 第十五段 妙婢灯前双遣候 纤蛾月底乍相逢

采苹入户，盈盈曰：“其来速，得毋曳白乎？”采苹曰：“怪不得他夸口，见了题目，提起笔如白波卷帅，顷刻终篇，竟同夙构。我当真点了炷香儿，还留着一二寸。”盈盈在灯下从头看毕，喜曰：“诗同谢月兆之清，赋敌相如之丽，真仙才也！”采苹曰：“自古才人未必子都，美士难同曹植。不知怎样爷娘，生得这般全美。”盈盈反复吟咏，赞不绝口。采苹乘机进曰：“他说此卷必然见录，叫姊姊莫忘题后之言。”盈盈半晌无语，采苹不敢再道。

次日采苹启户，刚行出门外，忽清氏看见问曰：“你走出去做什么？”采苹曰：“到山子后摘朵花来换瓶。”清氏曰：“前日吩咐这门不要开，对盈盈

说，以后管教他不许开这门！”

石生自赋诗之后，满望得个佳音，反弄得数日不闻声息。心下彷徨，搔爬不着，忽觉身上寒刺刺，坐立不稳，躺在床上。采绿送饭进房，生令持回。散人和清氏知生身上有疾，俱不安心。盈盈闻知，谓采苹曰：“你和采绿同去看看。”

采苹叫采绿立在门外，独自进房。生曰：“子何一去竟同黄鹤？”采苹坐在床边云：“自那晚别去，次日就要来回话。却才开门出来，被院君看见，险遭谴责。这几日不敢走动，适才闻知先生有恙，姊姊遣妾前来探望。先生是何贵恙？从何而起？”生曰：“蒙盈娘雅爱，心甚铭刻。我自那晚之后望你不来，心如膏火，忧煎成疾，动问前事如何？”采苹曰：“姊姊见诗，十分倾倒，妾提笺尾之言，他却低头无语。”生曰：“求采苹姊从中做美，倘能一面，当图厚谢！”采苹曰：“前蒙赐玖，尚未归璧，先生切勿言此，且待妾缓图。先生宜将息身子，夜深了，我回去罢！”生曰：“千万早赐回音，免悬望眼。”采苹应诺，与采绿转入房中。盈盈问：“是何病？”采苹吁云：“病根儿在他心上，问他也说不出来。”盈盈低徊良久，不复再问。

次晚，复遣采苹往候，采苹曰：“姊姊只差我去，添他个小不自在。石生只求姊姊垂一垂青眼，采苹便踹断了书房门槛，也不如姊姊走一遭儿。”盈盈作意曰：“我怎么好去？便依你说，也不能好了他的病！”采苹曰：“假如能好，姊姊肯去么？”盈盈无以应。

采苹复到书房，生欣然携入坐下。（采苹问）：“先生贵体如何？”生曰：“自昨晚共话，且喜病魔退舍。不知相托之事可有佳音？”采苹曰：“妾屡将言语探他，虽然不应，亦无愠色。妾微窥其意，似非拒之太甚。但从来玉女金仙岂能一召即至？必图一晤，宜再以诗投之，这竹林中包一现慈悲妙相。”石生大喜曰：“听卿之言，贱恙如风卷残云，片时扫净。”遂作诗云：

深谷有佳人，相去刚咫尺。

诗情既已通，玉貌何终隔？

肠如流水回，思等太行积。

愿借金莲花，映我苔痕碧。

采苹曰：“情词剀切，见时必有喜音！”生曰：“果得相逢，皆卿之力，异日当图画凌烟以彰懋德。”

采苹持诗笑别回房。先言：“生病已愈。”盈盈色喜，即问：“手持何物？”采苹笑曰：“这又是他的拙句，带便一时带来，生怕姊姊见责。”盈盈接来看毕云：“这生耐烦，又来缠扰！”采苹良久曰：“依我看来，若非深恶痛绝，缠扰终无了期。”盈盈色阻。采苹曰：“但是这幽谷穷岩才人绝迹，幸天

遣生来到我家，相去只间花隔竹。姊姊既爱其才，何如一践前言，使他也见姊姊怜才真切！”盈盈俯首曰：“言虽如此，倘风声漏泄，泾渭何辨？”采苹曰：“除却中天月，还有谁知？”盈盈色解。晨起亦题一笺诗，令采苹持送。

采苹见诗，欣然送至书房。见门尚未开，从窗隙中弹入，即便回身。生起开窗，见诗云：

彩笔如椽鼎可扛，探闺一见已心降。

今宵拟共嫦娥约，同载冰轮到碧窗。

看毕，如纶音降自九重，欣喜欲狂。时晓日方起，生向日祝曰：“安得移天手旋转东西，你便从此而落！”

捱至亭午，觉此日倍长，量着阶前日影，百般难得移动。又将铜瓶内换上鲜花，笔中头拔去髡管，收拾得砚几清妍，笠轴齐整，意料金钗客今夜稳来，好备清赏。盼到夕阳已落，檠火初红，心内愈加急切。又虑散人到斋，只得在房中坐待。等到初更将尽，寂寂园亭并不见些影儿动，但听得园中飒然一响，便喜得心上陡然一惊，悄然行到角门外侧耳静听，平日犹闻笑语，是夜声息俱无。起望庭内，见窗扉俱阖，寂若无人，一庭明月浸着几个花盆。有个小小花猫睡在墙角边绿瓷墩上。石生大异，回到房中取诗细看，自谓无差，又疑：“难道是采苹戏弄？取前日诗题对看，字迹又皆出于一手。坐待片刻，复到墙角窥探，依旧悄然，真弄得垂首丧气。又倚着湖山呆呆坐了半晌，神情昏倦，不觉矇眊睡去。

时将夜半，采苹轻轻启户，行出门来，见生倚石而睡，风露满身，叹云：“好一痴情种子，又堪怜又可笑！”抚之醒曰：“痴儿，何自苦若此！”生惊觉云：“你来了，真教人望得眼倦。姊姊在那里？”采苹笑曰：“在你心儿上！梦儿里！”生曰：“好姊姊，休得奚落，怎么还不见出来？”采苹曰：“又不是烽火征兵，这时节他还肯出来？”生曰：“我也疑早上之诗又是前番话柄，姊姊言而无信，赚杀人也！”采苹曰：“不要错怪人。偶值院君抱病，他在房中侍寝，不得出来。我怕你呆等，特来回你一声，今晚是不能践约了。”生曰：“我却不信，这害病的不前不后，偏偏害在今夜？”采苹曰：“不来由他，不信由你，我既受托，无非尽心而已。”

言毕欲行，生搂住曰：“闺门权柄往往操之汝辈，你也难推干净！姊姊不来，休辜了今宵风月，屈你到房中一叙。”采苹曰：“你是我本房取中的，那里有门生调戏老师之理？这却断难从命，快些放手！”生强之曰：“如此见弃，子心何安？”采苹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生笑而释之，采苹负惭而去。”

石生回到书房，拊髀叹曰：“只图一见，其难如此，怎如我梅娘、柳娘



，晨夕得把臂谈心！”因取匣中雁图展玩，触起从前愁绪，追忆临期相订之语，未知二女果否情真，又不知此行何日得遂良缘，何日得返故里。思前想后，将从早至暮一腔喜气都化作短叹长吁。默对孤檠，竟夜不寐。

次日无聊，行到寺中消遣终日。回来走进书房，却正要关门，闻采苹呼曰：“关了门不要上闩。”生见其来，却又私喜，故恼曰：“你还来做什么？”采苹曰：“若依你那样亻陷，原不该再来，只是难为了那一个！”生曰：“我只要你将功赎罪，姊姊今日可来？”采苹曰：“他已在山子后，你且不要出去，他今晚也未必到你房里来。我端这条凳子到外面，让你两个坐坐罢。”石生喜得心慌手乱，连忙穿衣伺候。

采苹来引盈盈出园。盈盈常服淡妆，缓缓行到池边，故意倚栏玩月。采苹进房曰：“姊姊出来了，请出去。”石生整冠出房，采苹曰：“姊姊，石相公出来了。”盈盈回身，石生近前施礼，盈盈答礼毕，各各含惭无语。石生作意道了一声：“姊姊请坐。”盈盈低垂粉颈。石生左寻右想，竟没一句话儿开口。采苹旁立，忍不住欲笑，避入石生房内。生曰：“深慕姊姊闺蟾学士，今晚得挹兰芬，调饥顿释！”盈盈曰：“妾山陬鄙陋，谬语知书，徒贻笑大雅。”二人语毕，半晌无言。盈盈不禁羞腆，轻呼：“采苹！”采苹故意不应。生亦自觉含赧，又寻思曰：“前夜颁题，匆匆报命，愧同蚓窃蛙鸣，能不使丽人齿冷。”盈盈曰：“先生班马奇才，妾浅见寡闻，何能窥测！”语毕，又复默然。盈盈复呼：“采苹！”采苹又不应。生代呼曰：“采苹姊！”采苹出房曰：“姊姊，我们进去，改日再来罢！”盈盈起立，采苹捧之而去。

石生随至山子后，采苹曰：“姊姊，送客的到门外了。”盈盈回顾，谓采苹曰：“请石相公回去！”采苹曰：“石相公听见了么？”盈盈入内，采苹谓生曰：“借重你把坐儿收收，不要忘了。”

盈盈进房〔曰〕：“好没意思！要你三回四转催我出去，却像泥人对了土佛，坐了这半晌。我问你，方才那凳子是你放的么？”采苹曰：“我只道坐得下了。”盈盈曰：“我便知道你的行事。”又问：“怎么几遍叫你不应？”采苹曰：“石生欲图一见，如蔡经请麻姑，汉武帝召阿母，我道他见了有的是话，好让他多说几句。那知道竟没得说！”盈盈失笑。

石生回房自矜，喜出望外。合眼静坐，思其语言，摩其态度，种种可人。喜得心花夜灿，又是一夜无眠。次早，采苹到斋，见生曰：“夜来徼幸，一朵未经眼的鲜花，早被你迎着月光看了个十分饱！”生谢曰：“昨宵之会，非汝无由。只是姊姊见我为何竟不则声？”采苹笑曰：“你倒说他不则声，你说什么来？见了他挣了半日，才说得一句‘姊姊请坐’，脸儿上红得似胭脂一样。又巴不得见面，见了又要害羞，这叫做没苦吃寻苦吃！”生笑曰：“初亲粉黛

，自觉语言羞涩，倒被你取笑。再会时定不如此，还仗你留心！”采苹曰：“心不难留，只是何以报我？”生曰：“卿投我以琼玖琼瑶，我当报之以木瓜木李。”

采苹回身，生执手送至角门边。采苹曰：“放手罢！”生曰：“我便送你进去。”采苹曰：“你要进这门来，只怕还早。”生曰：“这门是你管的？”采苹曰：“此门锁钥非我不可。”生笑曰：“虎已经出柙，还夸甚锁钥。”采苹曰：“宁使出柙，断不使毁于棖中。”言讫，闭门而入。

#### 第十六段 莲峰金谷试冰心 盈盈芸窗论诗话

数日后，夜月正圆。采苹曰：“今早入园，见荼%尽放，花事将阑，姊姊可还到园中走走！”盈盈本自有心，闻言甚喜，即牵采苹出园。采苹行到门外。忽转入曰：“我忘了一件事儿，姊姊先行。”

盈盈先到竹外。石生独立斋前，瞥然望见，即向前曰：“是耶非耶？”盈盈顾笑。生曰：“妆台咫尺，渺若山河，何幸桂宫复现月姊？”盈盈曰：“子云在望来作问，奇人耳！”生曰：“苍苔露重，恐侵罗袜，且喜书帙寂静，试剪烛一叙，何如？”盈盈回顾采苹不至，乃曰：“‘妾心终爱月娟娟’，非君诗耶？”二人并倚栏杆，生曰：“不才自得随流诗句，寝兴在念。只道萍踪浪迹，无缘一睹芳容，不意连宵得亲眉黛！”盈盈曰：“随流一叶，本出无心，实儿戏事，何足挂齿！闻君欲往西秦，迷舟之事好生奇异！”生曰：“三复题红，知含幽怨，是天遣不才来与吾姊消遣春愁耳！”盈盈低头。生因挑之曰：“不闻‘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不才虽非吉士，姊姊宁不许以感巾兑惊庞？”盈盈闻言，且惭且愠，谓生曰：“属垣有耳，先生胡不自重？妾自谓生居穷谷，未获一见风人，故不避晚风，扣斋相访。意在与君评论章句，商榷诗话，荡心之语非所乐闻！”石生羞愧起谢。

时采苹悄悄立在花阴窃听，分明喘嗽。入园曰：“好一阵晚香！姊姊许久不到花前玩赏，这花都开到九分九了。”生曰：“僭居金谷，有幸姊姊赏心。”采苹曰：“这话倒也不错。这所在姊姊那一晚不凭栏待月，那一日不投饵观鱼！自石相公到此，花吾花，鸟吾鸟，刻画我琅玕，荡摇我红索。若非姊姊亲举玉趾，只一片花梢月色，怎得相亲？”生曰：“主人情重，久假不归。子欲兴问罪之师，愿割还竹外一带以请和。”盈盈曰：“便平分了这个香国如何？”采苹曰：“若欲行成，还须鼎足。”生曰：“与其瓜分，毋宁合璧。从此风月一家，卧榻之侧由卿鼾睡。”

盈盈含笑，即携采苹入去。采苹在背后对着石生向粉腮上羞了一羞，随之而入。生自思：“我先见其才，只愁他外貌有亏，既见其貌，虑他中情不定。谁知色态无双，却又持身贞洁，欲寻佳偶，舍此何求？只是那蜡丸诗内‘合浦

’二字茫无下落，难道合浦地面还有个与他撷华斗丽的不成？纵使再有其人，我也只是专心致志，不他求了。”

次晚，盈盈复题一绝，封好，令采苹持送。采苹启户，暗中忽见石生，惊曰：“你这人呆了，怎么黑黑的站在这里？吓人一跳。竟劳你司起阁来！”生曰：“爱慕之诚，马也要秣，何况司阁？”

采苹行出山子之外，将简递与生曰：“好喜也。里面不知什么佳音，想是又要来望你哩！”生曰：“来时不过立谈风月，有何可喜？”采苹曰：“前日求见不能，今便说此不情之话，这就可以规你肺肠。”生笑曰：“既见之私甚于未见，前言戏之耳！”遂于月下拆看，诗云：

高风动素襟，清夜步花阴。

不是王孙女，休弹司马琴。

采苹曰：“简何所言？”生曰：“你前日说我看个十分饱眼，愈饱腹愈饥，若见了简儿，岂不饿死？”采苹见诗曰：“前晚那琴声我也曾听见，原对他弹错了。”生戏曰：“今晚对你弹一弹如何？”采苹曰：“我这两耳但闻琴声，便聋得敲锣也不听见。”生曰：“我的琴别有弄法，聋耳遇着，一弄便通。”采苹曰：“便宜少讨些！”生曰：“善戏谑，不为虐。”

采苹见斋中灯火荧荧，谓生曰：“寂寥书院，照着一点孤灯，这凄凉也亏你受！”石生双手捧其腮曰：“此菩萨慈悲语，何幸向朱唇迸出，我正要立一纸借约，带这园内莺花做个风流中见，向盈娘借你到书房作伴，俟我临行奉璧。”采苹推之曰：“醉哩梦哩，惺忪些再讲！”生曰：“此亦细事，料盈娘必不见吝。”采苹曰：“天还有眼，生你做个男子，若是个女儿，怎了怎了！”生曰：“我若有一日化了女子，得如你的面庞，必以普爱为心，定要度尽天下美男子。”采苹掩住双耳曰：“污耳！污耳！”生笑曰：“我又不曾弹琴，怎么就装聋了。不要假惺惺，同我到房中去，还要烦你带一回简。”采苹曰：“今后我一人是断不到你房中了。”生曰：“好没有见识！《西厢》云：绿莎茵铺着绣榻，牡丹台紧靠着湖山石边。其人其事只在眼前，怎独怕到房内？”采苹回身曰：“离了你的孽眼如何？”生拽住曰：“离了我的眼，离不了我的心，走也无益。”采苹曰：“不要胡缠。我有句知心话儿对你说，你来时我院君见了千欢万喜，欲将姊姊许配与你。这几时不闻提起，想为从中少了冰人撮合。果若此事得谐，何虑妾非君有？怎的不解求凰只要与莺儿作对？”生曰：“听汝哀曲，好难消受。只是方寸中如围城待救，若必待操兵教士方才入援，亡无日矣！”采苹笑曰：“十指染黄连，且替我苦手借作守。我来久了，怕姊姊怪迟，要寄回简，快去写来，我在窗外等你。”

石生进房，采苹隔窗曰：“你若欲图后会，复简还须谢过。他是封好了来

的，你也封了带去。”生曰：“言甚有理！”即和一绝于原诗后，缄好出付采苹。采苹持回，盈盈展见所和诗云：

细语触幽襟，藏羞借月阴。

相如虽病渴，不敢复弹琴。

看毕，知其愧悔，私心自喜。

越数夕，生复投诗约会。是夜月出甚迟。石生坐待久之，闲展棋枰于灯下布局。采苹提茶炉进房曰：“香车到了，快些迎接！”石生出户，遂邀盈盈入斋。盈盈见棋曰：“好一局斜飞格！”生曰：“候久不至，学个闲敲棋子落灯花。”二人坐下，生曰：“余设此坐相待久矣，只是荒斋尘坌，有褻红妆。

”采苹曰：“不要过谦，不是相公贵宅。”生曰：“姊姊今宵枉顾，乃主中宾，我便是宾中主了。”盈盈曰：“蜗居淹屈，妾心正自抱惭。”生曰：“自顾尘凡，假仙人之馆，复得接仙子之言，何异向丹台石室，与麻姑、飞琼共谈世外。”盈盈曰：“仙居密迹赤城，曾否采药一渡石桥？”生曰：“欲访仙踪，寸心徒切，今幸深入桃源，庶几不羨刘阮。”盈盈曰：“妾览刘阮遇仙事，深为慨叹。弥月之游，归历数世，退无所依，进不复遇，何仙家之无情，二子之不幸！”生曰：“采药奇遇，古今谁不欣羨！今被姊姊道破，使人失惊！”采苹曰：“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石相公到此几时了，怎不动家乡之念？”生笑曰：“正在迷时，何忍即醒。”

俄而茶熟，二人品茶。采苹收拾几上棋枰，将子匀散曰：“待我破了这一局。”生按棋枰向盈盈曰：“手谈定然高妙，还希赐教！”盈盈辞曰：“虽略知布子，非橘中之敌也。”生固请，盈盈许之。采苹曰：“掩上了门，做个关门杀。”生曰：“你不要岸上高三着。”采苹曰：“我不管论成论败，也不管说战说和，只袖着手静观鹬蚌。”盈盈侧目视之。生笑曰：“怎不说从旁看打鸳鸯结？”采苹曰：“姊姊的棋是没有结打的。”二人开枰对弈，石生故落数子。局终，采苹数子曰：“若争个手也便扯平。亏杀姊姊中心有眼，石相公便败在这里面了。”生曰：“姊棋妙于琴，诗奇于字，想来画学也应入微。”盈盈曰：“自笔笑学书，便亦旁及花鸟。偶然灾纸，自以为工，愧未能登管夫人之堂奥耳！”采苹曰：“石相公何由知姊姊善琴？”生曰：“初入名园，焦尾之音早有好风吹送，至今犹铿然在耳。”二人始悟弹琴之夕被生听见。

盈盈向生曰：“竹笥定多佳名，何不使尽观鸿秘。”生出游草一帙，盈盈览毕复索。生又出旧作数十篇，盈盈诵了曰：“激楚处仿佛《离骚》，庄整处直登《雅》、《颂》。君才殆天授，非人力也。”生曰：“一经品题，石武石夫砢砢化为良玉矣。”盈盈曰：“题中所称松、云为谁？”生曰：“契兄松月波、云笼碧二友，皆吟坛飞将，生平唱和颇多，帙中偶然录此数则。”盈盈



曰：“题咏一节，本属文人快举，或逢一境，或遇一事。夫机触露于外，吟情感动于中，捉笔如明珠走盘，骏马下坡，岂非第一快心之事！若待辛苦构思，总有惊人之句，妾所不取。昔孟浩然两眉尽落，裴佑袖手欲穿，王摩诘至走入醯瓮，千古传为苦吟。想见其拈毫宁有乐境？”

生聆其词淙潺悦耳，且味其语气，始信采苹称其评论古今，赏心甚寡之语不虚。因曰：“古人七步成诗，三年作赋，迟速固有不同。若使题颁子夜，香限铜炉，则孙绰必在门墙之外矣。”盈盈低头含笑。既而又曰：“前人评诗谓郊寒岛瘦，元轻白俗，妾谓不然！微之不乏端凝之句，郊岛亦多富丽之章！三人不具论，独为乐天一‘俗’字叫屈。历数其诗，如‘趁凉风竹绕，引睡卧观书’，如‘松影过窗眠始觉，竹风吹面醉初醒’，如‘涛声夜入伍胥庙，柳色春藏苏小家’，如‘日晚爱行深竹里，月明多上小桥头’，如‘药炉有火丹应伏，云碓无心水自春’，如‘松雨飘藤帽，江风透葛衣’，如‘晚坐松檐下，宵眠竹阁间’，如‘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如‘无人惊处野禽下，新睡觉时幽草香’，此等妙句，美不胜收，皆风华掩映，激齿铿锵，何一是其俗处？”石生拍案叫绝曰：“历历数来，如黄莺三十二啭，一啭一快心。千古覆盆，今晚得照。香山有灵，当为吾姊下拜。何物杨汝士，漫作醉言，敢称压倒！”采苹旁立惊曰：“石相公轻言些，说得高兴，竟忘其所以了。”二人失笑。

采苹出户观月，看时已参横斗转，进谓盈盈曰：“河欲落，月已西，再一会儿，那虾蟆更就要催动了哩！”盈盈曰：“日渐长，夜愈促了。”生曰：“千金一刻，细语喁喁，便听他打个六更，亦复何碍？”采苹曰：“石相公只知留客，却也寡人。”生曰：“寒夜客来茶当酒。”盈盈曰：“何如良夜省陪茶？”采苹曰：“我们是陪了茶来讲的话的。”生曰：“这才是主中有宾，宾中有主！”

盈盈起别，采苹提茶炉一同出斋。生送至竹边曰：“今后望姊姊源源而来。”采苹曰：“只要石相公不泄。”

#### 第十七段 窃诗画石岫披怀 会巫阳采苹送雨

次日，散人到斋曰：“这几天仆因薄冗不得来陪话，先生又纳闷了。”生曰：“芳园花鸟，尽足怡人，倒也不觉岑寂。”散人见案上《水经》已辑就了一半，喜曰：“先生文机之速，真如河决下流，敬服敬服！”生曰：“勉力应命，未有不貽笑高明，但个里源头还祈指示。”

散人曰：“吾族自天一肇生，地六相成，开基于北方，居坎位为五行之首。尧时支流充满，靡有定向，遂泛滥中国，与民争居。迨夏后氏九河既导，三江底定，然后各循故道知所朝宗。迄今数千年，千支万派流行宇内，经络苞于

荷日月出没之乡。或浪汲三千，或波回九曲，或溟漭而渺沔，或汗汗而涓涓，或上通星纪，贵近天潢，或下运洪口，力移地轴，或泉飞如雨屑，或瀑挂如云奔，或以倒峡见奇，或以停渊得趣，或敷而为惠泽，或挹而为甘霖，或挟蛟龙以同居，或产珠玑而照册，或出图而出书，或限南而限北。溯流虽异，穷源则同，要皆遇坎必止，盈科后行，而以清洁自好，喜下为性者也。”

生曰：“昔郭璞咏江，木华赋海，管子赞以具才，老氏称为上善。翁家世之盛啧啧人口，但不知梵书所称八功德者何属？”散人曰：“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噎，八除病也。此既流入沙门谱中，姑存其名，不必分其支系矣。又有蓬莱一派，其性至弱；昆仑一派，其形甚黑；独有荡泉一派，性温和，历寒暑不变，宇内不过数支。昔苏子瞻曾遍与之游，独与在骊山者称善。”生又问曰：“彭蠡洞庭，三湘七泽，皆楚产也。翁传自何派？”散人曰：“仆家世居合浦，此中特流寓耳！”

石生忽闻“合浦”二字，暗自惊喜，因问翁自何年溯洄至此。散人曰：“徙居此地，忽忽数十载，念及先人庐墓，屡动归心，无奈这客居溪山，深入寤寐，眼见得鬓毛如雪，不知何日是归年也！”

少顷，散人去，生拍掌大喜：原来合浦是他故里，盈盈不是我的，更是谁的！水翁水翁，快婿已在你眼前，须早把你这一颗爱珠交与我掌管！再玩蜡丸之诗，益信神僧之幻。自后，每当月明人静，盈盈即携采苹到园，非与生倚栏共话，即剪烛敲诗。石生欲出朗砖所赠之诗，屡恨无因，欲言又止。

韶光迅速，枝头少女早吹过二十四番花信。薰风拂拂，又逢荷净纳凉之时矣。一日，新雨后散步登山。采苹入园行到斋前，见生不在，悄然入室，披其帷幕，按其衾枕，神情荡漾，不能自持。忽自己啐了一声，笑道：“平时主意最拿得定，今日何故至此！”复启其匣，得生与梅、柳倡和诗并云雁、绣岭二图，蓦然惊复欣然喜。急持归与盈盈曰：“石生不在，被我窃了他匣中古董回来。”盈盈展见绣岭图，讶曰：“这图怎生落在他手？”采苹想曰：“是了，老相公说他在家曾遇见寺中和尚，这不是和尚赠他的么！”盈盈复展雁图细看，十分称赏。又见题轴三诗，虽知为赠别之作，却不甚分明。及阅梅、柳辞楼之句，始知为平康女子，暗思天下才女原来不少，觉平日襟怀，深自贬损。遂将诗与二图密藏不露。石生并不知觉。

一夜，盈盈晚凉新浴，衣轻绡，走细步，持白团扇与采苹入园。时新月一痕，荷香馥郁，萤火高低，款步栏边，意极闲适。石生从山寺回来，见之曰：“适才入寺，听讲观音经，回来复睹庄严妙相，此身又如泛南海，入普陀矣！”采苹曰：“眼前少个童子。”生曰：“若蒙普渡，情愿皈依。”盈盈笑曰：“只恐洗不尽凡心，又要去寻梅问柳。”生忽惊疑。采苹连即浑以他词曰

：“这几日山房如火，挥汗如雨，等不到夜凉一开青眼！”方言时有风飒然而至。生曰：“美哉此风！当与姊姊共之。”采苹曰：“此石相公之雄风耳！”盈盈又曰：“与君共者多矣。君不曾几度登楼笑晚风耶？”生异曰：“图中秘句何由得泄？”看见采苹含笑，指之曰：“是矣！是矣！我知之矣！”采苹含笑逡巡避去。

盈盈问：“二女之事若何？为妾言之。”生将初遇二女并二女出楼之事委曲详尽一一讲陈。盈盈曰：“松、云之义，君之情，梅、柳之志，可称三绝。今二女何在？”生曰：“一室凄清，尚同居敝里。”盈盈曰：“妾见古今所载章台儿女能谢绝脂粉，非因色衰，则以势逼。二女能退步于急流，回车于初日，诚今昔所难。”又问：“先生绣岭图从何而得？”生曰：“此图来历甚奇！去冬故园偶遇朗砖和尚，将此图赠我。这和尚相见之言藏头露尾，甚没分晓。又赠我蜡丸诗一枚，中藏诗句，奇幻难解。谁料今春辞家以来，诗中之句屡屡有验！”盈盈曰：“诗何所言？又何所验？”生曰：“不才填膺衷曲，吞之不能，吐之不敢，屡欲少宣，又恐姊姊生嗔，隐而不发。”盈盈回顾，不见采苹，乃曰：“先生有何言语，但说不妨。”生曰：“我曾将和尚相见之言一一记录，与蜡丸诗句带在身旁。今晚幸逢姊姊问及，何敢再隐？”遂取出付盈盈曰：“个中机彀请细参详。”盈盈先看所录之言，笑曰：“这是他的悉口利苏口卢，真不可解！”继观诗句，见“江帆误张，溪鸳同浴”之句，惊曰：“老阁黎好先见也。”及观至“先盟合浦人如玉”，止不住红沁莲腮，默默无语。

生曰：“不才虚生十九年，自叹良缘难遇，宁甘虚度青春，既得神僧诗句，私忆婚姻必落外郡，故借入秦之举遍访佳人。今幸于群山万壑之中邂逅姊姊，千里牵丝，百年订约，全仗此诗为冰上人、月中老也。”盈盈含羞无语。生曰：“自接芳容，私矜奇遇。然尚疑‘合浦’二字茫无下落。前闻翁丈之言，始识为姊姊故里，益信良缘果由天定。”盈盈看毕诗句，仍付石生。采苹潜踪听其语毕，复来前，遂捧之而去。

次日，采苹伺散人午睡未起，启户入园。生刚行至竹边，闻声避入林中。采苹不觉，望见房门不掩，微微喘嗽，不闻答应。来到门首张看，不见石生，复入斋头翻阅。石生突然入室曰：“宝物被劫，正苦难追。今日开关延敌，果然堕我术中！”采苹曰：“这样宝，亏你带到海龙王家里来。若是要还，改日奉璧。请开，让我出去。”生阻曰：“孤军入险，尚想全旅而还？”采苹曰：“仁义之师，不闻阻隘，快些放路！”生坚持之。

采苹正在被窘，忽闻散人喘嗽，二人慌张无计。采苹失色曰：“你这冤孽，如今怎了？”生将采苹推入帐中，以衾覆之。散人入斋，与生坐谈曰：“夜来雷雨初晴，今日炎蒸少退，贵处亦似此盛热否？”生曰：“荆吴相接，大约



寒暑略同。”散人曰：“此时百不敢为，只堪散发槐柳间，拆荷筒，饮花露耳。”石生心慌胆怯，语若不闻。散人顾床曰：“为何这帐子不挂一挂起？”生忙应曰：“苦于驱蚊不净，故尔垂着的。”散人又曰：“适读史，见汉高平城之围，白登之困，险落重瞳之手，深叹创业艰难。”生曰：“非子房计出六奇，汉之天下正未可定。”散人笑曰：“先生误矣，出六奇者，陈丞相也。”生亦哑然，曰：“适承乡梓之问，顿觉客心撩乱。”散人立起身曰：“先生不要萦愁，明日仆当棹小舟，与先生寻岩问壑，以舒怀抱。”石生致谢。散人在房中踏来踏去，惊得石生汗如雨注。

采绿送茶入斋，散人复坐下饮茶。取《水经》翻阅一回，谓生曰：“天气炎热，且宜暂停笔墨。”生曰：“谨领教。”啜茶毕，采绿出房，散人亦起身出门。石生同出斋前，伺其已出园门，掩户急入帐内曰：“闭杀我怀中鹞也！”采苹闷得脸若涂脂，单衣悉皆汗透，起曰：“险些不吓杀了人！”笑生曰：“好个子房六出奇计！”生曰：“这老儿好不惹厌，我心中乱作一团，那里有心答应。”采苹欲下榻，生抱持之，采苹曰：“行不得也哥哥！”生曰：“情如渴鹿，今番断断不能再释了。”

采苹口内无言，芳心如醉。生为解去薄罗，乳拥双莲，肌呈白雪。两情奔悦，飘飘然细雨轻云，遂同赴巫阳之会。欢娱之际，采苹星眼乜斜，敛眉撮口，娇声哝哝。石生轻怜漫惜，曲尽绸缪。欢毕，二人起坐床上，采苹取衣披好，双手障面，不胜羞惭。生复搂入怀中曰：“豆蔻香含，牡丹春满，真爱杀人也。”采苹曰：“只屈你做秃头奴子！”生笑曰：“得卿如愿，何惜自髡？”

二人相持出帐，采苹扣了衣领，低头看看裙子。石生出一小镜，采苹对镜，将簪按一按，侧过脸来整一整鬓，又坐下来兜鞋。生曰：“好一对莲花瓣，擎在掌中还有余地！”采苹目生笑曰：“什么意思！我好没主意，上了你的当！”生亦含惭。采苹曰：“你说心中如围城待救，今日却解了这围了。昨晚听得你对姊姊已通积愆，姊姊回房长吁短叹，睡梦呻吟，似被君感。你须留心姻偶，早定丝罗，使妾亦得长相偎傍。”生闻言深喜。临去，生曰：“适才险阻，如今好从容整旅了。”采苹曰：“我本背着姊姊出师，不料全旅而来，破军而返。”生含笑启户出之。

次日，散人命舟，赍笔床茶灶，招拈花陪生出游。历深岩，经绝壁，起步阴森，回渡激湍，遍访幽深，尽日而返。

生出门后，采苹随盈盈出园，遂入斋内。盈盈见案头小镜上书云：“如何临皓月，不见月中人。”暗笑：“一种痴情，即此可见。”采苹曰：“这镜子照着人，越觉好看些。”盈盈曰：“今日看你眉开眼笑，与往日不同。”采苹曰：“那日不开？何时不笑？姊姊心事忙，不曾看见。”乃取石生之衣，服之



曰：“姊姊，我与石生孰美？”盈盈曰：“你虽美，只是司空见惯，穿了这衣服，便另有雅人韵致！”采苹曰：“这等说，匪我之为美，美人之衣！”

正在谐笑，见清氏入园。采苹曰：“院君来了。”忙将衣服脱下。清氏进房曰：“自这生到家，几个月不曾进园。池里荷花正开得热闹，亏他今日不在，也好让你们出来看看。”二女相顾胡卢。

清氏叫采苹把花瓶拿去换了水，摘一朵菡萏插上，摆在房中看看。采苹初破瓜，行走自觉碍步，携瓶下阶和身挪转。清氏曰：“这是什么走相？”采苹声也不响，折花进房。盈盈曰：“怎么单摘一朵花？再去采片小荷叶来衬衬。”采苹怕在清氏面前行走，扶着椅背曰：“荷叶有什么好看？不采罢了！”

清氏指对联曰：“这想是他写的，你看看这字好不好？”盈盈曰：“我那里晓得！”清氏曰：“这后生才学又高，相貌又好，我初意要把你许他。只因吴头楚尾，离得路远，眼面前只有你一人，你爹爹须鬓中霜，我也耳目昏聩。若把你送在几千里外，零丁二老再靠着谁来？你爹爹为你的姻事屡欲回家，还是在—块土上寻个女婿，时朝月旦，—对儿长在眼前，也可慰桑榆暮景。”盈盈听说，—时若万炬煎心，低徊欲绝。采苹在旁惊得俏魂欲断。清氏又曰：“他说要到关中探亲，到这里几个月了，竟不动身，倒也像个四海为家的，说要等和尚回来见见才去，那和尚云游四海，知他几时才回？闻他家中还有老母，怎么不怕悬念？等过了这盛伏，还须推他去的才是。”盈盈回房，益添扼腕。

#### 第十八段 石母得书惊问卜 松涛访友远辞家

秦中显宦闻山公有女，莫不欲为联姻。公见纨绔子弟类皆狂荡暴疾，淫佚骄奢，欲求博雅之士百不得—，故每念及石生。到军数月，即以书招生，盼至。

次年春尽夏初，并不见到，谓翠微曰：“石家表弟不来，事不谐矣！”翠微不应，私语养娘曰：“石家儿不到，老爷计穷力竭了。做娘舅压不倒外甥，统貔貅如何治得健儿？”养娘曰：“少的是名门宦族？老爷不知是何主意，—心只爱许他。古人云：‘不是冤家不聚头。’他越不肯，老爷越要咬住他。拿着珠子当豆儿卖，何苦讨他看轻！”山公深念其女年已及笄，若再因循，恐有愆期之叹，待到深秋，复驰书回家来促石生入陕。

生母得书，惊惶莫措，忙令书带延松、云二子到家，云：“吾儿幼依膝下，原不识东西南北。老身—时没见识，令他只身走数千里，出门已经半载。陕内招书又到，竟无踪迹。倘有甚不测，何处安顿老身？”二子见书，亦各惊骇。云即慰其母曰：“莲峰湖海襟期，到处有逢迎。既未到秦，必有他遇，老伯母不必心慌。”生母曰：“他身无下落，老身如何放心得下？二先生与吾儿素

称莫逆，怎生寻访个消息才好！”松曰：“暂请宽心，待我二人出去商量，再来禀告！”

二子既去，生母入室泣云：“什么要紧，都是这头冤孽亲事，朝也来缠，暮也来缠。若没有那封书来，好端端坐在家里，怎么凭空教他出门！”言毕复泣。厨下老妇曰：“太太不要着忙，明日上到那个庙求求签，问问菩萨看。”生母一夜熬煎，次早到庙求神，得签上上。回家云：“虽是好签，那里真真菩萨是跟着他走的。”至午，书带云：“这街东头有个起课的瞎子，个个说他灵得很，太太请他来起个课儿！”

生母即令请到家中，设了香案，先自祷告了，卜者摇动课筒，朗朗念毕祝词，手掷金钱，跌成爻象，乃曰：“是个游魂课。”坐下问云：“动问何用？”生母告以所求之事，卜者曰：“课内忌神发动。书云：‘忌象交重难会面。’这人中途被人羁牵，进不进，退不退，难得动身。况用爻为世爻所克。书中又云：‘用爻克世，许人归世。’克用爻人未至。他正逗留异地，未有归心。”生母曰：“出门才及半年，也就不望他回来，只要他有了落处就好。”卜者曰：“课中现有个人留着他，怎么没有落处？但书中又说道：‘游魂宜出外，归魂利返乡。’卜得游魂课，又化出一重游魂来。书内又云：‘游魂入化，游魂出远，还当再远。’这人虽被阻滞，目下又该前进了。”生母曰：“我欲浼入寻访，可能遇见么？”卜者曰：“书里道得好，访友寻人忌六冲。游魂他必往途中，虽然去路愁相左，许你天涯终得逢。若是出门寻访，得遇无疑。”

生母曰：“再求一课，看他逗留的所在吉凶如何？”卜者重搜内象，再索外爻。课成，坐下喜曰：“是个三合卦，婚姻爻动。令郎曾定亲没有？”生母曰：“还未。”卜者曰：“这等说，老太太请放心。课内才鬼全阴阳命，书上说，‘阴阳得位，定逢夫唱妇随。’才鬼俱全，必主齐眉举案。不但无凶，又还多吉，你愁他没落处，他倒稳稳的坐在个安乐窝里。放心！放心！”生母曰：“望他几时才有信来？”卜者曰：“课中父母带青龙为喜，不久就有喜庆之音到了。”生母心内少安，打发卜者出门。

书带即到梅、柳家。二女曰：“大相公可有书来？”书带云：“我正来报信。昨日，舅老爷那里来了一封书，说大相公竟没有到。”二女大惊失色。柳曰：“这个人怎么样了？”书带云：“昨日太太慌得紧，掉了一日眼泪。请松相公、云相公商议，要他们去找寻。”梅曰：“他们肯不肯？”书带云：“他们说还要商量看。”柳曰：“我想起来，他对我们说，不愿与山家结亲，借这入陕名色，要做个四海求凰。这人不曾到陕，自出有心，必定遨游在别外！”书带云：“清早太太到庙里求了签，又叫瞎子到家里起课。”柳曰：“求

签起课都怎么说？”书带云：“都是一样的话，说是半路上被人家阻住了，要大相公做亲。”柳曰：“我就猜他在路上，倒只怕都是准的。”梅曰：“你也真真是呆的，求神问卜当得正经？”

书带见阿姥搬饭进房，问云：“怎么这时节才吃饭？”阿姥曰：“才等着云相公家拿了米来。”书带云：“我家也就要问他打米去了！”二女掩面堕泪：“要甚饭吃？”书带欲回，梅云：“看太太有什么打算，来对我们说声。”书带应诺而去。

头一日，松、云别生母出门。松即拉云到家曰：“我想此人必定寻那付他绣岭图和和尚去了。”云曰：“你怎么晓得？”松曰：“前日那和尚留下的纸条上有‘未入崑函，先游濯锦’这两句话。此人必往濯锦去了。”云曰：“濯锦在何处？”松曰：“这必定是那和尚的所在了。”云曰：“这倒也亏你猜！”松曰：“我细玩‘未入’、‘先游’四字，那濯锦去崑函必不甚远。莲峰不久还当入关。”云曰：“这倒详得有理。方才石君老母说，要我们寻个下落，如何算计？”松曰：“想来你是去不得的，我便向奏中走一回罢了。”云曰：“同是相知，怎么独累及你？”松曰：“既是相知，分甚尔我！”

商量已定，次日午后同过生家见生母，告以出门之事。生母喜曰：“得蒙允诺，老身感戴不浅。”二子复语朗砖赠图、留帖一节。生母且喜且异曰：“动问起身的日子捡在几时？”松曰：“去便就走，捡什么日子？”遂作别出门。云曰：“这件事还有两个关切人，怎不教幸而他知道？”松曰：“正欲到他家去。”遂同至梅、柳家。见柳丝靠着窗棂做鞋，柳见二人，将鞋放下云：“两位贵人怎么又肯来走走？真是空谷足音！二子同入房中。梅萼垂着半边帐子睡在床上，忽然惊起，云曰：“惊醒你罗浮梦了。”松曰：“大白日睡觉，朽木不可雕也！”梅曰：“留着一口气儿做人，还雕什么出来！二君自石三郎去后，为何足迹杳然？”云曰：“你二人既离翠馆，则不比识面之初，如今身有所归，又不比石君在家时了。”二女甚感。

梅呼阿姥煮茶，柳问曰：“今日因何光降？”松曰：“昨早莲峰有信到家，说不过秋尽就可回家。”阿姥听见，忙来问云：“松相公，这是真的么？”柳曰：“你听他见鬼！”阿姥曰：“不是真的，他们早已知道了。不知此人果到那里存身？”松曰：“再有个姓梅姓柳的，怕不藏住了？”梅曰：“我们也不曾藏了他。”柳曰：“若是我们藏了，你们怕不会寻。如今他藏在别处，就没有个人肯去寻了。”松曰：“若待你激，我就算不得松月波，也不成好朋友了。老实对你说，我明日就要出门，告过石君母亲，特来与你二人作别。梅喜曰：“交情如此，真不愧雷陈！”柳笑曰：“这等说，是我唐突你了！且暂时记过，待你访友同归，准备浊醪十斛，让你洗个澡儿。”松大笑曰：“快

哉！”云谓二女曰：“鳞鸿甚便，快些作书！”梅曰：“人不知在那里，带什么书？”柳曰：“你的书怎么写？”云曰：“我也没有书。前日莲峰出门，忘了将你赠他，今日幸逢驿使，只将你寄去够了。”二女含笑。

阿姥出茶。松曰：“手段走了，这茶烟火气的。”柳曰：“这是松相公的缘故。”云曰：“怎么？”柳曰：“我见他没炭，把松柴炊滚的。”阿姥曰：“云相公前日拿来的米竟是生粳的，嚼着满口都是糠粃。”云曰：“前一次的原不大熟，这昨日送来的呢？”阿姥曰：“这还罢了。”松曰：“越是有钱财主，越不肯吃好米。生成的贱肚皮，没福气，只好月囊糠。”云笑曰：“由你骂，我也不是财主！”少顷，二子别去。

次日，松涛带了绣岭图出门，临行嘱云影曰：“寒家并无所托。莲峰老母君事之宜尽心，梅、柳二女君恤之宜勿怠。临别之言，惟此而已。”云影敬诺。

### 第十九段 深闺临别订鸳盟 孤棹逢秋辞锦水

盈盈自聆石生衷曲，并见朗砖诗句，明示以己所适归，暗自欣幸。迨闻其父母欲谋东归，默默含愁。后与生晤对时，则蹙眉无语。生与之言，或勉强应答。遂令采苹扃户，不复出见。石生心忙意乱，不知所出，复令采绿来呼采苹。采苹私自到斋，生曰：“姊姊不情，闭关谢客，子心亦忍也。”采苹曰：“衷肠堆积，郁不能吐。”石生诘问，采苹将清氏之话为生言之。石生爽然若失。复求采苹来劝盈盈出园。盈盈不应。

迨至一叶惊秋，早是新凉换暑，散人见案上《水经》渐次告成，谓生曰：“由西北入东南，虽隆冬日近温和；由东南入西北，虽炎夏日就寒冷。秦中乃沍寒之地，先生又柔脆之躯，若再稽迟，恐去路寒风袭袂。那和尚如孤云野鹤，游无定向，止无常所，回寺之期正难预必。依仆愚见，先生不若且到秦中，待锦旋之日再来访彼。若蒙不弃，仆当悬榻以待！尊意如何？”生慨然曰：“承翁指教，不日即当束装。俟探亲回日，终当再造仙居，以图良晤！”

采苹闻之，告盈盈曰：“闻石生不久就要起身，他此去如弩箭离弦，必不再返。姊姊若将天赐奇缘轻轻撒手。倘日后适非其人，终身之悔何及！姊姊何忘庭下落花之叹！还是飞缀绣帘的好？还是抛堕尘土的好？”盈盈不答。

石生临行之先一日，招采苹至曰：“别在旦夕，欲求一见姊姊，望你做个周方。”采苹曰：“我已曾苦口劝他，他只是不应。奈何？”生曰：“事急矣！若今番漫然别去，日后萍梗东西，欲再求如今日与子殷勤握手，势必不能！不但于姊姊情缘难断，即贤卿一片芳心，我亦怎能抛舍？务祈为我谋之！”采苹曰：“我窥姊姊含愁不语，知其不能忘情。你作一简招之，我代你持去。”生甚喜，随展一笺，蘸笔半晌不能落纸，顾采苹曰：“仓遽中笔枯意涩



，竟无只字，将如之何？”采苹曰：“只须恳切为上，何必修词？”生拈唐句一绝书付采苹曰：“词实不能达意，全仗你从旁力劝。立俟回音，万勿有误！”采苹应诺，持送盈盈。盈盈展看，诗云：

依迟动车马，惆怅出松萝。

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

看毕，黯然泪落。采苹复劝曰：“从来男女情钟，父母亦不能强。姊姊须早自为计，若一念游移，自误不小。石生求见甚殷，姊姊切勿绝之已甚！”盈盈衔之。抵暮，令采苹招生入房。采苹甚喜。

时寺僧拈花闻生欲去，是日午后备下斋筵，请散人与生入寺话别，至暮方回。散人复备酒祖饯，亦招拈花来陪。生曰：“隆情饫领已多，何敢复当盛席！”散人曰：“先生此来如风送滕王，老朽愧非伯屿，明日文轩载道，特设杯酒，劝君满饮休辞，以永今夕。”石生称谢。向拈花曰：“本欲待尊师返锡而去，奈时叙已逢摇落，不能再留。但不知桃源屈曲，从何得达荆襄？”拈花曰：“此去不过数日，即入通衢。贫衲有一小小山川图记，指画甚明。先生带去。此后重来，可无失路之虞。”遂取付生。生喜曰：“得蒙指示，庶几不致迷津。”散人举杯相劝。

生以日间不得采苹回信，暗自焦急，屡欲离席，散人坐劝不起。采苹入厨下催曰：“不过是这几样菜，一总搬搬出去罢了！一碗一碗不知要献到几时。”清氏听见曰：“怎么倒要你着忙？”采苹曰：“夜深了，好早些让和尚回去。”既而酒散，拈花回寺。散人复呼采绿送茶至书房，与生坐谈。

采苹悄至竹边窥探，暗自懊恼曰：“我不晓得就有这许多话，诗云子曰的说了这几个月，难道还说不完？”回到房中，盈盈挑灯静坐，见采苹入房，乃曰：“我身子倦了，收拾我睡罢！”采苹曰：“姊姊你又来了！我已约下石生，若不叫他进来，又道是我戏弄他。”盈盈曰：“夜已将分，再等到几时？便是他来，也无言可说，徒添得一番愁叹。”采苹曰：“要愁也只在姊姊，要喜也只在姊姊。”言毕，转到清氏房内曰：“石相公明日要起早，好去请老相公进来了。”清氏呼采绿提灯去接。采绿和衣倒在床上睡得烂熟，采苹推摇半日，才得惺忪，提灯入园。散人遂别生进内。采苹复俟其就寝，始到斋中。生忙问曰：“你来了，姊姊可容一见么？”采苹曰：“允了。”遂同入庭内。采苹低语曰：“我在外面，你自家进去。”生入房，见盈盈隐几而卧。悄拍香肩，轻呼：“姊姊。”盈盈惊觉。生曰：“不才梗迹萍踪，不能久图欢聚。值此须臾对面，愿姊姊暂宽怀抱，一叙离情！”盈盈起立，延生就坐曰：“君来如春梦，去似秋云，此番别去，吴峰湘水各图梦绕情随耳！”生曰：“不才积愆前已具陈，虽暂时分袂，明春买棹重来。见朗砖和尚便当央媒议聘，永图合璧

。祈姊姊勿作此言！”盈盈回身，背灯含叹。生曰：“前疑姊姊几番晤对欢寡愁殷，迨问采苹姊，始知其故。但好事多磨，从来如此。那和尚赠我的诗历历验如符讖，江上之舟非无因而误，溪头之句似有约而来。一任地老天昏，不才断不肯将入掌明珠轻轻弃掷！”盈盈俯首无言。石生近前，执其手曰：“尔我良缘，皆由夙世！蜡丸诗句已明指出‘先盟合浦玉人’，今晚正欲与姊姊共践神僧诗意。尊慈言虽如此，但求姊姊千金一诺，宁虑无成？”盈盈良久曰：“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无一于此。妾自惭葑菲，恐君心不固，终以鄙陋见遗，则眼下空言皆成画饼！”生曰：“苟有遐心，难逃天谴。月为我谋，星为我灼。庭花砌草，皆吾证也！”乃剪灯誓曰：“若相忘，有如此火！”盈盈恍然曰：“感君不弃，妾亦不忍轻付东流，愿守区区以待君！”生大喜曰：“得蒙见许，不才无愧此生，当永矢衔结之报。”

采苹听毕，欣然入室曰：“既已璧合珠联，便可愁消恨释。”急转身持酒酌云：“石相公和姊姊先串饮一杯儿，预兆他年合卺。”盈盈含赧。生曰：“得如子言，喜花儿插你个满头红，喜酒儿吃你个千日醉。只是一件，我那匣里奇珍也该赐还了！”采苹曰：“诗不必言。只那两幅小画所宝在那一幅？”生曰：“雁图乃二美之贻，绣岭图不过老衲所赠。”采苹曰：“这等说，石相公是个假回回，不识宝的。姊姊，单留下绣岭图，别的都还了他。”盈盈含笑。生诘问，盈盈曰：“岭图乃山僧丐妾所写，向欲以丹青请政，谁知拙笔先在竹笥。”遂取出付出，生展看，喜曰：“疑画家无此妙笔！今宵展玩，越觉山鸟欲啼，林叶如动。”采苹笑曰：“大江中使帆，好转风得快！”盈盈曰：“虽蒙虚誉，安能及雁图之美！”生曰：“二女安敢与吾姊较？”盈盈曰：“前观山僧诗句，当与二女有同居之日。”生曰：“快心之事不可多求，若还得陇望蜀，御前鸩酒姊姊能为我辞乎？”盈盈含笑。生遂取出蜡丸诗句曰：“绣岭图予当珍藏，此诗及雁图即付姊姊留下。”盈盈甚喜。

二人唧唧啾啾，情不忍释。倏尔鸡鸣，倏尔月落，又倏尔山寺晨钟当当响动。生见灯光已淡，窗纸渐明，不敢再停。盈盈黯然携手，送出中庭曰：“客途萧瑟，万宜珍重！”生揖而别。

采苹启户送出湖山之外。生持之曰：“意欲与卿略叙幽情，奈离愁恻恻，魂先断矣！”采苹曰：“且喜先生已订丝罗，异日百年相守，妾荐枕有日矣！”天既明，生入寺别拈花，拈花相送山下。归别散人，乃就道。

#### 第二十段 山总戎绝亲驰伪札 水散人拷婢得真情

石生自离绣岭，散人命居人送出桃源。既达襄阳，即辞舟策马，由商山过蓝桥，逾秦岭，经碧天洞，下七盘坡，入蓝关访种玉处。一路崇山峻岭，逾越浹旬，始抵幕府。

山公接见，大喜曰：“去冬书来招你，为何此际才到？”生曰：“春日离家，因中途迷路，误入荆南，逗留数月，到此不觉秋深了。”公问迷路之由。生述朗砖赠图并江帆误张之事。公大奇之，遂索岭图观看。因问此岭座落何所，生曰：“这岭在洞庭之旁，与九嶷相去不远。一路山回水合，虽居人村境，俨绝尘寰。”公曰：“子今从何得出？”生复出拈花所赠舆图曰：“既得此图，复有居民相送，故得不迷。”公取图看毕曰：“我为望你不至，近日刚又遣使回家，惜乎虚此一行！”生骇曰：“使至，怎免老母一惊？”遂作书宁母，言迷棹入楚，留住绣岭之故。且致书松、云，密札梅、柳，将得遇盈盈，二人订约一节，附知二女。即日驰使回南。

山公亲对石生言及姻事。生如聋似哑，全然不答。翠微闻之，谓养娘曰：“此奴倔强犹昔！”有裨将谷应，善治军，为山公心膂。公以谷应为媒，屡请于生。生曰：“婚姻之事，如斋中罗列古董，宜位置天然，又如匠工穿架栋梁，须笋缝并合。若由勉强，终愧好逑！”谷应曰：“小姐玉叶金枝，先生才华国宝，正宜共赋河洲，遂鼓瑟琴之乐，何愧好逑？”石生被缠无奈，语之曰：“予已结有丝罗，烦为转达，免得家母舅费心！”谷应如其言以报公。

公不肯信，亲问生曰：“表姊议姻已非一日，我来时又曾与汝母面订，汝言另结丝罗，却是谁氏之女？”生以实情相告，曰：“来时客居绣岭，已与居停水氏约为婚矣！”公笑曰：“不足信也，汝不过一时借口。萍水相逢，何遽有定婚之理？”生曰：“实系真情，并非借口。”翌日，公又令谷应细细探生，果与水姓联姻。面语生曰：“汝所言绣岭之约，不过邂逅一言，何足为凭？汝若听从吾语，水家姻事吾当遣使到彼，为尔谢绝！”生讶曰：“姻亲何事？一言既定，则镞可朽，盥不可寒！甥乃敢目食其言，令人饮恨？公不应，乃假作生书，启到署之后，即与表姊山氏成亲，深负前约。复私启其匣，将拈花所赠舆图照式写成一纸，遴干役驰驿私入绣岭绝亲。且密嘱必得回书以报。

时将重九，使者来至赛桃源。散人得书喜曰：“数旬之别，便专使来候，客情何蔼！”采苹闻生书至，报与盈盈，二人甚悦。采苹曰：“我道这几日喜鹊好不叫得热闹，果有应验！”采绿曰：“早上一只山鸦站在房檐上叫，不知那个晦气，要讨打哩！”采苹啐之曰：“打只打你，还打得那一个身上？”

散人发书，看毕大惊，入室对清氏曰：“做娘的好懵懂！”清氏曰：“平白地又什么事懵懂了？”散人曰：“小女已吃过茶了！你可知道？”清氏曰：“这话从那里来？”散人曰：“从石生书上来。”清氏暗自吃惊，因曰：“我没有懵懂，这事你不要来怨我！我不曾到寺里去访他，我不曾朝朝暮暮对着家里说石生人貌又怎的，才学又怎的，我又不要修什么家谱屋谱，请他到家里来住。这茶不是他寻着要吃，也不是我与他吃，是你自己送与他吃的。不



要说我懵懂！”

散人气得默默无言。呼采苹究问，采苹曰：“想是石相公知道姊姊，写书来求亲的。”散人痛搥之曰：“书上明明写着从前有约，谁曾和他有约来？他二人密字低声，怎瞒得过你？你还要抵赖！”复揪发怒搥。采苹被拷，知不能隐，将二人之事和盘托出。散人盛怒填胸。清氏曰：“我当初怎生说来，这书房紧对着女儿房门是不便的。你说有山子遮着不妨，如今信我的话么？”散人曰：“你也不要尽卸在我身上，你难道不该关心一点？”

采苹掩面进房。盈盈惊问：“石生书内何言，使尔至此？”采苹曰：“姊姊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因泣诉其情。盈盈自失良久。暗思：“石生非痴非呆，书中何得明提前约？”心甚惊疑。清氏进房曰：“女儿家身如美玉，一遭玷污，人皆轻贱。这都是引他来的不是，做下这场冤孽！”盈盈痛哭。采苹曰：“院君不要疑心！姊姊和石生委是冰清玉洁，不过遇月明时到园中相对寻章摘句，并不曾做下什么冤孽来！”遂检出盈盈初会石生，次日遣送之诗并生和韵付清氏曰：“老相公若见这诗，疑团可尽释了。”清氏曰：“我晓得你这蠢婢必知详细，便问你是怎生订约的。”采苹复将盈盈所藏朗砖诗句取出付清氏，遂将石生来去根由细陈一遍，且曰：“姊姊与石生亡约是天订的，是那和尚订的，不是他二人自己订的。”

清氏闻言十分惊异。至晚，谓散人曰：“看着你气喷喷倒好笑。既然到这地位，气做怎的？还喜得不曾做下什么勾当。”散人曰：“言之丑也，他怎么叫你知道？”清氏出诗云：“这是他们的照证，你请看。”散人见生酬韵，怒少解。及见蜡丸诗句，问曰：“这是什么话？”清氏曰：“我从到这里几十年，并没有听见说有个外人到这赛桃源地面。先也疑他这路错得奇怪，原来是那朗砖和尚先与了他这个符箓！你不记得当初生这孽障，你千愁万恨，那和尚朝着你说，他日后有天生配偶；今日又是他引这人到来，只怕该是他二人缘分也未可知！”散人曰：“这都是些鬼话，那里入耳！”清氏曰：“你一向最信那和尚的。”散人曰：“你怎便知道是和尚与他的？”清氏曰：“你想是气昏了，不要盘我，看看这写的字是也不是，就明白了。”散人半晌无言。

清氏曰：“儿女婚姻原有个前定。若论那后生，也配得过女儿。如今不若还写封书许了他，早完女儿大事！”散人曰：“我说你懵懂，真真懵懂到一百分了！你知他书中何意？”清氏曰：“书是你看，拆了书，打打骂骂吵了一日，又不曾念与我听，怎么倒来问我？他除了求婚，再有何说？”散人曰：“你说得好体面！他母舅坐镇崑函，时悬金印。放着贵婿不做，来做你家的令坦？”清氏良久曰：“我明白了，取他书来。”

遂将诗与来书携进盈盈房内，曰：“这人小小年纪，中怀叵测，你不过错



路到这里，我家怎生礼貌？不将好报，干出这样事来，倒还要来奚落人！”将书掷向盈盈曰：“他既做了山家女婿，谁还拿轿子来抬你？写这东西来分什么清白！”采苹猛然一惊。须臾母去。

采苹将书展开。盈盈见书，神色不变。乃曰：“正虑他一身吊影，不知几时得到，得此可稍宽怀抱。”采苹曰：“姊姊，这事真假若何？”盈盈曰：“口血未干，石郎宁薄幸至此？这必是他语言漏泄，山家欲为联姻，不知详细，伪致此书来行离间，且冀回音，以绝石生入楚之念耳！”采苹曰：“姊姊当速作书以坚其志！”盈盈曰：“山使来，彼必不知，虽有书必不达。”采苹曰：“红粉在前，锦衾既设，万一柔肠中变，如之奈何？”盈盈曰：“金石之盟，决不因此而渝！”采苹曰：“我还想起一件，若果是石生差来，难道不该有书寄与和尚？”又看书云：“你看这字，也不是他的亲笔。”盈盈曰：“也不在此。彼果与山氏成婚，只一往不返，谁能捉之使来？”纵然谢绝于我，书中但言‘已赘山家’四字足矣，宁肯将灯前密约显形楮札？谓侮我，则非深怨；谓自侮，则非下愚！”乃掷书曰：“此但可以愚黄口，少有知觉，断不被欺！”采苹曰：“待我烧了他。”持书欲焚。盈盈止住曰：“姑存之以俟将来。采绿说听见山鸦叫，可可儿打我的身上。”采苹啐之曰：“你不要嘲笑人。”

次日，散人谢使者。使者恳切欲求回音，散人曰：“已领来谕，但为我致谢足矣。”使者归报山公。公以不得回音，无以绝生之念，连日寻思无计。会报木客反，事遂寢。

## 第二十一段 投合浦云影探亲 困双娥富豪发难

云影感松涛临行之言，奉生母，恤梅、柳较前倍挚。其岳和光复以书来招云，云仍不应。碧娘曰：“君所契皆能奋翼四方，君独喜蹴蹴坐屋子下课盐论米，男儿只该如此终其身耶？”云笑曰：“二友子居无匹，为翱翔四海之求。吾躬拥娇姿，尚欲何往？”碧娘曰：“不信天下人都是没有妻小的才出门！”云无以应。

后值石生书到，生母大喜，将胸中一块石方才掉下。书未开，先叫进来使问云：“大相公是几时到那里的？”使曰：“大相公七月尽边到的。”拆书看毕，惊曰：“好奇怪！求神问卜都说他路上有阻，原来有此异事！”入语厨下老妇。老妇曰：“菩萨竟是有的。”书带云：“还是我叫的瞎子准。”生母曰：“不要争，大家有功！”

随令书带将寄与二子之书送与云家。碧娘见书带，问云：“你可是来取什么？”书带云：“不是。大相公有信来了，太太差我送书来的。”碧娘连呼云曰：“快来看喜信！”云开缄，见生迷舟之事，说与碧娘，亦各惊异。碧娘曰：“叫这老人家熬煎了这几时，如今好放心了。”书带云：“我还要到梅姑娘

那里去说一声。”云曰：“也有书在这里，我和你同去。”

书带随云影至二女家。一入门，连忙叫云：“梅姑娘，柳姑娘，我家大相公有书来了！”二女惊喜。云曰：“你听他说谎，书在那里？”阿姥曰：“我也道未必。”书带曰：“我不说慌。云相公藏在袖子里！”二女曰：“大相公在那里带回来的？”书带云：“大相公七月里才到。衙门差人送回来的。”柳向云曰：“看你会鬼诨。”云曰：“书是有一封，不知可是他带来的否？让我先看看。”取出拆开，见有与绣岭水氏联姻之语，将书复藏入袖中曰：“好可恶！这样喜事，单单写在这封书上，我们就通不得风儿？”阿姥曰：“什么喜信？与他们看罢！”梅曰：“只要有了喜信，书不看就罢了！”云曰：“还是你有镇定工夫，倒与你看看。”二女见书，顿开眉锁。梅讶曰：“果然有个绣岭！怎么这船会错到那里去？”柳曰：“一夜千程，这船快如千里马。”云曰：“不是船快，莲峰做人别致，所遇亦奇。看来水家姻事竟由天作之合。”梅曰：“他既到陕，这寻他的不知往那里去寻？如何遇见？”云曰：“月波原说要到关中，自然会着！”

后生母赏发来使。云影与二女各作回书入陕。碧娘复谓云曰：“你心中只忧这个人，如今他有了下落，不必忧了。黔中几次书来，置诸高阁。于朋情何厚，于戚谊何薄！生女没用处，求不得你到那里走走。”云曰：“出门去不难，只是莲峰老母并梅、柳姊妹再托与谁？”碧娘曰：“君能尽友谊，妾岂不能成君之高？你若肯往探我父，两家之事皆我承当。若有纤毫不到，回来任你罪我！”云影感其言，遂许之。择定日期，别生母及二女出门。临行，碧娘曰：“绣岭图晨夕把玩之物，何不带了出门？”云曰：“亏你记得，我也思量借阵风儿吹到这画里边去走走。”遂束入装内。及云到署，适值其岳升合浦守。云即欲别归，岳坚留之，遂同入粤。自云出门，碧娘遂将生母迎入己家，晨昏定省，事之如姑。又时时遣人存问梅、柳。

二女自得石生之书，知己访得佳人，心甚喜悦。一夜灯前对坐，梅萼取旧时横笛弄之曰：“许久未经一弄，觉得指节生疏。”柳问云：“这吹的是那一调？连我竟听不出了。”梅曰：“是《正宫》。”柳曰：“你换了小工调，我歌一阕陪你。”梅萼换过一调，柳丝按拍歌曰：

【梁州序】井桐摇绿，衰荷堕粉，团扇凉惊玉枕。飘空野云，暮村遥送寒砧。最是疏风扣竹，密雨侵帘，好梦惊偏醒。听一片吟蛩凄恻，也碎秋心。嘹唳还添孤雁声，减不尽残灯晕。纱橱照见单栖影，情黯黯，奈何寝？

【前腔】参商宵隔，辘轳夜引，别绪遥牵素绠。寒更乍永，怀人有梦难寻。一任娥眉黛减，云鬓蓬飞，镜里容谁整？可怜这海棠红褪，也困秋阴。飒飒金风冷画屏，对碧落长河耿。愿随月姊飞明镜，千里外，照君影。

【前腔换头】坐闲空恶抱如醒，步庭际，小栏独凭。恍萧郎，月下归来对影。似讶容非昔艳，态减初娇，怯怯蛮腰损。猛一雁横空惊散，也怨秋声。堕叶啼’何处寻？听咽露蝉嘶暝。宫商做弄出心头病，无限恨，有谁省？

【前腔】记分携芳草初青，又瞬息，桂花摇影。报鱼书，一纸缄愁难尽。似虑佳期云散，别调风吹，依约言还隐。还只怕郎情叶薄，也赛秋云。慢取杨花比妾心，凭尺素心逾哽。叮咛别语堪追省，灯下誓，未曾冷。

【节节高】悠悠两地心，总难凭。三生石上疑还信。宵征订，誓海深，盟山峻，丹诚一点他年证。惟歌银河风浪平，黄姑纤女幽期近。

【前腔】虽多思转深，好难禁。愁城高叠重围困。流光迅，秋色分，黄花近。雁鸿空递遥天信。只恐朱颜易报秋，西风吹老芙蓉韵。

【尾声】羁人何日归鞭整？展离怀，握手同倾。免赋秋声百感生。

歌毕，梅萼放下笛，云：“好一曲凄凉调！几时构的？”柳云：“昨日晚上睡不着，枕头上想的。”梅曰：“缠绵委曲，真是长歌当哭！”阿姥曰：“两个姑姑真真没一样不会。像这样吹吹唱唱解解闷，何等不好！每日只是叹气连声，真真呆了。”柳曰：“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三人共坐谈笑。

时龙湫富豪荆棘，瞰松、云二子相继出门，梅、柳屏障已撤，乘间复至其家。二女同在房中，忽有人排闼而入。二女认得其人，心甚惊惶。柳丝叱之使出。荆棘曰：“不要恼，来看看你们，也没甚不是。我久欲再来，为那姓松的、姓云的两个包着你们，我不好来得，也不是怕他，不敢欺说，这地方那个不让我一码头！我不过不与他们计较。今日县署中请我赴了席来，顺路经过，进来与你们说说话。他两个又不在家了，你们再不要是这样。”二女见其酒气喷人，喃喃不绝，连呼阿姥。阿姥进房曰：“你这个人又来做什么？旧年讨了没意思，亏你还来，快些出去！”荆棘佯醉，竟欲投床，被阿姥拽住，倒入阿姥怀内。阿姥险些跌了个观音倒坐船，怒云：“人家都有个内外，动不动跑进房里来！”持其衣拽出大门外，掩门而入。荆棘又讨了一场没趣。二女曰：“亏了阿姥在这里，不然怎么遣得这狂徒出去！”

后阿姥从云影家来，路上偏偏遇见，荆棘曰：“你前日拉我出来，我不恼你。下一次来，千万要你方便。”阿姥曰：“他姊姊正正气气，你若再来相犯，定要弄出祸来！”荆棘笑曰：“他两个原是论痴院的粉头，说什么正气，真真可笑！”阿姥曰：“既谢了烟花，就是良家女子，你不要胡说！”回家怕二女着恼，不敢则声。

忽一日，闻有人大呼进门。阿姥张见，连忙报与二女曰：“前日那狂徒领了一班恶少来了，你们快些把门关紧，待我打发他。”二女急掩房门。诸恶少



入室，在房外言三语四，恶声丑话吵做一团。二女寂听，气得四肢冰冷。阿姥端出一盘茶来，向众人曰：“众位骂得口干了，请一杯茶。”诸恶少见有茶来，口内便缩住几分。阿姥向荆棘曰：“你这位竟是不通一点窃的。”一人曰：“怎么他不通窃？他还比人多一窍，你闻闻看，他肋肋下还有个眼儿放香气。”阿姥曰：“冒冒失失来了两次，他们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又不知道你是什么样人，怎么就来睬你？”一人曰：“原来你们还不知道！怪不得，我对你说罢！他是这里有名财主荆大爷，原是当初卫国公子荆的后代。”阿姥曰：“若不说，那里知道？你若有话要对他们说，先和我说了通个信，再来会面，岂有不礼貌你的。你今日叫了些人来吵闹，不过是混吵了一声，只不睬你也没奈何。”一人曰：“这婆子倒说得中听。这位大爷没有甚事，不过图苟合而已。”众皆大笑。棘曰：“既是这样说，只要他们晓得我的手段就罢了。我过一日还有话与你说。列位，我们暂且去罢！”众人哄然散去。

次日，阿姥来与碧娘说知。碧娘曰：“他是什么人？这样撒野！你怎的不来通知一场？”阿姥曰：“云相公不在家，就来通知也是无益。”生母问碧娘曰：“这位妈妈一向在这里走，没有问得是谁家来的。方才说的是那一家？是府上什么亲？”碧娘将石生与二女之事细细说出。生母曰：“原来有这样事！他在家瞒得我紧紧的，并不知道。”碧娘含笑又谓阿姥曰：“这就是石相公家太太。”生母对阿姥云：“难为他两人一片心，不知后来的大娘是怎样的，不要耽误了他们，毕竟是劝他们另图长策的好。”碧娘复言生与绣岭水氏联姻，生母曰：“这个我也不知道，家书上也并不曾提起。”阿姥回家将生母之言说向二女，二女含笑。

又数日，阿姥持画出卖。荆棘从后呼住曰：“来得凑巧，我正要见你，对你说话。”阿姥曰：“冤孽！我竟怕往街上走，才出来就遇见你，你不要絮烦了，还有什么话？”荆棘曰：“不是我三番两次缠着他们，实有句正经话要对他们说。我目下要寻房小，看了几处都不中意。他们出了院，难道不从良么？我主意要娶他一个。若说得成，重重谢你！”阿姥摇手曰：“迟了，迟了，天上掉下的东西也要起早，有人走上你的先了。”棘曰：“我知道不过是那姓松的和姓云的，趁他们不在，先让我娶了一个，他回来怕有何说。”阿姥曰：“你拿了银子那里讨不出来？定要咬住他两个！”棘曰：“我实看得他们上眼，放他不下。老妈妈不瞒你说，我家大娘虽是他八字好，做财主婆，人实万分不及。况又时常反目，一场吵闹便半月开交，好不扫兴！故此立意要讨一房。这件事断断要你撺掇。”阿姥曰：“断断不能，你不要费心！”棘曰：“你只把我的话对他们说，若有个允了就罢；若一齐做作，我明日叫些人来，抢也抢他一个，除非他们离了这龙湫地方，我便扭断了这条肚肠！”



阿姥回家对二女说知。梅惊泣曰：“狂奴何所不为，万一逞其强暴，何以自全？”柳丝良久云：“事越急，心越闲，才有算计。你动不动只是哭，济得什么？”梅曰：“他果若是这样来，你有何法？”柳曰：“只听他说的话，已得御暴之策。”阿姥曰：“什么计策？你倒说说看。”柳曰：“从来丑妇必有奇妒，断无听其娶妾之理。必得如此如此，困乃可解。”梅与阿姥大喜。

## 第二十二段 柳丝设计赚狂且 梅萼避仇入庾岭

二女商量已定。后阿姥途遇荆棘，棘曰：“街上候了你几日，竟不出来。前日说的话成不成？”阿姥曰：“我说你有话好好说，再没有不听的。如今恭喜你，事成了，把谢礼先拿来！”棘大喜曰：“事成后，谢礼必不少。问你许的是那一个？”阿姥曰：“凭你选那一个。但是他们出院使费是有人代出的，你要娶，不可惜钱？”棘曰：“聘金多寡悉听吩咐！”阿姥伸了两指，棘曰：“二百金不多，明日亲自送来。我前日也曾问过菩萨，说那姓梅的好，就聘了他罢！”阿姥曰：“这个但凭。只是你说家里大娘时常吵闹，若娶他到家，不怕淘气么？”棘曰：“不妨。我另有一座宅子，离家甚远。娶他到那里住，不使家中知道。”阿姥曰：“这才妥帖。”归告二女，梅曰：“这囚徒他要做癞虾蟆，想天鹅肉吃了。”柳曰：“你不要慌，我弄得他老鼠跳在糠箩里。”

棘择日如数备了聘金二百两，金钗一股，金钏一对，彩缎数端，令人持了亲送上门。二女收了聘礼，令阿姥延棘入房。棘先谢罪曰：“前日社饮，偶然席上说起，那一班敝友大家高兴，都要来看看你两位，见房门闭了，他们胡说乱语，多有唐突，都是我赔礼！”言毕，深深唱喏。二女答礼。棘向梅曰：“所求之事，多蒙许诺。些须聘礼，不过少尽意思。明日过了门不愁少用，不愁少穿。舍下田地虽然不多，也有四五十顷，现开着两个小当铺，还有几个绸缎店，包得你一生吃着不尽！”阿姥曰：“你究竟娶到那里？”棘曰：“我前日对妈妈说了，离这里二三十里地有个庄子，五间明楼，两边是大厢房，后面连着小花园。明日便到那里住下，使用的丫头小厮都有。”梅萼亦故作婉言相答。茶毕，欢悦出门。阿姥复呼住曰：“姑娘说，虽然收了聘礼，还要迟缓几天。”棘应诺而去。

柳丝遂令阿姥将送来聘金礼物用包袱一齐包好，瞰得荆棘远出，假作卖画送至其家。阿姥进门，见没有人，竟入后堂。看见靠椅上坐着个大胖的妇人，拿了串念珠，口里喃喃的念佛，一侍儿站在旁边。阿姥心知是了，近前叫声大娘，便行个礼，妇人也不动身，但问云：“你这个妈妈是哪里来的？”阿姥云：“我是卖画的。”妇人云：“什么画？展开来看。”阿姥将包袱放下，先开一卷，妇人看毕云：“都是些山水，那一卷呢？”阿姥又开一卷云：“这都

是人物、翎毛。”妇人云：“怎么这人物嘴脸鼻子都是没有的。”阿姥云：“这叫做写意人物。”妇人云：“这个不好看。倒是这几张雀儿画得像，只可惜都是水墨的，太冷淡。”阿姥曰：“上了颜色，那些斯文人就不欢喜。大娘要，明日另送两幅来看看。”遂将画卷起。妇人问云：“这包袱里是什么？”侍女将包袱提了一提云：“老重的。”阿姥忙曰：“大姐不要动，这里头的东西是有人差我送与大娘的。”妇人问云：“什么东西？那个送我的？”阿姥曰：“有这位大姐在这里，不好说得，要请大娘到房里去。”妇人起身云：“你便到里头说。”

阿姥将包袱提进房内，问云：“大爷那里去了？”可就回来？”妇人曰：“他到庄子上去了，只怕到晚才回来。”阿姥曰：“有件事要求大娘，离这里不远有两个姊姊，一个姓梅，一个姓柳。当初原都是院里人，上年有两位相公替他两个赎出身来。如今同住在一处，方才看的画就是他两个画的。”妇人曰：“这倒也聪明。”阿姥云：“你家大爷因为见他聪明又齐整，要讨那姓梅的回来做小。”妇人闻言，忽然变色，将念珠放下云：“哦！有这样事！他们许也不许？”阿姥曰：“他们有人定下的了，为着不肯改口。你家大爷每日叫了些小伙子到他家吵闹。没奈何，只得暂时应许了。”妇人怒云：“你这老第奴才，瞒着我干得好事！就算他们肯了，你怎么娶得回来？”阿姥云：“大爷说，隔这里二三十里另有座房子，要瞒着大娘娶到那里去住！”妇人大怒云：“好胆子，益发无法无天了！他欺侮我没有耳朵。怪道平空要去庄上修理房子。他们如今叫你来有什么话？”阿姥曰：“他们打听得大娘是贤慧修善的，故此将从前有些私蓄差我来尽献与大娘。要求大娘与他们做主。”遂将包袱打开，逐件取出，又将二百金展开，放在妇人面前。妇人曰：“老妈妈，你且坐下来，我对你说！他要娶妾也不是一年了，我若肯让他娶，还等到今日？我由他憎嫌，他要另讨去也不能。”阿姥笑曰：“不好说大爷也对我说来，道大娘不中他的意，又时常吵闹，好不扫兴！”妇人曰：“他说我扫兴，瞒了我做事，待我把他的兴益发扫个干净！只是这件事只要差你来说一声就是了，何用这些厚礼？他们的东西不是容易得的，收也罪过。”阿姥曰：“大娘不收，他们也不放心，这是断要收的。”妇人将礼收下云：“妈妈，你回去多多拜上两个姑娘，叫他们不要心焦。既然许了他，竟和他约下日子，你早些来通知我。”附耳云：“待我如此恁般，包你弄他一个笑声。”阿姥大悦，取了包袱作别出门，归告二女。二女大喜，遂与荆棘约定日期，令阿姥报与妇人知道。

荆棘将别院中收拾得齐齐整整，厅上摆下酒筵，邀了许多朋友来看新姨。天色傍晚，妇人单身一人乘轿悄悄先到二女家。二女延入房中，双双下礼泣谢。妇人连忙扶住云：“哎哟！折杀我，快些请起！前日承两位姊姊的厚礼，本

欲不收，又恐你们放心不下，我好过意不去。但有句话，今夜的仗不消说是我代你们打了，恐怕老奴受恨，不肯干休，你们须趁早躲避，不然终久要遭他的毒手！”二女甚感。

阿姥候在门外，望见两对提灯，两乘小轿，随着三对从人，都高擎火燎，却不用吹手。急入门摇手云：“来了，来了！顷刻到门。阿姥安顿众人外边坐定，款待茶汤，问云：“来这两乘轿子何意？”来人曰：“大爷说，那里不叫伴娘来？要这里妈妈送去。”阿姥云：“烦众位替大爷说，家里只有柳姑娘一个，我脱不得身，这是断断去不成的。”众人坐下一回，催云：“路远，请早些上轿罢！”妇人戴上盖头袱，阿姥呼挽轿进来，来人将轿挽入堂前。阿姥扶了妇人上轿，柳丝故作泣送。众人看见私语曰：“又是个满肚油，益发胖得利害。”遂张灯抬轿出门。

阿姥望其去远，掩门入室。三人拍掌大笑。”梅曰：“虽然解了目前之围，狂奴受毒，必有一番举动。再作何计？”柳曰：“且看他来再作道理！”梅曰：“这就差了。此番不比前日，来必受祸。我早已打算端正，势再不能与你共处。云家大娘贤慧，你且暂到他家躲避。”柳曰：“你怎么样？”梅曰：“我还有个姑娘住在庾岭，要求阿姥陪我到那里暂避。”柳丝曰：“与你相依数载，怎忍一旦分手？”梅曰：“身非鹿豕，聚散何常？待石郎回来时节，你务必叫他遣人接我，和你再图相会，只是有累阿姥。”阿姥曰：“我怕什么？依我算来，还是同到云家的是。”梅曰：“阿姥你不晓得，我的意思已决了。但此事以速为主，稍迟半日，便欲避不能。就要阿姥提了灯先到云家说个明白。我和你明早便买舟出门，叫他随后接了柳妹去！”

阿姥无奈，提灯走到云家，敲门进去。碧娘惊曰：“阿姥这时节到来，必有甚要紧事！”时生母亦未寝。阿姥先将荆棘说亲，柳丝用计之事细述一遍。生母与碧娘大笑。阿姥又说二人商量避害，梅萼欲往庾岭。碧娘曰：“说那里话，我家难道就容不得他两个人？你叫梅姑娘不要多心，明早我就差人来接。”阿姥曰：“我也是这样劝他，他执意不肯。”碧娘曰：“我不管，都在你老人家身上。我受了云相公的托，若今日由他去了，云相公回来，我怎么见面？你对梅姑娘说，断断使不得！”阿姥应诺回家。

二女在灯前坐待，阿姥将碧娘之言说与梅萼。梅曰：“他是这样说，我已感他情了，去是断断不可！”遂连夜收拾行装。柳丝知不可挽，将自己衣裳簪珥尽付梅曰：“我到云家只图免得饥寒就罢了！姊姊多点东西，万一缺用，也好典卖应急。”梅曰：“承你怜我，不知可有日子报答你否？”二人一齐掉下泪来。阿姥亦为堕泪，只得再三安慰。收拾完备，遂暂时就寝。

棘自发轿出门之后，与众宾朋团坐欢饮。呼家童曰：“把家里拿来的酒牌



取出来，我们行令。”家童将一包送到席上，棘打开骂云：“这狗才昏了！把我的经摺包取来了。”家童曰：“前日明明包的是牌，放在桌上，谁换了包哩？”众皆大笑。一友取经摺展开，见头一条帐便是某日某人除陈醋一坛，戏曰：“恭喜，恭喜！醋除去了才好娶如夫人。”众复大笑。

畅饮移时，棘令鼓乐迎至半路。时将夜分，轿到门首。一吹手入门，暗中绊跌一交，将一枝唢呐压做两段，连连换了细乐，引轿入堂中。座客离席，棘先问妈妈的轿，众人依阿姥之言回覆。棘曰：“这也原是，倒是我检点不到。”随即亲开轿门，妇人忍不住大笑，走出轿来，揭去盖头袱，大声骂曰：“好奴才！以妻为妾，该得何罪？”众宾认识妇人，一哄而散。鼓乐从人惊得抱头鼠窜。家童、侍女一个个魂不附体。棘呆睁双眼，说不出声来。回身欲往外走，被妇人当胸一把扭住，探手从裙腰下掣出一把小小刀来，对棘曰：“你若要走，我今晚便和你决个雌雄！”棘曰：“罢了，罢了！我被这两个粉头赚了！明日与他说话。”

妇人将棘扯入房中曰：“且待我看看新人的房，收拾得好齐整，好新铺盖，先待我受用一夜！我被轿子颠了二三十里地，身子乏了，来和你早些睡觉。你不要恼，今晚是你的喜日，且不与你讲话。你朝着他家婆子说我扫你的兴，这兴是你自己要扫的。我不过脸上不如他们两个，别的还有恁不一样？我做你的大老婆做得没趣了，如今倒情愿做你的小老婆，省得使心用计谋占别人家的！”棘含愤就寝，勉强奉承。

次日天将明，梅萼呼起阿姥，先出门雇了一只小船，将行李装载停当。阿姥收拾了早饭，二女呜呜咽咽那里吃得下去！梅萼欲别，两人相携大哭。柳丝扯住衣袂曰：“知道几时再看见你，叫我怎生放得下手？”梅曰：“你不要伤心，我对你说，去投靠人家，饥寒饱暖须要自己调护，倘有病痛，呼人不应。云家大娘虽是贤慧，恐人情日久生厌，万一有一言半语，你须忍气吞声，只恨自己命苦罢了！”柳曰：“姊姊金石之言我一一在心，只愿姊姊坚守初心，莫负石郎之约。”梅曰：“贤妹你不要疑我，心可剖，志不可移，若有他念，今日何必如此？我到那里禹页望来音，你切莫忘了！”阿姥别柳，柳曰：“阿姥，一路上全仗你老人家料理。”阿姥应诺，二女痛哭而别。

柳丝转入房中，一身吊影，四顾凄然，捶胸顿足哭个不止。不一时，碧娘遣人来接。柳丝遂到云家。书带在门首看见，急入报曰：“只有柳姑娘来了，梅姑娘没有来。”柳丝入门，先与碧娘相见。碧娘闻梅已去，乃曰：“我昨晚再三叮嘱阿姥，说不可去。柳姑娘，你为何不劝住他？”即欲遣人追赶。柳曰：“梅姊决志欲行，总使追及，必不回来。”碧娘心甚不悦。柳曰：“向蒙大娘周恤，铭心刻骨。今日又来投托，自觉颜厚。”碧娘曰：“姑娘说那里话



？纤毫补助。应该如此。今日遭人欺逼，理宜同到舍下。不知梅姑何意，这般见弃？冒寒出门，实使我放心不下！”随即引见生母。柳丝拜母，母扶住云：“吾儿薄德，承你姊妹确守成言，受此苦累！老身心实不忍。”柳丝掩泪。

荆棘被其妇管住，数日不得出门，情知二女必然远逸，私令家人来访，果见空空一室。棘闻之，暗自切齿。

### 第二十三段 遇舟人松涛入锦水 瞞蝶使水氏寄花笺

松涛自别云影出门，自思：“虽然一时高兴起身，却不知他躲在何处，也不知果然有个濯锦〔否〕？真是大海捞针，从何下手？”一路风餐水宿，行到金坛，正欲渡江，江边舟子纷纷，或招云：“我的舡新。”或招云：“我的舡稳。”或招云：“我的舡价贱。”一个来扯衣服，一个来抢雨盖行李，将松涛围作一团，竟如楚重瞳困在垓心，无计得脱。松曰：“你们不要争价钱，不论新的妙、稳的好，我单要的是快！”内一人近前曰：“来来来！决不过我的，我是有名的载石船。”松摇手曰：“听这船名，先就慢起。”舟子曰：“就快在这名上，千里路，长江一夜直走到绣岭鸟儿也飞他不过。”松涛闻言，惊喜曰：“我正要去绣岭。”舟子曰：“这等益发没得说了，绣岭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去得。”众人撒手曰：“这个地名是没人认得的。我们只晓得金山，不晓得什么绣岭。”舟子曰：“如何？请下船罢！”松曰：“你方才说，你这船因何名载石船？”舟子曰：“客人上船我说。”松曰：“你说了我上船。”舟子曰：“不上我船，我也不说。”

松涛上船。舟子细说载生误入绣岭，留居山寺之事。松曰：“此事正奇，我却不信！”舟子曰：“你这位客人不信老实，若不信，现有那客人的亲笔在这里。”遂取出石生所书扇云：“这是一柄招风扇，客人请看！”松涛见扇，知其所言确是石生。喜曰：“这人是我的朋友。我正要去寻他，他果然到了绣岭。”舟子曰：“我听见那和尚说要留他住几个月，想必还在那里，包你寻见！”松问：“绣岭在哪里？”舟子曰：“你要到那里去还不知。”松曰：“只闻其名，不曾到过。”舟子曰：“这地在洞庭湖的那半边，山拐角里，不大有人到的。”松曰：“原来是楚地！还问你，那里可有什么地名叫濯锦么？”舟子曰：“没有。我只在山上住了一晚，第二日就出来了，不晓得什么着紧不着紧！”松曰：“你说船快，依你方才的话，我明日早上就要到了。”舟子笑曰：“那晚的风是他扇子上讨来的，客人若会讨，我也会到。”

数日后，舟次彭蠡之口。松涛望见石钟山，喜曰：“仰止已久，不可不登。”遂独上山亭，瞻眺良久，向山僧索笔，留题于石壁之上。诗曰：

为有荆南役，舟从彭蠡过。

未遑泊绝壁，聊复访崇阿。

山以钟名异，石因斧凿讹。

髯苏无快笔，今日陋犹多。

既下，谓舟子曰：“匡庐在望，还须一眺。”舟子曰：“若要山看，到那里尽多，这上头不要去罢！”松曰：“你晓得什么？”遂令将船放近山麓，振衣直到绝顶。五老迎笑，白云冉冉从足下起，遥望小姑空空濛濛，烟鬟撩乱。汉江波动，俨若风吹罗带，飘扬不定。回顾鄱湖鞋山一点，又如金莲一瓣，踹破绿荷。西望斜阳下如鸥集沙汀，点成一片，即武昌也。松大快曰：“对此奇景异趣，惜乎少一知己！”至暮甫下。

又数日，舟过洞庭，转入崇山之内，溪路渐狭。行了一程，舟子停桡回顾，不住曰：“奇了！奇了！”松曰：“你想是忘记路了？”舟子曰：“我记得是从这里出去的呢！”松曰：“你这人好混张！我道你是认得的，这里面又没处去问路，怎么样呢？”舟子曰：“你不要慌，待我跑到山顶上望望看，可望得见绣岭。”喘吁吁一气奔到山尖，周遭一望，连忙下去：“我道我的记性就这样不济了！”松问云：“可曾望见？”舟子曰：“一个儿是在前头了。”松曰：“还离多远？”舟子曰：“看着近得很，不过几里光景。”松曰：“你不要错看了。”舟子曰：“不错。前番出去，那寺里的当家叫了两个小和尚，摇只船送我出口子，单记着山顶上的宝塔。你不信，转过这个小冈去，就望见这个塔尖了。”果然转过一峰望见塔顶。松涛甚喜。

趁着一曲溪流东回西抱，行可十余里。松曰：“你方才说只有几里地，行了这半日，你看那山那塔都不见了，不可又走错了？”舟子曰：“除非下次错，今日我包你不错！这里面的路像经摺本，望着近，走着还远。你看，那不是塔又露出来了。”复行数里，清溪尽处，绣岭忽然呈露。舟子呼曰：“是了！是了！这不是绣岭么？”松涛昂首一看，果是峰峦如画，连声称妙。舟子曰：“这还不妙，到顶上去望望才妙呢，且和你到上面寺里去罢！”

二人登山。舟子曰：“我记得这寺里有个和尚叫做什么烟花，只去寻他。”行至雨花宫前，沙弥看见，报与拈花。拈花忙出接见，引入方丈，问曰：“客从何来？”松曰：“我乃龙湫石莲峰契友松月波。闻他迷路逗留宝刹，特来寻访。”拈花曰：“石先生曾到过敝寺，秋初已入秦去了。”松喜曰：“他既入秦，不必言矣！动问这寺中有一个朗砖和尚，欲烦引见。”拈花曰：“家师云游，尚未返锡。”顾舟子曰：“又是你的船，好奇怪！亏你怎生复进得来！”舟子曰：“那南北两京的路都是熟的，希罕这个所在。”

松涛又问：“这贵处可有什么水名濯锦的吗？”拈花曰：“濯锦溪围绕山麓，这山下一村名赛桃源。”松曰：“不料今日连人连地都寻见了。”遂取囊中岭图，行出冈前，四望群峰，或起或伏，如揖如拱，或蜿蜒如龙行，或狰狞

如虎踞，或如美女颀妆，或似侍臣鹄立，或青葱如黛染，或飘忽如雨来，烟云万状，尽摄两眸之内。下瞰赛桃源，展图对看，喜曰：“锦水花村，果与画图无异！”拈花曰：“此图从何而得？”松曰：“此系去年尊师在敝梓赠与石友，临仿而得。”拈花谓松曰：“石先生来时，原住寺内。后与村中水散人相善，移到他家住了数月。前日有人下山，闻得村内人说，近日曾差人到此探望，不知果否！”松曰：“既如此，便当下山问个端的。”遂令舟子将行李搬到寺中。

拈花陪松同至水散人家。散人延入。拈花先为通其姓名、来历。松曰：“闻翁曾为敝友下榻，说他去后曾差人到此，特来问个详细。”散人曰：“日前曾有使来，贵友已抵幕府月余了。足下何所闻而来？”松述秦中书到，并已出门寻访，途遇舟人之事。散人曰：“贵友到彼不过相探。山公屡招，却是为何？”松曰：“翁有所不知！山公有女，意欲馆甥，屡屡招他，盖为此事。”散人暗想：“前书果然是真。”拈花曰：“有此喜事，石先生怎肯逗留数月，躲迟花烛之信？”松曰：“言虽如此，此事山公留心已久，敝友坚执不从。今番虽然到彼，意在一探而已，恐此事亦未必谐。”散人亦无言，遂设鸡黍，留松宿其家。清氏谓散人曰：“连日的气还不曾淘了，还要来什么敝友敝友！你由他寺里去罢了！留他怎的？”散人曰：“地主之谊，本应如此！”

采苹闻说有人来访石生，从屏后听见松涛言语，入见盈盈曰：“姊姊，龙湫来了个姓松的，说是石相公的朋友，到这里来寻他。想就是那松什么波了。”盈盈曰：“他怎么晓得寻得到此？”采苹曰：“他说遇见了前番来的舟子，寻到此处。老相公留他住下。我听见他说，山家久已要招石生为婿，他坚执不从。此去不过探望，这事必不得谐，他这话有些根据。”盈盈闻言，益信前书之谬。

次日，松涛欲别，散人曰：“足下更欲何往？”松曰：“既得石生之信，还当入秦一访！”散人曰：“路途劳顿，且再停一日去，不为迟。”松涛遂止。少顷，舟子下山，来到散人家问松去住，松曰：“的于明日早行，还是你的原船出去，还要前进。”舟子应诺。散人陪松涛往赛桃源前后周游一遍，舟子随之。松见居处男女俱清洁可爱，谓散人曰：“贵地溪山久入寤寐，虽暂时分手，终当同作主人。”舟子曰：“山上望下来没多大一块地方，走着这样宽展，这所在真好！可惜不近大路，没有生意做，不然我也搬来住了。”采苹闻松涛欲到秦关，复催盈盈作书。盈盈至暮，灯下写就，将前伪札一同封入。谓采苹曰：“书虽写了，怎好付他？”采苹曰：“不难，叫采绿拿到书房，只说是我家大官人寄与石相公的，相烦顺附。他初来，不知底里，必不疑心。叫他不必与老相公说知。”盈盈笑而许之。遂令采绿持送。采绿送到书房，照依前

说。松涛接书曰：“你去说书我收好了，请大官人出来会会！”采绿入告。盈盈曰：“如今怎生回他？”采苹教采绿云：“你说官人有恙，不得亲会，多有得罪了，那封书一定要到的。”采绿覆了松涛。

松涛次日别了散人、拈花起身。拈花笑问舟子曰：“你这呆子下次可还来么？”舟子曰：“走熟了，只怕再来望望你也定不得。”

#### 第二十四段 出桃源散人归合浦 泊江塹梅萼会盈盈

散人自得秦中来信，深念其女桃夭之事。寻思赛桃源无可与偶，遂决意归合浦。盈盈闻之，不茶不饭，暗自忧煎。采苹曰：“悲欢离合，自古难全。姊姊既信得过石生，石生岂信不过姊姊？况那和尚诗中明说着：‘求凤入五羊’。将来石生必有入粤之行。我们回去亦属预定。”只数言，将盈盈无限愁肠豁然尽释。

散人择日束装。拈花与居民闻知，俱来送行。散人作书付拈花曰：“仆还乡念切，不及待和尚返锡，数字留别，烦为转达。”拈花敬诺。行期既定，盈盈率采苹到斋，将壁上粘贴诗画尽行扯去，独将石生所书对联用水口巽湿，揭下收藏。

盈盈倚窗棂凭曲槛，对幽花抚修竹，慨然叹曰：“十余年赏心之处，一旦舍之而去，情何忍也！”采苹曰：“我见那和尚帖内说‘欲见朗砖，三登绣岭’，知他明岁必来。姊姊何不留诗壁上，使石生见了好谋入粤。”盈盈甚喜，题写于壁云：

楚云遮不住，一叶下西风。

梦断雄关外，魂留香阁中。

要盟坚白首，素壁表丹衷。

早奋青鸾翼，遄飞合浦东。

散人遂于是日东发，率妇女登舟，鼓动木兰。盈盈回望绣岭，黯然泪落。母曰：“怪你不得，从小在这里生长，倒像是离了家乡！”

舟出溪口，顺流一叶，其快如飞。一夜，舟泊江塹，有小舟后至，附泊船边，即梅萼赴粤之舫也。时积雪初霁，寒月映波，盈盈与采苹出坐船尾，见邻舫悄无人语，惟有江声月色做弄寂寥。盈盈回顾久之，抱住采苹曰：“对此凄凉景况，使我心魂如失。”采苹曰：“进去睡了罢！”盈盈曰：“睡与坐一样，再略消停一会。”采苹曰：“日里听见老相公说，前途有个庾岭，我们还要过那岭去。远一步，替姊姊愁一步。一往东，一往西，几时得有会面日子？”盈盈长吁曰：“自恨离群飞不去，凄凄片影落沙洲。”

梅萼卧不安枕，耳边唧唧啾啾，分明听见咏其雁图赠别之句，惊起开篷，见二女露坐，亦低吟曰：“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采苹背坐



曰：“这空江上那里来的一阵寒香？”盈盈曰：“邻舟有女子吟诗。”采苹回身曰：“雷门前谁在这里敲布鼓？”梅曰：“布鼓藏得不牢，被人窃去了！”采苹不知所云，梅问曰：“你们从那里来？”采苹曰：“我们从荆南绣岭来。”梅喜曰：“正欲一访绣岭消息，何幸不期而遇！”采苹曰：“你怎么知道绣岭？”梅曰：“我从龙湫来，见过那图。”盈盈讶曰：“龙湫是石生故里。”梅曰：“那个石生？”采苹曰：“你既见过绣岭图，就该晓得这人！有个莲峰可认得么？”梅曰：“我只在他东邻第几家，怎不认得？”采苹曰：“你可知道他如今在哪里？”梅曰：“他母舅山总戎招他入陕，离家半载，陕内招书又到。正在惊惶，谁知随后到陕，即有回书，说迷棹入楚，在绣岭逗留数月，家中才得放心。”采苹曰：“这话纤毫不差。”盈盈曰：“还有话动问，意欲相屈过舫一叙，可使得么？”

梅听二女之言，并诵己之诗，知石生书内所云联姻绣岭，必是此女。遂取岭图藏入袖内，悄过邻舟。时两船之人俱已鼾睡。梅与盈盈促膝而坐。采苹睇视二女曰：“是巫山？是月殿？何意嫦娥得逢神女？”二女执手相看，亦各惊喜。盈盈问曰：“姊姊既与石生为邻，知他家内还有何人？”梅曰：“他家中只一老母。”盈盈曰：“可知他曾否牵丝？”梅曰：“龙湫地面谁不喜得他为婿？怎奈他遴才选貌，比棘闱取士尤严。那些有一无二的都被他看做落卷，竟没一人中式！”采苹曰：“这等说，你想是他家远邻，不知详细，他现与山姓谐姻，怎说无人中式？”梅曰：“这事我也略闻：山家欲求坦腹已非一载，那女子无缘，石生固辞不允。他几时有谐姻之事？”采苹向盈盈曰：“他这话与那姓松的如出一口，那封书是假无疑。”梅曰：“可是他故人松月波么？”采苹曰：“便是。你这邻舍真不是冒认的。”梅曰：“这人为寻访石君，原来他也到过绣岭？”盈盈曰：“松君来时，石先生已入秦。他访知此信。也往秦中去了。”梅曰：“聚谈半晌，意忘了请教姊姊贵姓？”采苹曰：“我们姓水。”梅曰：“舟中还有何人？”盈盈曰：“老母清氏，家君散人。”梅曰：“姊姊雁行几人？”盈盈曰：“高堂二白，只妾而已。”梅曰：“这位姊姊呢？”盈盈曰：“侍儿采苹。动问姊姊贵姓？”梅曰：“妾也姓水。”采苹曰：“原来是一家！”梅曰：“闻石君家信说，与绣岭水氏联姻，莫非就是姊姊？”盈盈赧然无语。采苹曰：“原来他家里也知道了。”梅曰：“非姊姊不足为石君偶。适言假书是为何事？”采苹言秦中遣人绝亲之事。梅曰：“说那里话？石君家报现从秦署赍发，并不闻有只字提及山家之事。来书之伪，自不待言。何不寄书到彼，以破其计？”盈盈曰：“曾有数字托松君寄去，未知能达得否。还要动问，适言绣岭图从何而见？”梅曰：“去年有一游僧将图赠与石君，至今传遍龙湫，何人不见？”盈盈曰：“游僧乃绣岭雨花宫朗砖和尚，画

图乃余拙笔。现见石生密带身旁，彼中安得遍有？”梅曰：“原来是姊姊的妙染！”乃向袖中取画，展向盈盈曰：“这可是么？”盈盈细看，与己作一样精神，不能复辨。惊疑良久，乃曰：“我已省得。还有一事动问，龙湫有二妓：一姓梅，一姓柳。他二人已出青楼，能诗善画，闻与石君情好甚殷。我现藏其所赠云雁图，此图必出二女之手。可知其详？”采苹曰：“可见他二人容貌如何？”梅曰：“闻他二人容貌颇佳，谅不及姊姊。”盈盈曰：“又闻他同居不字，却是为何？”梅曰：“听得二女辞楼皆由石君所感，他两人深被厚德，意欲同赋小星，以明知报也。不知真假如何？”采苹曰：“你便怎么晓得这详细？”梅曰：“因属气节，敝间竞传，故悉颠末。”盈盈曰：“贤哉二女！不知可有缘分得与同居否？”梅曰：“姊姊远离南服，今欲何往？”盈盈曰：“祖居合浦，家君决意东归，幸得与姊姊相遇。”梅曰：“姊姊既已还珠，石君复到绣岭从何知道？”盈盈曰：“敝梓彼已知之，我临行又留诗在壁，必然入粤来访。动问姊姊欲往何处？与谁同伴？”梅曰：“妾幼失怙恃，有姑母住居梅岭，到彼相探。舟中只一邻姬作伴。”采苹曰：“这等说，我们是同路的。”盈盈曰：“审音察貌，姊姊必非庸人之妇，际此隆冬孤行千里，定非无故！”梅叹曰：“妾薄命，衷肠难诉！姊姊既与石君有约，有日必抵龙湫。妾亦不久返棹，再会有期，中情不白自知！”

时已宵分，梅萼取图起别。盈盈曰：“适然相遇，自觉情不忍释。”梅曰：“中怀依企，妾亦具有同情。”采苹曰：“我们总是同路的，明晚将船还泊在一处，大家再好会会！”梅曰：“这却甚好！”盈盈先令采苹入内收拾被褥。采苹曰：“枕头尔放处都不似在家时，怎生睡？”梅曰：“好一位大姊！言词典雅。从来兵强悉由将勇，益知姊姊多才。”盈盈曰：“小鬟喋喋，姊勿见笑。”

## 第二十五段 战西秦函关退木客 开东阁幕府赧松涛

山中木客喜音律，解吟咏，僭号称王。大开韵府，招集诗豪，得吟哦军十万。遂筑吟坛，拜诗魔为帅。其军分平上去入四部。演为蜂腰、鹤膝等八阵，开十五国之风，惟秦最强。遂谏吉兴师叩关请战。山公先点强兵把住潼关，传诸将共议破敌之计。诸将皆曰：“噤喉二处，皆称险阻。为今之计，无如多积粮草，闭关守住要害，敌兵资竭力疲，必自散去。我无折矢之劳，坐收其效。此万全之策也！”公艷然曰：“君等差矣！山魃猖獗，妄自称干，关中带甲百万，破此小丑如摧枯拉朽。正当砺兵秣马，灭此朝食，岂可闭关示怯，为敌所笑？”诸将皆不敢言。

公遂令谷应领兵迎敌。木客笑曰：“武夫欲以力胜，先自失计。”两军相接，谷应一战而北，引军入关。公闻谷应兵败，大怒，点齐部曲，亲自出兵。

石生入见，问：“何以战？”公曰：“尔书生何知军旅之事？”遂出战。木客下令，军中尽披穿山甲，前军竖五十旗，右军执赶山鞭，左军使开山斧，与公战于夕阳。公大败，师尽崩裂。木客乘胜驰之。公正被困，忽一人徒手奋呼，阻截其势。木客师辟易不敢前。公入关大惭，问其人曰：“壮士何来？”对曰：“将军同里松月波，因访令甥石莲峰到此。见公被困，故不辞一臂！”公喜，邀入幕府。

石生闻山公师败，笑曰：“不知敌情，焉得不败？”及闻松涛至，二人相见大喜。生曰：“别来寤寐不忘。何意吾兄远游到此？”松曰：“自贤弟出门之后，深叹索居。孟秋，山公书到，说你未至，尊堂十分惊骇。我和笼碧知你不到必是中途有阻，只得出门寻访，以慰尊堂之心。”生谢曰：“劳兄远涉，何以自安？我到此已是七月将尽，舅父说刚有书回，我知家中免不得惊疑，随即遣人回家，不料吾兄先已出门。”松曰：“既遣人回。也免得家中悬念。”生曰：“笼碧近况如何？”松曰：“他安无事，不过如此。府上与梅、柳俱是他照看，吾弟可以放心。”生曰：“蒙他相看，胜于骨肉，心实抱歉！”松曰：“相知周急，事极寻常。况他丰厚之家，更当如此！”生复询二女，松曰：“别后我二人并不曾到他家去。来时曾去作别，两人凄凄困守，容貌比前减多了。”生甚慨叹。

松涛正欲言入绣岭之事，适山公来招二子入营问计。二子随同入中军。公自战败，令谷应坚闭潼关，不敢再出。木客令诗魔扎住关前，昼夜推敲，声势甚盛。松谓公曰：“吾观敌人有倾岩赭岭之雄，公诚不可与争峰！”公曰：“吾方欲励兵益众，以图必胜。如足下言，将如之何？”生即曰：“甥早已探知敌情。御此敌安用长枪大戟？直须赋诗，退之可也。”公曰：“即如子言，宜速为计。”生与松涛计议，谓松曰：“吾欲先为茗战，君意若何？”松曰：“一路被村醪所困，正欲借此洗发精神。虽非所长，愿佐旗鼓。”

生将军中亦分四部，建陆羽、龟蒙、毛文锡、卢仝四帜。上锈龙团凤饼之状，色尚紫，名紫云堆。两人各率二部：涛名松萝军，生名石花军。齐到关上。敌兵望见旗枪林立，遂来挑战。两军开关迎敌，七战而诗魔退舍。松萝、石花二军皆翊翊风生。石生复决蒙泉以灌之，腾波鼓浪，沸声如吼。敌兵荚战两军，遂列于关外。木客闻诗魔战败，并力御之。山公亲往犒师，谓二子曰：“敌虽暂退，终相持不下，奈何？”二子曰：“破敌必待夜战。”公曰：“夜战宜多张火鼓，以助军威！”二子曰：“无庸。”

一夜，四天锁碧，皎月当空。下令军中按甲束兵，各依节奏高歌赵宋、元、明之诗。敌军闻之，莫不技痒。诗魔与木客同登壁垒，倚月静听。诗魔曰：“宋以词胜，元以曲胜，明以文胜。五七言皆平弱无奇，不足畏也！”木客



遂令军中歌而和之。次晚，二子复令大军稍前，歌初、盛、中、晚四唐诗。木客曰：“此非晚夜之比！”诗魔曰：“诗盛于唐，调虽高，犹未尽善。歌而和者如故。又次夜，二子复令军中歌晋魏六朝及两汉诗。木客惊曰：“语和而庄，义严而密，又非前夜之比！”诗魔心颇怯，不能应。军中寂然无声。二子笑曰：“山鬼伎俩已露，益以后劲，立见荡平矣。”松涛编板屋，得《小戎》妇女千人。至夜，两军翊翊，直逼敌营。或击瓮，或叩击，呜呜然齐歌秦风《车辘》、《四铁》、《小戎》、《蒹葭》、《终南》、《黄鸟》、《晨风》、《无衣》、《渭阳》、《权舆》十篇，敌兵大败，诗魔降，木客夜遁。

山公闻捷大喜，出关相迎。大军凯歌《六月》，振旅入关。营中置酒命乐，欢声洋溢。公亲酬二子，松曰：“非石生不为功，草鄙之人何与？”生曰：“克敌皆吾兄之力，何多让也！”公曰：“左提右挈，勋实相等，行当表奏，以彰懋德！”生曰：“松君虎贲之士，表荐允宜，甥不过逢场作戏，何能之有？况扳花念切，军功亦不敢当。”公嘉其志，尽欢而散。

二子同入卧所。松曰：“近日军中劳攘，未曾问你迷途入楚之事如何？”生想曰：“我遣人回，你已出门，怎知我迷途？”松曰：“岂但知道，绣岭水散人家我还睡了两夜来的！”生曰：“好奇怪！你怎生到得彼中？”松曰：“此话更奇！绣岭不在宇宙之外，你能到，何独我不能到！你且说迷舟一节。”生曰：“说也奇异。来时舟泊金坛，被江风一夜吹送到彼。原来去年赠我画图的朗砖和尚就是那岭上雨花宫的住持。我在寺中住了半月，因识水翁，移到他家。来时和尚未回，惜不能一见。且问你从何知道，寻到那里？”松曰：“我也是到了金坛，巧巧遇见从前载你的舟人。他口夸江风吹送之快，因而问得消息，就上了他船，同入绣岭。长老还不曾回寺，拈花和尚说你与水翁相善，你到这里就遣人到彼候他。我因此与他同到他家访问明白，蒙他留住两晚，遂即作别。那里面山水幽奇，果是一幅天然图画！惜不曾久留，细加探赏。”生曰：“且慢！我并没有遣人入楚。你见水翁可曾问他？”松曰：“我只问你入秦之信。遣人不遣人不曾问他，他也没有提起。”生曰：“我怕是和尚误闻。”松曰：“我还忘了，水家郎有书带来候你。”遂取书付生。生接书，知是盈盈所寄。问曰：“这书谁付你的？”松曰：“那晚刚欲就寝，有一七八岁小鬟送到书房，说是官人所寄。我要请会会，回说有病，不能会客。”生笑云：“此事你可与散人说知？”松涛摇首。生持书不发，又曰：“原来这和尚还不曾回寺。你还不知他神异，他去年还有赠我诗句，幻而难解。中有‘江帆误张’、‘函关奏凯’之语，神奇乃尔！”松涛甚是惊异。时涛被酒先睡。生挑灯开缄，见书云：

锦水烟深，花赚渔郎之棹；草堂日暖，竹留君子之车。地非洛浦，而遇陈



王，人喜东墙，而邻宋玉。题红一叶，和锦字以缄怀；丽落千言，将衍波而索赋。乌栖曲泣鬼惊神，白（歌萦心系念。含羞掷果，偶来月下之游，回顾雕栏，遂并星前之椅。清淡霏玉屑，侍见满泛绿昌明；良夜剔银灯，棋子敲残红蓓蕾。联诗联袂，君谬许为情所钟；如友如宾，妾愧佚于礼之外。一诵游僧之句，方期白首同心；忽闻阿母之言，暗惜红颜薄命。感君情切，使妾心柔；遂致私诚，共申信誓。百年凤卜，恩向碧海俱深；一曲骊歌，魂与玉鞭齐掉。秋风吹雁路，别思方殷；远水报鱼书，愁心倍炽。帷房密约，亲何难于吹处求瘢！幕府佳期，妾独能于真中辨假。谓此情之甫定，况分袂之匪遥，纵彼美之可亲，宁弃予之太速。指星誓月，君非无媒；接木移花，妾何敢信？是用略陈鄙陋，谨和伪札以同登；惟祈俯念盟言，共守贞心而不变。蒹葭白露，思以间而益深；契阔死生，情以舟而倍笃。楚云秦树，魂梦徒劳；逆旅异乡，珍重为祷！

生览书大惊。复观伪札，知为山公所使，心大不悦。松方鼾睡，生急推之曰：“快醒！快醒！”松觉曰：“怎么你还未睡？适才梦去，正与敌人鏖战，被你推醒了。”生曰：“且莫说梦话。我问你，你到水家，水翁可有什么话说我？”松曰：“他不曾说你什么。”生曰：“怪道那和尚说我别后曾遣人到彼，他却不错。”松曰：“是谁遣去的？”生曰：“说也可笑，既称知己，我不敢瞒你。水翁并没有儿子，只有一女，貌比夷光，兼工铅槩。房中有一妙婢，名唤采苹。因其婢得与相识，别时曾与密缔丝罗。来到这里，舅父屡以亲事相强，我无奈，告以曾与水氏联姻。谁知他伪托我言，遣使持书到水家绝亲，将我从前之事一朝破露，岂不羞死！”松闻言，披衣起坐曰：“这等说来，书是尊阃所寄？我道你迷途甚奇，原来有此奇遇！书何所言？”生移灯近榻，以书示松曰：“珠玉之心，千伶百俐，早已识破是假。区区离间，从何而入？”松见书曰：“读其书，知其人，真是闺中英隽。好笑阿红说寄书的颠倒，瞒着鱼雁，我倒被蛾眉赚了！”

石生一夜无眠，次日即欲辞别起身。山公问松涛，得知其故，大惭，谓生曰：“姊无缘，我也不再强你。你冒雪归家，如甥舅情何？”生决意欲行，公不听。自是，馆甥之念遂绝。

一日，松谓生曰：“缘虽前定，君于中表诚为薄情！”生曰：“知我罪我，我皆由之。舅父既不我强，我倒为他觅得佳婿。”松问是谁，生曰：“君宁学王魔诘作老鳏耶？”松曰：“你敢是说醉话？”生曰：“我不醉，话也不错。正欲借此谢罪红妆，你不要看我的样！”松止曰：“切勿轻举，自讨没趣。这两日睡梦不祥，夜来自梦睡在床上，一人递与我一只小鸟，我接过来看，却是死的，又放在枕头上，不知主何应兆？”生拍掌曰：“梦兆甚祥，姻事必妥

！待我解与你听。你睡在床上，乃坦腹之兆。鸟死乃羽卒，合来是一‘翠’字，家表姊小字翠微。放在枕上，岂非共枕之先验乎？”松涛大笑曰：“恐未必如君所解，且未知山公之意如何？不可造次。”生曰：“造次也必于是了。”

遂烦谷应为媒，且曰：“入楚伪札汝必知情，令你戴罪图功，务须力赞。”谷应来与山公言。公以石生之事不谐，正尔抱闷，闻谷应之言，暗想：“松涛虽恬雅不及石生，其英传俊拔亦世所罕俦。”颇动于中，以语翠微，翠微无言。公遂允其所求。生大喜，谓松曰：“庶几不负吾兄此行，弟亦借此以酬知己。”松涛解所佩琥珀以为聘。公受聘，遂择吉以女妻涛。

## 第二十六段 红锦辞牵宦室 明珠飞入龙湫

云影自随其岳和公之合浦，阅报知秦中奏捷皆由松、石二子。喜涛已与生会，遂作书邮寄入陕。石生闻云入粤，忧曰：“二兄相继出门，弟家与二女更有谁倚？”松曰：“他既出门，必安顿妥当也，不消虑得！”亦同作书问讯，并言松涛入赘之事。云得书大喜。会卿云出诏，令二千石以上俱贺表。云为其岳属草表上，人主悦，锡予甚厚。和公欲举云，云辞曰：“我本无心出岫，区区浮名，非我志也。”遂止。

时散人已抵家。盈盈自出绣岭，怯怯腰肢怎禁得千里辛苦！兼之暗抱忧心，渐觉朱颜憔悴。又见住居湫隘，绝非锦溪之比，两道春山锁成一处。采苹在旁时时劝慰，或调琴以待弹，或展枰以对奕，或歌其旧时佳句，以博开颜。盈盈赖此得稍舒蕴结。

有人送槟榔至，散人曰：“此方瘴气甚多，中人即病，惟食槟榔可以除之。盈盈谓采苹曰：“老相公说此物能除瘴气，只知山瘴可除，不知我愁瘴几时得消？晚于灯下集药名诗一律以自遣：

小院重门冬漏长，炉烟销尽水沉香。

昏黄连夜云兼月，契阔怀人参与商。

敲竹每防风搅梦，疗愁终没药堪尝。

郁金常薄寒灯暗，强染乌丝续断肠。

邻有宦室，闻水翁有女，即来求婚。盈盈闻之，悲愁涕泣，几不欲生。清氏诘问采苹，采苹复陈前事。清氏谓盈盈曰：“痴心女子负心汉，这话真不差！石家儿夫妻举案已经数月，你还盼他来，便白了头也盼不到了！昨日来说亲的人家虽是宦家，听得说他儿子是痴的。我想起什么痴，大人家儿女任着性子，多有得是这样颠狂的。我也不肯轻许他，如今也才得到家，且慢慢打听，怕寻不出好女婿来？”后宦家复央媒来问肯。散人问清氏，清氏曰：“你好没主意，回他就是了。你有多少女儿愁嫁不出去，要送与那呆公子！”散人曰：“我也犹豫不决，明日一心回了他罢！”次日覆了媒人。

宦与君守和公乃同年相好，见姻事屡求不遂，以托和公，欲以势相笼络。和公却之不得，遣役持帖来招散人。散人惊疑，不知何故。及到署，和公令云影入书房会散人，告以宦室求婚之事。散人曰：“老朽久客他乡，携眷初返，百务倥偬，何遽及此？况自度金屋茅檐势同霞潦，亦不敢柳扳！”云曰：“只须缘分相投，贫富贵贱在所不论。某宦之意甚坚，翁何不俯就，以全两家之好？”散人曰：“翩翩公子何虑无闾闾门楣，岂其食鱼必河之鲤？这却断难从命。”云见散人坚辞不允，遂不复言。

茶毕，云问曰：“翁向来作客何处？”散人曰：“客居荆南绣岭已数十年，近日甫回。”云讶曰：“绣岭可就是赛桃源么？”散人答曰：“便是，先生怎么晓得？”云曰：“曾经见过，怎不晓得？”散人曰：“彼中人迹罕到，间有来者，仆必知之！先生来自何年？仆何未识面？”云曰：“身虽未到，这地方倒也识得。动问龙湫有一石莲峰，今春因入陕迷路到彼，曾会此人否？”散人曰：“仆曾为石君下榻。君从何而知？”云曰：“不才云笼碧，与石君同里，相契最深。他秦中书回说，曾与绣岭水氏联姻，借问彼中可还有贵同宗么？”散人曰：“只仆一家。”云曰：“如此石友所聘是令爱了？”散人曰：“先生不知，石君已为山总戎东坦。”云曰：“非也。山家姻事已成画饼，翁却未知。”散人曰：“说那里话？他秋初入秦，随即合卺，还有书寄仆，怎说已成画饼？”云曰：“翁误矣。与山公令爱合卺，及敝友松月波，非石君也。”散人摇手曰：“先生误，非仆误也。松友为寻访石君，也曾到过绣岭。石君来书在前，松友入秦在后，如何扯得到他身上去？”云不复辩，只令书童取出二子所寄之书云：“不能为公辩此。二友数日前才到之书，请看，便知孰误孰不误！”散人见书，惑滋甚，问曰：“山公有几位小姐？”云曰：“山公乏嗣，只有石君一位表姊。”散人目云曰：“哦，也是这样！”云曰：“石友纯笃之士，既与翁约为婚，宁肯复作他人之婿？向闻山公欲以此相强，敝友坚执不从，寄翁之书必非石友亲札”！散人始悟前书之伪。

云复出绣岭图，问曰：“画中佳景，翁当熟识。”散人曰：“此图乃绣岭寺僧朗砖所藏，先生从何而得？”云曰：“去年那和尚到敝梓，将此图赠与石友。石友转赠于我。请问赛桃源真境较此如何？”散人曰：“虽得其形似，个中曲折尚有未到。”云曰：“有此妙境，恨不能旦暮遇之。翁反弃之而来，却是何故？”散人慨然曰：“鄙意亦难以相告。此图与二君之书乞暂假带回，即当奉璧。”云许之，复问曰：“适言宦室之事，不曾请教闺英有几位？”散人曰：“说也惶愧，衰年朽质，也只有一个弱女。”云曰：“这等就是石君的尊阉了！翁勿负敝友之约，宦室之求，吾当力拒。”

散人持书与岭图作别回家。清氏忙问何事，散人曰：“便是昨日辞婚一节



，他要寻个有势力的媒人弹压于我，岂不好笑？”清氏曰：“你怎生说了？”散人曰：“我已矢口回绝了。只是回了一家，就许了一家来了！”清氏惊曰：“是那一家？又这样草率？”散人曰：“听我说，他是龙湫人，乃石莲峰的契友。说石生到秦后曾有书回家，说与我家结婚，并不曾做山家女婿。”清氏曰：“我不信！依他说，那从前寄来的书是谁写的？”散人曰：“更有可笑，方才他说山家也只有一个女儿，原要招石生为婿，他坚执不允。这句话当日到绣岭来寻他那姓松的也曾对我说过。说起来，那封书竟是托名假造的。前边说着我也不信，他把二友寄与他的书取出来，我看这却不错，山家才是近来招赘了那姓松的了！”清氏曰：“原来有这样委曲，我想他也不该写那一封书来！”散人曰：“我现将石生寄与这姓云的书带回来了，你拿去与女儿看看。”清氏指画曰：“这是什么？”散人曰：“是女儿画的绣岭图。去年郎砖赠与石生，石生转赠他的。我也带来看看！”清氏曰：“你如今说将女儿许他，对那个说？”散人曰：“方才承这姓云的十分叮咛，他却不知我家的原委。我暗想：这段姻缘竟有九分天意，不如还留与他罢！”

清氏持书入房曰：“我道这后生难道这等劣薄，原来入赘山家是那寻他的朋友！”盈盈突闻母言，不知何谓。清氏细述前事。盈盈闻言，并看二子之书，暗中生喜。采苹曰：“姊姊神见，早已识破是假，何待今日？”盈盈展见岭图，讶曰：“此图与邻舟女子所带无异，也是梅、柳所临。”清氏曰：“何处邻舟？那个梅、柳？”盈盈复为母言二女辞楼之事。清氏曰：“这生不但才貌出群，更兼德行可嘉，是你与他有缘。巧巧今日会见姓云的，才晓得从中关节。如今你父亲要将你许他，我们又离了绣岭，万一他不来，岂不又相耽误。”采苹曰：“那和尚与他的诗上说得明白，不用疑心，他一定是来的。”

次日，云影来谒，言已谢绝宦室。散人甚喜，出书与画还之。云曰：“翁今是疑是信？”散人曰：“仆还有一言，虽承贵友不弃，但吴粤相去甚远，仆暮年无倚，将来作何归着？”云影沉吟良久，曰：“不才有一善策，欲了向平之事，当曲全儿女之情。若依愚见，翁向来客居异地，不若明春携家同到敝梓，待我作书招石友回家，成全佳偶。一则可免敝友寻访之劳，二则又有翁婿相依之乐，岂非两便？”散人低回曰：“这事还待与寒荆商议。”

云去，散人以语清氏。清氏曰：“这却使不得！不知深浅，冒冒失失到了那里，万一从中有变，明日进退两难，讨人耻笑！”散人心亦不定。后云影时时来访，商及此事，散人曰：“虽蒙先生赞美，究不知令友之意如何，仆终不敢冒昧到彼相就。”云曰：“翁于入楚之书，信所不当信；于学生之言，疑所不当疑。学生愿为执柯，包无差误。”散人自从到家，见亲友凋零，人非物换，虽回故里，无异他乡。感云力劝，复与清氏计议，遂萌入吴之念。



越明年，烧灯初过，云影欲回，促散人偕行。散人之意遂决。云择日别其岳，与散人举家就道。盈盈谓采苹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席犹未暖，又复长征，怎禁得这般困顿？”采苹曰：“不遇云相公，怎便得住龙湫？若非回粤，又怎得与云相公相遇？这来去之关键甚大，却不徒劳。”盈盈曰：“蜡丸诗云‘尽道珠还珠复飞’，真如烛照！”

数计一路山程水驿，到得龙湫，又是仲春将尽。既抵家，云影入门，书带看见，连忙报知碧娘。碧娘见云影，先询其父之安。云亦随问石生之母。碧娘曰：“自你出门后，我就接来同住。如今现在我家，甚是平安。”云大喜曰：“得卿如此，我亦心感。”云见生母，母谢曰：“老身一家打搅府上，承大娘多般照看，十分感愧！”云曰：“正该如此。只是家常定有不到之处，还要见谅！”随令家人搬取行李，告生母曰：“还有一事恭喜，小侄已为莲峰挈眷归矣！”生母惊问，云影细述前事。母曰：“去年大娘说他陕中来书，说与绣岭水氏结亲，我正愁他山遥路远，日后怎生处置，又蒙如此劳心，愚母子何缘蒙贤夫妇周全备至？诚何以报？”

时采苹与采绿先入室。碧娘见采苹曰：“婢且惊人，美人将如何？”少顷，散人率妇女进门，碧娘延清氏、盈盈入内。清氏与生母相见，各申姻娅之谊。随命盈盈拜见，母拉起，喜曰：“此真吾儿之配！”清氏复向碧娘致谢云影玉成之德。碧娘私语云曰：“石君得佳丽，你又输他一筹！”云笑曰：“所性不同，我只道你好。”碧娘曰：“我房里还有一个佳人，你去看看！”

云进房见柳丝，即问曰：“你在这里？怎不见梅姊？”柳掩泪曰：“自君别后，有一狂且作难，只得暂避君家。梅姊携阿姥避往庾岭去了。”云惊问作难之事，柳备言之。云曰：“这都是我出门之故，他不同来，独往庾岭，却是何意？”呼碧娘曰：“我交你两个，如何少了一个？你难道不该叫人去留他？”碧娘曰：“柳姑娘你听么，我说这场埋怨不能免的。”柳曰：“大娘再三劝阻，他决意要去！”云曰：“去时曾有何说？”柳曰：“说待石郎回来，遣人到彼接他。”云曰：“可惜我们往庾岭经过，当面失之。你二人如此，始不负石君之约，且待回来去接罢了！”

云妻引盈盈见柳丝。柳丝先已知之，延入房中，倒身下拜。盈盈急扶住曰：“姊姊怎行此礼？”顾碧娘曰：“动问此位是谁？”碧娘曰：“这是柳姑娘。”盈盈不待其辞之毕，心已明白，便曰：“敢就是画雁图的柳家姊姊么？”柳丝羞惭俯首。盈盈曰：“知名已久，今日幸会。向闻与梅姊同居，今彼何在？”碧娘为言避难之事。盈盈回顾采苹曰：“如此说，去岁江皋所遇的是他无疑！早知如此，悔不载与同归。”至晚，盈盈遂与柳丝同寝，十分亲切。散人遂暂住云家，云即作书入陕招生。

## 第二十七段 赚仙郎暗香吐梅萼 逢魔女欲海涨涟漪

木客既平，有诏封山公为西岳公，欲寻松、石二子之勋。生固辞，公遂独表松。明春，生别山公，与松涛复入楚，途中暗想：“今番去，朗砖必定归寺。央他撮成此事。”又想：“密约已露，如何与水翁相见？”

及抵绣岭，行到水家门首。见双扉静锁，猛然一惊，忙向邻家询问，始知已还合浦，邻为启户，生入室，见园亭冷落，花竹葳蕤；苔生遍阶上绿痕，尘扑满斋前碧槛；人声寂寂，鸟语啾啾，不禁心魂立化。转过湖山石后，见角门虚掩，生入盈盈卧室，悄然独立，似醉如痴。忽睹壁间诗句，暗尘残墨，拂拭重新，几回吟咏，中心如搅。猛忆蜡丸之诗，瞿然曰：“五羊之行，在今日矣！”

时拈花闻生来，即下山到散人门外。邻有童子入招，石生自思：“我何忍见此辈入室？”对童子曰：“烦你说，即刻就到寺中来拜，请和尚先回。”童子出语拈花，拈花回寺。石生对壁徘徊，情不能释。天将晚，生向邻家另取一小锁，将房门锁固，黯然出户。

居民闻生重来，俱到门前见生，齐通款曲。一人曰：“当日水翁在这里，石先生有贤主人，我们不敢轻亵。如今屈到舍间暂住，稍尽地主之谊，如何？”生未及对，一人曰：“方才我闻得石先生来了，家中已打扫了一间房子，还是到我家去！”一人曰：“由你们争，且待我搬了行李去。”生忙止住曰：“蒙众位雅爱，本当叩领盛情，方才已许过寺中和尚，今晚且权到彼过宿，慢慢领情如何？”方言时，拈花复令沙弥来接。众人曰：“既如此，我们不要抢，从明日起，大家轮流接待罢了！”石生称谢入寺。

拈花曰：“才得分手，倏忽半载有余。”生曰：“阻隔慈云，竟失通候！动问尊师可曾回来？”拈花曰：“尚未返寺。”生悟“欲见”“三登”之语，知此地必当再造。拈花曰：“先生别后，有一贵同乡姓松，到此寻访，随亦入秦，可曾会见？”生曰：“已经会面。他今为客西秦。借问水翁何故弃此乐土？”拈花曰：“他客岁冬初，不知何故忽动归心。”生曰：“别时宁无一言？”拈花曰：“只留书一封与家师作别，并没甚言语。”是夜，生宿寺中，肠如车轮，不能安寝。因赋一诗云：

一棹行沿锦水涯，款扉重访丈人家。  
幽禽翠竹虚仙馆，素壁香埃扑墨花。  
纸帐依然亲佛火，春风何处觅琼葩？  
天孙果在银河畔，倦客宁辞万里槎。

晨起，即欲别拈花入粤，拈花固留。生曰：“千里劳人非不欲暂息驱驰，奈心上有事，不遑安处。昨承村中诸友扳留，本欲面别，恐被所阻，希为转

政。还有一事相托，水翁之室祈暂为守护，余不久还图来此，切勿寓人于室。”拈花曰：“先生见托，贫衲自当留心。”石生遂复东发。

先是梅萼舟中遇见盈盈，探知二人原委，知石生回到绣岭必投合浦。自抵庾岭，即与其姑言之。时庾岭四面无杂姓，皆梅氏一家。其姑因遣人遍语南北二枝，细访石生过岭消息。一日，石生来到岭下。日色已西，遂投旅店。店主问知姓名，来报梅姑。梅萼闻之大喜，即欲令阿姥往见。姑沉吟曰：“且慢，你既知他与水氏联姻，何不乘机做个先占花魁？”梅曰：“将奈何？”姑曰：“我有一巧计，博取一笑。”遂令店主勿露，嘱小奚如此如此。

小奚答应，来到石生所寓邻肆，高声问云：“今日那绣岭来的石相公可有得过去么？”邻肆未及答应。石生闻声，忙出外呼曰：“这童儿过来，我问你，你是那家来的？”小奚曰：“我是水家来的。”生惊喜曰：“可是水散人家？”小奚曰：“便是。客人怎么知道？”生曰：“我便姓石，是从绣岭来的。闻你主要回合浦，怎生留住在此？”小奚曰：“主人中途染病，不能前进，只得暂住此间。等待相公甚急，今日却等着了！”言毕，飞奔而去。石生喜不自胜，私谓：“天念劳人，中途得遇。”少顷，小奚复来，问曰：“主人恐有差误，问相公有何为据？”生忙出绣岭图，付之曰：“见此小画，便无疑了。”

小奚持画报梅，梅遂令延生来家。小奚曰：“主人卧病，不能出陪，请相公书房安歇！”抵暮，生坐房中暗想：“不知是醒是梦，如何得有这般凑巧？他既说等我甚急，这姻缘不难成了！”梅萼悄至窗前窥看，石生虽跋涉长途，丰姿如故。私心甚喜。

次日，梅姑设帷与生语曰：“自得山家伪札，始知先生不弃寒微，已订闺中之约。本欲待先生回到绣岭与小女谐姻之后，同返故里。奈其父思归念切，匆匆就道。去岁途中抱病，时值严冬，只得暂借一枝。不意今春病势转笃，举目无亲，十分忧患。来时小女曾留题壁上，谅先生见之必然入粤。因此日向通衢访问，且喜昨日果然得遇，先生真信人也！”石生羞愧局踖，并无一语。梅萼窥生，掩口葫芦。阿姥低笑曰：“什么要紧？他脸上红了又红。”梅姑又曰：“贵友松君为寻访先生到绣岭，随即入陕。舍间有书和伪札一同寄来，先生可曾接得？”生曰：“寄秦书、题壁句悉皆见过。前蒙朗砖和尚赐诗，已明示良缘总有波澜，此心何敢辄变？”梅姑突闻朗砖诗之言，不知其由，姑亦语塞，含糊应曰：“足见先生志诚。今老身之意欲择吉，使小女与先生成其亲事，便好同回合浦，未识尊意如何？”生曰：“得遂于飞，可胜铭刻。但愧旅囊萧条，无以为聘。”姑曰：“小女虽愧云英，先生云雁图宁不胜蓝桥玉杵？”生进房大喜曰：“我愁此事不知要费许多周折，谁识一缄书倒为媒证

！”是晚喜不能寐，闻窗外轻呼采苹之声，启户见一女飘然入去。喜曰：“这却是盈盈后影儿，我和你佳期只在旦暮了。”

梅姑择定日期，令梅与生合卺。既进房，梅乃背灯而坐，令一小鬟谓生曰：“请姑爷到前面书房暂坐，姑娘有话请教。”生出房来，到书斋自思：“有话今宵正当面叙，何故却请出房来？”正想间，丫鬟捧一彩笺至曰：“这是姑娘送来请教的。等候看了就要送去。”生又暗想：绣岭已经试过，难道又是难题？”及展开，见诗云：

千里佳期幸合簪，不堪寒雁入云深。  
故园花木萧疏甚，此夕应牵两地心。

生疑盈盈前知二妓之事，故来试己，乃书其后曰：“快哉倚玉！愿足平生。区区剩柳残花，故置膜外。”送至房中，梅见之泪落云：“委身事人者乃尔！”复题一绝云：

当年自负眼波明，误认无情作有情。  
一样丹青谁美恶，岭图珍重雁图轻。

复令送至生处。生见诗惊讶，又见婢非采苹，顿起疑心。

回身入内，见房门紧闭，大惊，不知是何缘故，又碍难呼唤。

正在无计，忽阶下一老媪远立，低叫云：“石三郎心忙意乱了！”生近前看见，惊曰：“你是阿姥！缘何得到此处？”阿姥笑曰：“我是送亲来的！”生闻言大悟曰：“好糊涂也！何顿忘‘南枝预招’这语？我知道了，你快把来的缘由说与我知。”阿姥细述荆棘作祟，柳丝避入云家，已与梅萼到此之事，生疑顿剖。又问曰：“我寄回之书虽云与水氏联姻，从中详细如何知道？”阿姥又述舟中与盈盈相见一节。生甚喜，谓阿姥曰：“适才不知，言语唐突，烦阿姥解围。”阿姥敲门曰：“姑娘看老身薄面，恕他无心之失，开了门罢！”

梅启户，生入掩门，秉烛一看，搂梅肩曰：“我的贤姊姊，相逢异地，真被你赚杀人也！”梅萼低头无语。生曰：“罪本不赦，愿聊暂解今宵之怒，畅叙幽情。”梅曰：“愧且不胜，其谁敢怒？”生曰：“顷闻阿姥，知暴客为灾，逼你冒塞至此，尔情何厚！我罪益深！”梅曰：“妾虽遭颠沛，今幸逢君，亦不为枉！不知柳妹在家怎生悬望？”生曰：“不久即谋归故里，且暂宽心。”携梅手曰：“别怀堆积，和你向枕儿上慢慢吐露。”梅含羞曰：“今宵暂置膜外罢了！”生曰：“愿推心置腹以谢前愆。”

尔时春正，和夜犹永，烛花闪闪，光摇衾枕，二人携手入帷，不知其颠之倒之，作何等撑达耶！欢娱之际，生曰：“自赏花一见，早剧三年，幸今夜甘霖得润枯槁！”梅曰：“损折残花，多谢你这般错爱！”生曰：“可记得楼中



醉醒，执手相挑之事么？”梅曰：“说也羞人，那时节却亏你拿得定。”生将底事说知，梅曰：“原来为此！松、云二君虽语言谐谑，实无此事。自你出门之后，他二人闻你与我姊妹有约，引嫌避隙，足迹罕到。去年秋初，秦中书来说你未到，书带来说了，我和柳妹忧作一团，后直待你自己书回，才放了心。月波为你入秦寻访，可曾会见？”石生曰：“他自入秦建了军功，指日即当授职。表姊姻事已是他承了担头，成亲已数月矣！”梅曰：“这会走着了。不信你苦苦推辞，竟不怕那女子抱怨？”生曰：“他如今得了这乔枝，尽够他了，何怨之有？”梅曰：“自想分明是一信天缘。站在水边，等你过去的鱼儿到口。若论后先次第，未免’臂先尝了。”生曰：“中宫之位具在，这也无妨！”

二人一面谈心，且尽于飞之乐。梅萼将生抱住曰：“哥儿，这一路风尘劳顿，将就些罢！”生曰：“我有一联：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梅笑曰：“我也有一句：兴来今日尽君欢。”生按梅体曰：“玉骨瘦无一把，可知你别后相思。”梅曰：“望君如望岁，留得残躯获亲枕席。”生又抱梅腰曰：“好一束细腰也。”梅曰：“腰细不过柳妹，他穿的裙子还比我差着几个褶儿。”生曰：“且待异时看你和他较个肥瘦。”二人欢毕，交枕玉股，心恬梦稳。天明，梅引生面谢其姑。姑笑曰：“石郎恭喜！只是咒诅水翁害了久病，还须禳解禳解！”众皆大笑。

生住梅岭半月，梅促之曰：“君何竟忘合浦之行？”生曰：“得且住为佳耳。”梅曰：“来日甚长，休得这般眷恋！须念深闺望眼，速去才是。”生遂于次日过岭。途偶一老人，偕至合浦。生问其姓，老人曰：“姓水。”生暗笑曰：“又是一个！”因问云：“合浦有一水散人，去冬从绣岭还乡，知其人否？”老人曰：“老汉亦久客初回，不知其人。既是同姓，必系一家。足下敢是相识么？”生以情告。老人见生风雅，途中十分留心。将抵家，谓生曰：“寒宗支派颇多，客欲寻访此人，且同到舍间暂住。待老汉代访如何？”生本欲先到郡署会见云影，再图寻觅，欲却之，老人固留，遂同至其家。老人纳生孤馆，数日不见。生甚惊疑。一夜，有人叩门。生启户，见一女入室，挑灯看时：

其女貌比无盐，色同嫫母。麻点双腮密布，白铺铅粉半斤。樱桃三寸横量，红沁胭脂一盞。无轮有耳，远观似蓬扇双开；有鼻无梁，细看得平阳一突。眼如箕大，盼欲失惊；发比林疏，擢不能数。闻说腰肢瘦损，裙犹与罗汉合穿；休夸体态苗条，肩正好侏儒相并。

生惊曰：“皇天上帝！从何而降？”女曰：“妾东家弱息，小字涟漪。愁君孤馆无聊，特来与你西窗闲话！”生曰：“啜哟姐姐！我从来不会讲闲话，快请出去！万一被人撞得见，如何分解？”女掩门曰：“都睡得静悄悄的

，还有什么人来？”生曰：“动问蒙令尊代访水散人，何连日不闻消息？”女曰：“你原来还在梦里。这所在姓水的虽多，却没有这分人家。我父亲闻你为求亲而来，舍不得放你，意欲将奴相配。只为一时寻不出个良媒，不好对你说得。”言毕，掩口而笑。生惊曰：“我只道缘何留我在家，原来有这一片好心，岂不折死人也！”女近前执生袂曰：“奴自你来时一见，这几日昼不思餐，夜不思寝，有万千衷曲碍难启口。”生曰：“姊姊素昧平生，那讨这许多衷曲？既难开口，倒是不说的妙！”

女闻生言语无心，一时计拙，故将灯挑灭。生欲出户，被其拉住曰：“我倒有你的心，你反这样装乔！我亦无颜回步，有死而已。”生曰：“你要死，我也要死。既蒙令尊错爱，待花烛之夜竭力奉承。今晚暂求宁耐，实实不敢领教！”女曰：“我看你风流满面，原来这等薄情！”生曰：“情有当厚，亦有宜薄，今晚一时厚不起来！”女曰：“既要撇清，便该做个闭门不纳，怎么放我进来？”生曰：“骤然一见，认不出是神是人，如今还你个见色不迷。”女子将身倒入生怀曰：“你不迷，我却迷了。”生曰：“我是有名坐怀不乱的。”女抱生曰：“冤家！你不乱，我是要乱了！”

生正被缠，忽闻邻家叫喊。生曰：“快放手！隔壁火起了，快去防火！”女曰：“我自家的身子要烧烊在这里，防什么火！”将生紧紧搂定，一口咬住生衣，腰肢乱动，一阵昏迷，渐觉四肢松软。生低笑曰：“这回够了。”乘间启户夜遁。其女凝神息喘，立起身来自己啐了一声，探手将裤裆揉一揉，垂首回房。

次早，石生来谒郡守，即问云影。和公将云邀同散人携妻女回龙湫之事，为生言之，石生大喜。和公曰：“前见秦中来札，克敌乃贤契与松友二人之绩。若论内举不避亲，则一为翁婿，一为甥舅，理当同列荐章。近阅报，令母舅独举贵友，却是何意？”生言力辞之故。和公曰：“贤契与吾婿可谓声气相孚！”亦言云辞荐之事。生索云谢表览之，不胜愉快，是日留住府署，即令人持帖来谢水家，搬取行李，兼寄诗一绝云：

欲寻窈窕赋河洲，岂为魔登咏溯游？

寄语东君莫惆怅，须知泾渭不同流。

老人见诗大惭。

生次日即欲起身，和公再三挽留。生曰：“自去春离梓已逾一载，归思甚急，不敢再留！”遂别回庾岭。梅萼接见问曰：“怎么来得恁速？玉人消息如何？”生言云影入粤，邀取散人已回龙湫；且为梅言朗砖蜡丸诗句，无语不验。梅喜曰：“如此便当同返故乡，免得秋波悬盼！”二人遂即束装，别其姑，携阿姥归。

## 第二十八段 文鸳侣欢谐七夕巧 绿衣郎柳折一枝新

石生与梅萼既离庾岭，归心如箭，连夜进舟。一日，到了龙湫。天初晓，生令舟泊江口，独自先回。闻母在云家，即至云门。云犹未起，闻生来，慌忙下床，提了衣没处寻领，穿了袜没处寻带。碧娘笑曰：“欢喜杀了，没人偿命的！”书带连忙报知主母，又出谓生曰：“柳姑娘也在这里！”生甚喜。云出见生，执手曰：“此一刻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遂引见生母，母大悦。云曰：“你是几时离陕的？”生曰：“弟自春初离陕回到绣岭，复入合浦，得信于令岳，随即返棹。”云曰：“我回家即寄书招你，却不相值了。”生曰：“吾兄之情，非可言喻，亦不敢作套话相谢。闻水翁亦住府上，即烦引见。”

时散人夫妇闻生回，亦甚悦，同出见生，各怀赧色。云曰：“去年宾主，今朝翁婿，百年姻眷从此始矣！”散人谓生曰：“蒙君不弃，又蒙贵友玉成，仆不揣千里来归，妄作蒹葭之倚，未免汗颜。”石生惭谢，问云曰：“柳姊何在？”云曰：“不要忙，待我慢慢交还你。”生乃先领书带回家，打扫房屋，因问曰：“太太几时到云相公家去的。”书带曰：“去年秋里云相公出了门，云大娘就来接过去的。”生曰：“柳姑娘到他家，太太见了可说什么？”书带曰：“没有什么话，太太很欢喜。因为旧年有个人要娶梅姑娘，梅姑娘不肯，那个人说要来抢。他们算计着柳姑娘到云大娘家来了，梅姑娘和他家阿姥躲到什么岭上去了。临去的前一日晚上，阿姥拿了灯笼敲门通信，我们还没有睡，云大娘听见梅姑娘要到别处去，断断不肯，要同接到家里来，梅姑娘又断不肯依，第二日起早就起身去了。云大娘很恼他！太太见柳姑娘头上也没有簪子，耳朵上也没有环子，问他，〔他〕说梅姑娘去的时节，恐怕他路上没有盘费，把自家的衣服首饰都给他去了。太太给了柳姑娘一付耳坠、一根簪子，过年又给了他一套衣服、一条裙子，如今还穿着！”生问：“柳姑娘在那里做房？”书带云：“旧年和云大娘一房睡，后来云相公回来了，另外收拾一间房子，移出来和水家姑娘同睡。”生曰：“柳姑娘与水姑娘可好？”书带曰：“太太叫我不进去水姑娘房里去，所以没有进去，想是好的。”生又问：“太太见水姑娘说什么？”〔书带云〕：“太太说水姑娘齐整，也欢喜他。水姑娘见太太还不大说话，像是怕羞。他家还有两个丫头，大的叫采苹，小的叫采绿。人都齐整。”生笑曰：“小奴才！你知道什么齐整。”

随即亲往接母归家，告以庾岭遇梅，相携同归之事。母曰：“他姊妹为你甘爱磨折，却也可怜。如今带他回来，不枉他一片好意，正该如此！”即令书带唤轿子往江边去接。书带云：“太太，接那一个？”生母曰：“大相公娶了新人回来了！”书带云：“太太，是真的吗？”生母曰：“有什么不真？”书



带也不唤轿，飞奔到云家报信。

先是生到时，盈盈方与柳丝对镜晨妆，忽闻采苹来报，柳丝惊喜失梳，盈盈从容整发，若不相闻。及柳丝出房，盈盈喜溢眉尖。采苹进前曰：“姊姊把钗儿倒插了！”盈盈含赧。采苹私向碧娘曰：“来了一个人，把一家欢喜得七颠八倒，我看来也只寻常。”碧娘笑曰：“这欢喜轮到你原还早！”

方言时，书带来报云曰：“云相公，我家大相公娶了新大娘回来了！”云曰：“胡说！那里来的话？”书带云：“我不敢说慌，是太太说的。船现泊江边，叫我雇轿子去接，并不是谎。”一家闻言大骇。云影无语，清氏怨散人曰：“我当初说人心难料，不要造次，你拿定了要来。如今将一家藏在那里？”散人无言回答，出怨云曰：“如今却是谁误？叫老朽置身何地？”云曰：“老先生且莫着忙，其中必又有舛错。”入见柳丝。柳曰：“趁他尚未到家，待我改妆先到船中探个虚实何如？”云曰：“这却甚妙！”柳丝进房，改扮做卖花女郎。碧娘曰：“这般打扮，身子越俏丽了！”

柳丝出门，携了一小花篮，令书带先行，云影尾随同走到江口。梅萼在篷窗内望见柳丝，骇曰：“阿姥你来看，那提篮的不是柳妹么？”阿姥亦惊曰：“是他呢！他怎么干这个营生！那前面来的是书带。”言未毕，书带近前问曰：“那一只船是送石相公来的？”阿姥呼云：“书带哥这里来！”书带下船看见，拍掌笑曰：“原来是梅姑娘回来了！”柳丝听见，忙下船来。梅萼携手涕泣曰：“与贤妹别后，想是相依不合，累你受这苦心！”柳丝堕泪，放下花篮呼云下船。云见梅曰：“再想不到是你！教人吃这一惊。”柳丝说明来因，梅心始安。云问：“从何得遇莲峰？”阿姥言庾岭合欢之事。柳曰：“相逢之巧，使人莫测。”

书带回家呼轿，云亦转身。须臾生至。柳见生曰：“石郎劳顿！”生执其手曰：“别后有累贤卿受人折磨，自闻此言，眠食不安！”柳丝含泪曰：“这也命该如此！”生曰：“为何妆束大异寻常？”柳丝复言其故。生大笑。轿至，梅取衣与柳更换。柳谓梅曰：“水家女贤淑，他时时想念姊姊。你既先与石郎谐姻，见时用意还须婉转。”梅笑曰：“我不过一时行权，何敢以贱妨贵，你不须虑得！”遂一同离舟。书带云：“只有两乘轿子。”柳曰：“阿姥，你坐了去。”阿姥曰：“柳姑娘没得说，我少的是会走。”

既至生家，梅拜生母。母扶起细看，喜曰：“两姊妹竟是一个样儿。自你去冬出门，好生放心不下！且喜你今日同回，也不枉你好意。”柳欲邀梅过云家。梅语生曰：“既抵家，不敢与君安居一处。且与柳妹暂时同住，俟君合卺后，我便回来。”生曰：“贤而有礼，谨奉教。”

时云影先回，对碧娘说知。乃故对散人曰：“人心诚不可测，我亦无如彼



何！”散人曰：“先生休言！使仆进退两难，如何是好？”碧娘亦逛盈盈说：“果然有了新人。石生薄幸，姑娘将奈何？”盈盈掩面曰：“妾无他志，惟白发守贞而已。”碧娘曰：“贞女之言令人起敬。”见采苹旁立垂首，问曰：“方才的欢喜轮不到你，如今怎要你陪起闷来？”

少顷，柳偕梅至，先见碧娘。碧娘曰：“梅姑娘，你去年好执意，为何这般见弃？”梅曰：“蒙大娘垂爱，心感不尽。今日却要来打搅。”采苹窥见，来报盈盈曰：“是我们船上会见的一家儿来了。”盈盈惊喜曰：“如此说来，必是梅家女子！”柳先入房，言梅之事，盈盈悟曰：“‘南枝预报花生烛’，神僧之言，诵之久矣。”梅萼进房，见盈盈下拜。盈盈扶住曰：“自舟中一见，到此始知。真真盼你不来，正欲遣人来接，不意今日同回，喜出望外！”梅萼含惭无语。采苹曰：“梅姑娘，亏你也姓水，我道女人水姓的这样多！”散人夫妇闻之，忧心顿释。云见散人曰：“如今误不误？”二人大笑。散人亦问清氏曰：“我拿得定不定？”二人亦大笑。

至晚，三女同房，又各申相慕之怀。盈盈出朗砖诗句示二女，各各惊以为神。翌日，生母延云至家，出白璧一双付之曰：“此寒家世宝，烦先生为吾儿作伐，纳聘水氏。”云影携送散人。散人与清氏大喜，付盈盈收下。遂择于七月七日成亲。

吉期既近。先一日，采苹曰：“昨日初五，今日是初六了。”阿姥听见笑曰：“这些时，我冷眼儿只见你屈着指头数日子。要你这干岸上的这般着紧！”及晚，众人纳凉。采苹曰：“这几夜热得利害，连单被都盖不得。”碧娘低声戏盈盈曰：“你明晚是凉对凉了，不要引动石中火。”盈盈赧然。次日，石生亲迎，散人备妆遣嫁。

奁开海镜，簟展湘波。玳瑁床，珊瑚枕，深红浅碧流光；芙蓉褥，翡翠衾，比翼连枝炫彩。画轮拥处，水晶帘排七香车；绣幄开时，明月珠悬百子帐。铿锵王敖乐奏，引将仙子出湘皋；灿烂碧纱笼，照得神人来洛浦。银屏秋净，金鼎香浓。鹦鹉杯传，鸳鸯侣合。

花烛之夜，盈盈以扇障面。采苹侧侍，生以目招采苹，采苹收扇掩口，阖门而出。生曰：“闻新婚之夕，以生疏乏趣，且喜前已识荆，幸略松拘束，勿堕新人窠臼！”盈盈含笑。生为卸去明妆，持手并坐，不异绣岭相对时。二人略叙前情，早已初更将尽。生曰：“丽譙甚促，此夜千金一刻。屈卿早渡银河，卧看牵牛织女！”盈盈娇羞满面，觉天姿冶态倍出媚人。随挽手入罗帏，早领略无边风韵。不待身跨蓝桥，已胜饮琼浆十斛。

大抵新婚妙处，最爱是似推不推之解衣，欲眠不眠以就枕。上而口脂初度，中而玉乳新揉，下而琼葩乍才门。温存熨贴之际，彼不以衾为衾，俨在下而

为席；此不以席为席，已在上而为衾。辉煌花烛，只隔轻罗，最喜览其两眼摩诃。最喜览其双蛾攒蹙。细揣其半推半就，愈生人千爱千怜。始识新婚“新”字若太羹元酒，味之无穷，璇室琼宫，玩之不尽。金榜题名为此生第一日，洞房花烛为此生第一夜，第一日人不易得，第一夜人皆有之。有之则当抚摩玩弄，缓斟漫饮，破十二分工夫，以领此第一夜情趣！若只知换新衣，戴新帽，着新鞋，睡新床，盖新被，枕新枕，教作做新郎，于此无穷玩味，只于上床时如饥鹰搏兔，乞儿见食，顷刻间生吞活咽！断今以往遂成各自解衣，兵刃相接，敌无怯战之心，反有鲸吞之势。回思初夜，将一味出水江瑶，竟不当作海味吃过，岂不可惜！若石生之与盈盈，人惟旧，器惟新，较彼寻常更饶佳趣。所谓款款通轻轻送者，又不比探梅手段矣！

晨起窥妆，采苹入室。生曰：“期年之隔，较前又苗条了。犹忆订盟之时，承你作串饮，今日果如所祝！”采苹曰：“姊夫曾许我插喜花，吃喜酒哩！”生曰：“花由戴，酒由饮，只是今后敲棋，还须坐观鹑蚌。”盈盈笑曰：“偏你记得！”生曰：“别后想起，每每暗中失笑。”

顷之，云影来贺。石生夫妇同出谢云。云出扇一柄，上填《西江月》一阙，以谑之云：

天上桥成鸟雀，人间目比双鱼。金风玉露合欢初，共喜银河稳渡。展妾梭心一纤，试郎牛与何如。须防凿井欲成渠，使尔中流砥柱。

石生大笑。云曰：“佳期愧无佳句，持此以助一口虚。”后盈盈见扇笑云：“好倩丽之笔！”生戏曰：“是井是溪，听卿自认。”盈盈曰：“是郎是牛，诚不可辨。”生曰：“此正贤卿福分所致！”梅、柳亦令阿姥捧彩笺来贺。生与盈盈展看。

梅词云：

采鸾丹凤，瑶岛飞来金屋共。不是奇缘，才子佳人曷足传？欣逢巧夕，牛罢郎牵梭罢织。天上人间，齐祝今宵夜似年。——右调《减字木兰花》

柳词云：

双带绣芙蓉，巧绾同心结。此夜星娥盼鹊桥，正是成时节。已灿合欢花，好谢题红叶。玉润冰清衍庆长，佳什赅瓜瓞。——右调《卜算子》

盈盈曰：“二女才情隽永，非妾所及。”生曰：“卿何过谦也！”

翌日，生延散人夫妇同住。成亲弥月，盈盈语生曰：“自君回里，冷落了梅家妹子，得新忘旧，情何以堪？”生笑曰：“无旨不敢自专。”盈盈曰：“这伪忠焉能惑我？昔在庾岭，谁曾颁诏前来？”生曰：“那是彼姑盗名以招致臣耳！”盈盈曰：“不须推辨，我今悉赦前愆，速招之来。”生曰：“好豁达大度也。”遂迎梅来家，阿姥伴柳丝仍居云处。盈盈谓生曰：“君既辞退

敌之功，还须奋翻青霄，为母若妻一增光彩。”生感其言，屏绝人事，复下帷努力。

梅萼每于盈盈之前念及柳丝。盈盈曰：“我非故置不问，且待石郎成名，留作一付贺礼。明年乡试，生领解元，家人甚喜。梅曰：“姊姊留下的贺礼好送他了！”盈盈曰：“还早。”遂遣采苹过见柳丝，告以明年春会场后来接。柳丝甚感。生至云家，密语柳曰：“自闭户一载，迟误佳期，方寸刻不能置，不久即当择日来迎。”柳曰：“石郎励志功名，妾心甚喜，何必以此为念？”遂告以盈盈来约之期。生悟朗砖诗内有“最喜青青汁染衣，春深还尔三眠足”二语，私心自喜，遂复中止。

试期近，云影谓生曰：“乘胜争先，必更有济。伫见传胪首唱，愚兄当身作天梯，送贤弟风转九万！”生笑曰：“言虽如此，恐未能副吾兄之望！”既入都时，松涛以功封大夫，携翠微食禄京师。遂与生会，细询别后之事。生为言之，松涛称羨不置。

及放榜，生复得殿试第一。内廷召见，宠眷特隆。报至龙湫，举家大悦。生既辞恩，遂别松涛锦旋，涛率同列祖饯，大张供具，倾动一时。云影设宴，江亭命乐相迎。到家喜气充阖闾，欢声彻邻里。生当贫贱时，惟松、云二子情同骨肉，他人虽物色其风流，谁肯过而问焉？生虽居困乏，口不言贫，优游自得，有沁水乐饥之趣。其情柔，其骨傲，视一切齷齪者流，犹啖刍缚轭者尔。及登第，贺客之声聒耳难排。趋炎慕势之辈，此言弟与府上从某处排来，是何亲戚；彼云我和状元某年在某处会过酒席，还是旧交，口内排亲，袖中出帖云：“微物几种，奉申贺敬”；更有不但生平未识其人，抑且耳内亦未闻其名。石生笑语盈盈。盈盈曰：“世情大抵如此！”

梅曰：“我和姊姊也该做个锦上添花，贺他一贺。”盈盈曰：“虽有此心，身边无物。”生曰：“身边的物都有，若肯贺我，我便齐领。”梅笑曰：“只怕你收不迭。”盈盈曰：“我忘了，有一样礼贺他，只是太重些。”梅曰：“是了，如今准定要催姊姊上礼单了。”生问：“何物？”盈盈曰：“你饱看十里杏花红，我赠你一枝杨柳绿。”生揖曰：“愿拜登嘉祝。”梅曰：“状元好馋脸！”

盈盈遂告其姑，遣人迎柳。采苹谓盈盈曰：“一之为甚，其可再乎？郎之厚，姊之薄也！”盈盈曰：“余将欲愧天下之为妒妇者，宁肯学刘休妇卖扫帚、皂荚以取辱乎？”

柳丝到家，与生成礼。抵暮，生入盈盈房内。盈盈曰：“贺礼已经送到，还来则甚？”生抚之曰：“使贤卿寂寞，却难为情。”盈盈曰：“我不劳你安顿，快些去罢！免得身心两处。”推生出，乃呼梅进房云：“今晚他纳宠

，我便纳了你罢！”梅曰：“愿天速化作男儿！”盈盈曰：“我和你将他二人来模拟模拟，明日取笑他一场。”梅曰：“这等拈个闺女，谁作石郎？”盈盈曰：“让你做石郎，我做柳妹。”梅曰：“我要进房来了。”盈盈曰：“你来。”梅进前曰：“数年渴想，今晚和你细谈衷曲。”盈盈故作俯首无语。梅曰：“子恨我乎？”盈盈曰：“自你入秦盼到你回家，别绪填胸，恨无一屏人之地握手尽呈。谁料你合卺以来，置我脑后！”梅曰：“念念在心！奈去岁秋场，今年春试，都因文战劳人，耽迟佳信。”盈盈曰：“春花秋月，多少伤心！剔残几夜孤灯，听罢几回暮雨，暗想你鸳侣双双，断尽我柔肠寸寸！”梅曰：“凄凉语不堪多听，我罪诚不可逭，因长跪以请息怒！”盈盈曰：“你说非有心弃置，对灯盟了誓，我便不疑。”梅曰：“不难，我言若假，愿雌化为雄。”二人大笑就寝。梅曰：“好没缘，怎偏遇着你落红时候。”盈盈悄声曰：“这叫做马上相逢。”

次日见柳丝，二人笑不能止。再三诘问，始得其情。柳曰：“蒙姊姊收录，感戴不浅，其谁敢怨？”盈盈曰：“余虽惭四德，深服二南，愿与二贤妹同心合德，以事君子。”二女曰：“愿日诵《螽斯》、《麟趾》，以报吾姊！”

#### 第二十九段 辞丹诏不涉宦海 隐桃源共作散仙

明年有旨，召生入京。生谓三妇曰：“我于朋友得松、云二君，于妻妾得三子，于功名得上第。三者之中他人求一不能。余备有之。所不幸者幼年失怙，为毕生大恨，且喜萱花晚茂，亦得尽事亲之心。‘功名’二字殊非余志，只因十年磨砺，不甘默默。且不如是，无以副吾母丸熊画荻之望。幸叨一第，愿已足矣！自度非用世才，若冒昧就禄，异日碌碌无所表见，恐貽朝廷羞。昔朗砖和尚曾言，我与二友皆具山林之相。余未到绣岭，其地先已入吾梦想之内。别来数载，虽仆仆风尘，未尝稍置。意欲谢使者，邀二友共隐彼中，做个鸡犬桃花里。当曹之意如何？”盈盈曰：“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君能高蹈林泉，妾独不能作莱子妇耶？”梅、柳云：“不知松、云二君之意若何？”生曰：“二友素怀遁世之心，量所乐从。但不识老母乐闻此言否？”遂同请命于母。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

生甚喜，招云与语，云曰：“庶几不负夙昔所期，正愚兄所乐从者。但吾弟甫掇巍科，宁忍舍繁华而就岑寂？”生曰：“富贵非吾志也。”遂不应召。散人夫妇闻生欲隐绣岭，有故土重回之乐。

二子即致书松涛，招之共隐。松涛大悦，即日辞职。携妻回里。三子相见，各各称庆。松引妻见生母，母谢曰：“先生为吾儿跋涉千里，老身十分感刻！然先生功名姻偶亦皆老身迫而成之。”松亦致谢。生令三妇并出见松，陆离光灿，松为动容，退与生曰：“占尽英华，宁不为造物所忌？”生笑曰：“焉



知非造物所独厚耶？”乃引松见散人。散人曰：“自绣岭识面，一别数载。先生种种得意不可胜贺！”松曰：“疏狂蒙公错爱，老先生切勿见笑！”翠微见盈盈，忆其父伪札谢亲之事，不免怀惭。盈盈与梅、柳见之，握手甚欢，留住生家数日。

三子之志既定，各置田为祭产，付县官勒石，岁供其先人之祀，且以时修葺其坟墓。松与生作书报山公。生复遣人持礼往梅岭谢梅姑。云亦附书其岳。柳与梅语生曰：“召我园昔日遇朗之所，蝶使蜂媒也当一谢！”生曰：“非你二人提及，几乎忘了！”遂命置酒，令书带延松、云与散人前行。盈盈令采苹、采绿捧其姑与母。梅、柳令阿姥请碧娘与翠微同至园中。

时春光正茂，紫斗红争，较前倍胜。列酒于花屏前后，家童、侍女欢笑喧阗。松曰：“赏花旧事宛然如昨，混迹风尘倏忽数载。”欢饮多时，众各起席玩赏。石生转到屏后，呼梅、柳同到池边，低谓柳曰：“此非昔日临池照影，笑容相接之所耶？”因以酒酬之。翠微见之笑曰：“好不会做作！”生曰：“人贵不忘其初。我为姊媒，姊无以谢我，我不如此池！”梅曰：“待添了外甥谢你罢！”松涛亦至屏后，望见采绿站在盈盈身旁，指以语生曰：“那便是在绣岭晚上送书到房中的小鬟。”因呼而问之曰：“你家大官人的病可好了么？”盈盈赧然。生曰：“托庇，久已痊可了！”采苹掩口而笑。

众方欢噓，有乞丐夫妇入园求食。阿姥惊曰：“这乞儿便是当日的富豪。”乞儿认得梅、柳，且惊且愧。阿姥呼其妇问之，妇曰：“说也可怜，几年官司口舌、人命火灾撞个不了，弄到这个田地！”松曰：“我道这乞儿有些面熟，当日曾被吾一击，何遽至此？”云曰：“富而豪，宜其至此，此天道也！”生谓乞儿曰：“汝罪诚不可原，然吾终不汝较也！”梅、柳见之虽然快心，犹愠于色。盈盈谓梅曰：“非渠作祟，安得有痍岭之遇？”梅含笑呼其妇近前曰：“你的好意却不可忘。”令撤筵中剩馥赐之食。

众人直玩赏至暮出园。纱笼夹路簇拥回家。盈盈令乞儿夫妇随至家中，谓生曰：“得全梅、柳，皆其力也！”乃予之数十金。梅、柳亦曰：“当日所赂之物得其固有，此惠不可不报！”亦各有所赠。妇得金叩谢，回家曰：“从来妇人因妒伤和，我却因妒获利。这等看来，妒也有用得着的所在。若不是那时节甘骂醋瓮，今日这银钱从何而得？”夫妇遂得经营度日。

三子卜日别其乡里，携家就道。飘飘乎如鹏鹤之翔霄汉，悠悠乎如蛟龙之归大海。其去红尘，不知几万万里矣！既抵金坛，生恍然曰：“昔年从此迷入花源，不识舟人近在何处？”松曰：“我曾问他，他说只在村左右。”生正欲令人访问，忽一艇掉歌而来，乃前舟子也。松呼曰：“你不是载石船么？”舟子停桡熟视曰：“我便是。你这位客人是那年往绣岭去的？”那一位朋友可寻

得见么？”松指生曰：“可认得他？”舟子曰：“认得！认得！这位就是这里一夜风吹去的石相公。”生喜曰：“正要来寻你，来得甚巧！”舟子曰：“如今往那里去？”生曰：“我们要仍往绣岭。”遂令鼓棹并进。松问曰：“你那扇子呢？”舟子曰：“藏在船里，新新的还不曾开摺。”生曰：“这也难得。”及到石钟山，众人同上山亭。见松涛前所题壁之句，皆赞曰：“狂士之笔，直与江山争壮！”遂各和韵而下。既至之日，石生望见绣岭，指以语众，众皆踊跃，各将所带绣岭图取出，一时五图并展，觉山灵生色，郁葱之气倍胜平时。

舟抵赛桃源，居民闻之齐来相接。或与散人话旧，或向石生道款。诸年少向生曰：“亏你那一年瞒了我们走了，叫我们宰了鸡的、开了酒的，都等了个空，好不老实！”生曰：“盛情俱已心领，如今到这里住家，慢慢叨扰，何如？”村中妇女拥至船边，见众妇登岸，争先携手，竟同熟识。

散人先至家，令人洒扫洁净，引众人入室。盈盈谓松、云二妇曰：“茅檐草舍，见笑大方。”碧娘曰：“正以此得清幽之致！”阿姥曰：“夫人莫怪我说笑话，茅草屋里出娇娘，怪不得夫人齐整。”众妇大笑，同入盈盈房内。梅、柳见壁间诗句墨痕犹新，〔曰〕：“数年尘扑，今应纱笼之。”盈盈含赧，忙令采苹拭去。

顷之，拈花下山来谒见。生与松各申契阔之怀，遂与云会。众人齐问朗砖，拈花曰：“家师犹未返锡。”散人曰：“为何这等耽延？”拈花曰：“倒不如老翁去来之速，那留别家师的尊札好奉还了。”生谢拈花曰：“室庐如故，皆上人保护之力也。”拈花曰：“蒙先生委托，敢不尽心？”舟子见拈花曰：“师父，久违！久违！”拈花曰：“你来三次了。”舟子曰：“我头次来，道这里冷静。如今来一次想一次，倒放这所在不下。明日搬了来，同石相公作邻舍罢！”云笑曰：“俗客见来犹解爱，益信乐天之言矣！”明日，舟子欲别，生复于其扇之背面书一绝云：

潇洒溪山迥绝尘，仙源一曲可通津。

小舟三弄桃花浪，笑杀当年迷棹人。

舟子藏扇曰：“我虽不晓得，想来都是好话。”松曰：“这扇子当留作船家之宝。”生厚赠遣之。

第三十段 老僧返锡白前因 水石团圆快万古

生与松、云们在散人旧宅住居数日，忽闻绣岭钟鼓齐鸣，村内人报曰：“雨花寺大和尚回来了！”众人甚喜。诘早，石生夫妇率众登山，令书带捧绣岭图并蜡丸诗句相随。大殿上蓬蓬擂起法鼓，朗砖至禅堂升座，众僧分侍。朗砖曰：“指上乾坤，由吾撮弄掌中，世界任我掀腾踢翻，五岳平铺一大戏场

，搬演九州，随意作小收煞，看花了人的眼睛，提酸了我的胳膊。虽不能段段争奇，也博得时时引笑。悲欢离合，我亦听其自然；顰笑诙谐，人莫视为有意。曰清言，曰韵事，种种任呼；作戏看，作文观，股股听取。今日收场的时节，那戏单儿也该来还老僧也。”

拈花曰：“石先生与大众齐到门外。”朗砖忙令迎入，众人参礼毕，散人曰：“别来岁月递迁，和尚在何处遨游，今日才返？”朗砖曰：“老僧如游鱼飞鸟，海阔天空，听其所止。几年踏遍红尘，今日归来，还要向马祖庵前重磨金镜。”石生持诗画近前曰：“自敝梓瞻仰慈颜，蒙赠诗句，数年来后先毕验。但忆庵前相遇之时，和尚有‘掉下红罗’一语，至今未省，万乞明言！”朗砖曰：“那红罗道无不得，道有不成。君欲究取根由，待老僧还你个明白！”因向众人细述当年入定时，见二仙子乘鸾跨凤，并降人间，中有红罗一幅，正堕余怀，及高诵上书之句曰：

碎汝半块砖，投入千寻碧。

缔我凤鸾交，早飞龙湫锡。

这四句诗，乃君投我红罗之语。半块砖，石也；千寻碧，水也；龙湫乃君降生之地。君家夫妇昔时平舞青霄，今日同居金屋。二十年前的幻影活现吾前。老僧乃君家空里冰人，影中月老，今日可告无罪。众人闻言，莫不惊异！

石生与盈盈叩谢。朗砖曰：“这是你二人夙世仙缘，父不能操其权，母不能主其意，老僧不过暗中撮合。”对散人夫妇曰：“虚费你往来跋涉。”对松、云二子曰：“却亏你奔走周全。”向碧娘曰：“成夫义不愧贤名。”向翠微曰：“非子缘空劳。”对面指梅曰：“你冲寒犯雪，终博得春信先逢。”指柳曰：“你困雨愁烟，休埋怨东君迟嫁。”指绣岭图向盈盈曰：“交还你旧日彩毫。”向生取蜡丸诗曰：“涂抹我当年饶舌，试看这绣岭峰头齐会合，却便是凌虚台上大团圆！”言毕，众皆稽首。

散人复言弃名归隐之事。朗砖曰：“从来蕉下鹿麋、枕边蝴蝶，谁不认幻为真，以梦作醒？且喜三君遁世逃名，具有同心。”生曰：“梦醒重寻谷口花，逃名共入神仙笈，皆和尚棒喝之力也！”松、云二子曰：“敝梓一面，虽未及细叩行藏，得窥绣岭全图，何异吕公授枕！”朗砖曰：“撇开紫绶金章，永作龙蟠凤逸。真不待锅中饭熟，早打破邯郸也。”

忽闻殿角钟鸣，朗砖下座。石生率众相辞回家，众人莫不称叹。生与三妇入室。柳曰：“原来姊姊与他是旧相识！”梅曰：“这样没处央媒，寻了个和尚。”生曰：“我要与他结清净缘，这媒人非和尚不可，只是大和尚赶鹿，大秃子开荤了。”三妇掩口。采苹进房云：“方才那和尚又矮又胖，大着一双眼睛，笑起来竟像山门口的弥勒佛。要他相命的一般个个说到，我生怕他朝着我



说什么，只躲在人背后不让他瞧见。”生曰：“你能知过去未来，你有甚虚心事怕他说破么？”采苹红脸无言。

一日采苹和一班侍女齐到竹边。石生忽出，诸鬟惊散。生独呼采苹入竹内曰：“子宁不怨望我乎？”采苹慨然曰：“当年客况萧条，幸承恩宠，今日珠围翠绕，献媚争妍，抚躬自思：‘我何人斯？弃釜前鱼乃自然之理。’不但无怨，若再望的也是痴人。”石生曰：“说那里话？旧日私情深粘肺腑，终当置诸帐中，子宜少待。”采苹曰：“怕由不得你！”生曰：“尔忽虑，吾当图之！”

后与盈盈同坐房内，采苹偶尔过前，生日送之。盈盈曰：“看得如何？”生曰：“袅袅婷婷，真不愧贤卿爱婢！”盈盈曰：“我是不爱，爱的自有人。”生曰：“还有谁敢？”盈盈曰：“胆大的就敢。”生曰：“这一朵蓓蕾不知几时才开？”盈盈曰：“只怕几年前就吹绽了！”生曰：“我不信，那讨这一阵巧风？”盈盈笑曰：“听你的佞舌！瞒得过蜂蝶，瞒不过青皇，你若肯供吐真情，或者还复修旧好。”生将盈盈抱之膝上曰：“虑尔生嗔，奈何？”盈盈曰：“嗔什么来？许你自首免罪。”生为言之。盈盈曰：“这筹儿亏你下得手？”生曰：“譬如行文，到入化时有如神助，我亦不知其然而然了。”盈盈曰：“此事我当年早已参透，今日却要你亲递这张认状。”生曰：“知而不究，更见含弘！”盈盈曰：“当日我既欲自洁其身，若再将他拘束太紧，岂不闭绝你的生路？”生曰：“如此残躯，皆由再造。既承见谅于前，还望慨诺于后。”盈盈曰：“许便许你，只愁你无御众之力。”生曰：“多多益善，何虑之有？”盈盈笑曰：“此其为履足之道也。”

翌日，语采苹曰：“我之爱汝，犹父母之爱我，不忍将你轻掷他人，东君垂念颇殷，我欲成全其事，你意若何？”采苹屈膝裙边，羞惭无语。盈盈告其姑与母，并语梅、柳，遂收采苹于房。阿姥曰：“夫人真量宽如海，怎便把普天下的贤慧都聚在你一人身上？”松、云夫妇莫不称赞盈盈之贤，而羨石生之福。阿姥戏采苹曰：“二娘、三娘是如夫人，你只怕再如也如不去了！”采苹曰：“你晓得什么？释家有六如，儒家有九如，妇人家三如怕如不得？”三妇闻之，以语石生，笑不能止。出语松、云，皆为绝倒。

石生既得采苹，四美已具。一夜置酒房中，生与盈盈并坐于上，梅、柳、采苹列坐其次，杯传盏递，快极平生。生饮既醉，谓盈盈曰：“众美当前，使人目迷五色。”盈盈曰：“妾当持公，为良评定：苹须逊柳三分绿，柳却输梅一段香。”梅、柳曰：“姊姊无声臭至矣！”生又谓盈盈曰：“余常恨生平无兄弟之乐，今感卿和顺，得收诸美，意欲造花萼楼，设长枕大被，与众美人共寝，以补不足。且欲卧游赤壁，纵一苇之所如，使无为刘为吕之偏，岂非快举



？”盈盈曰：“昔田文有三窟，便欲高枕；君今已成四窟，欲为长枕，谁曰不宜？”柳曰：“君可谓兔中狡狡者矣！”众皆喧笑。

盈盈谓三妇曰：“余自幼耽吟爱赋，理家之道实乃茫然，望诸贤妹共出所能，襄力余不逮。”生曰：“梅娘有调羹和盐之手，柳娘擅飘绵织线之长。”指采苹曰：“这先尝后进的佳人，中馈乃其职也。”盈盈笑曰：“苹蘩（藻之菜可羞。）”采苹曰：“我的羞菜做长久了。”众皆大笑。梅、柳曰：“姊之才全德备，岂众妇所及？身为主妇，宜与郎优游晏乐，百凡家务，妾辈自当身任其劳，不烦过虑！”盈盈甚喜，尽欢而起。

后采苹告生母曰：“夫人腹坚了。”生母大悦。明年，举一子。碧娘、翠微亦相继有得。因管鲍情重，朱陈义笃，迨后子孙昌炽，遂世世谐姻谊云。

石生与松、云二子自入赛桃源，增置室庐，一门共处，使风户月窗面面相向。因其园之基辟而倍广之，栽得意花，布怡情景。若亭台，若池沼，高下弯环，各极其致。有田可稼，有桑可蚕，有麻可沤。芝菌芋栗足于山，菱芡鱼藕足于池。无催呼，无旱潦，无灾眚。溯流有舟，登高有屐，下泽有车，四时嬉游，随其所适。三子和于外，诸妇和于内。出而朋友胜于兄弟，入而夫妇宛如朋友。朝相为欢，暮相为乐。居民交际，雍熙和睦。不必烧丹辟谷而后为仙，俨若服食安居而已非俗。问其年，年不知；睹其人，人不老。泐泐穆穆，直与天地同其无尽。余故乐为传之，以告天下万世之为佳人才子者。

慕空子题：

松石

岁寒不改高人品，历久弥坚君子风。  
此日得成烟月友，与君奇峭恰相同。

云石

托根尔既出无心，我亦居山恐不深。  
千叠浓阴封谷口，莫教颠叟得相寻。

松云石

百尺苍鳞矫若龙，片云缭绕乐相从。  
天风吹动休惊虎，怪石峥嵘卧碧峰。

前题

松宜倚石松偏峭，石若无云石不灵。  
交到忘年情愈密，云蒸石古对松青。

水石

枕流枕石原同枕，爱把冰清嫁藁砧。  
有约飞来千里外，郎情重似妾情深。

梅石

玉立亭亭瘦更妍，寒香飞下石床边。  
宛如高士梦修坐，鹤警仙娥笑近前。

柳石

谁将苍老峻嶒骨，移近纤纤袅娜姿？  
应为山灵添一瑞，俨然石立柳生时。

苹石

南涧回流一柱擎，苹丝石发两牵情。  
相逢采采休辞手，最爱卿卿九子名。

水柳梅苹石

苹水相逢美且都，梅娇况复柳堪图。  
试看绕座惊人艳，石岂矜矜小丈夫。